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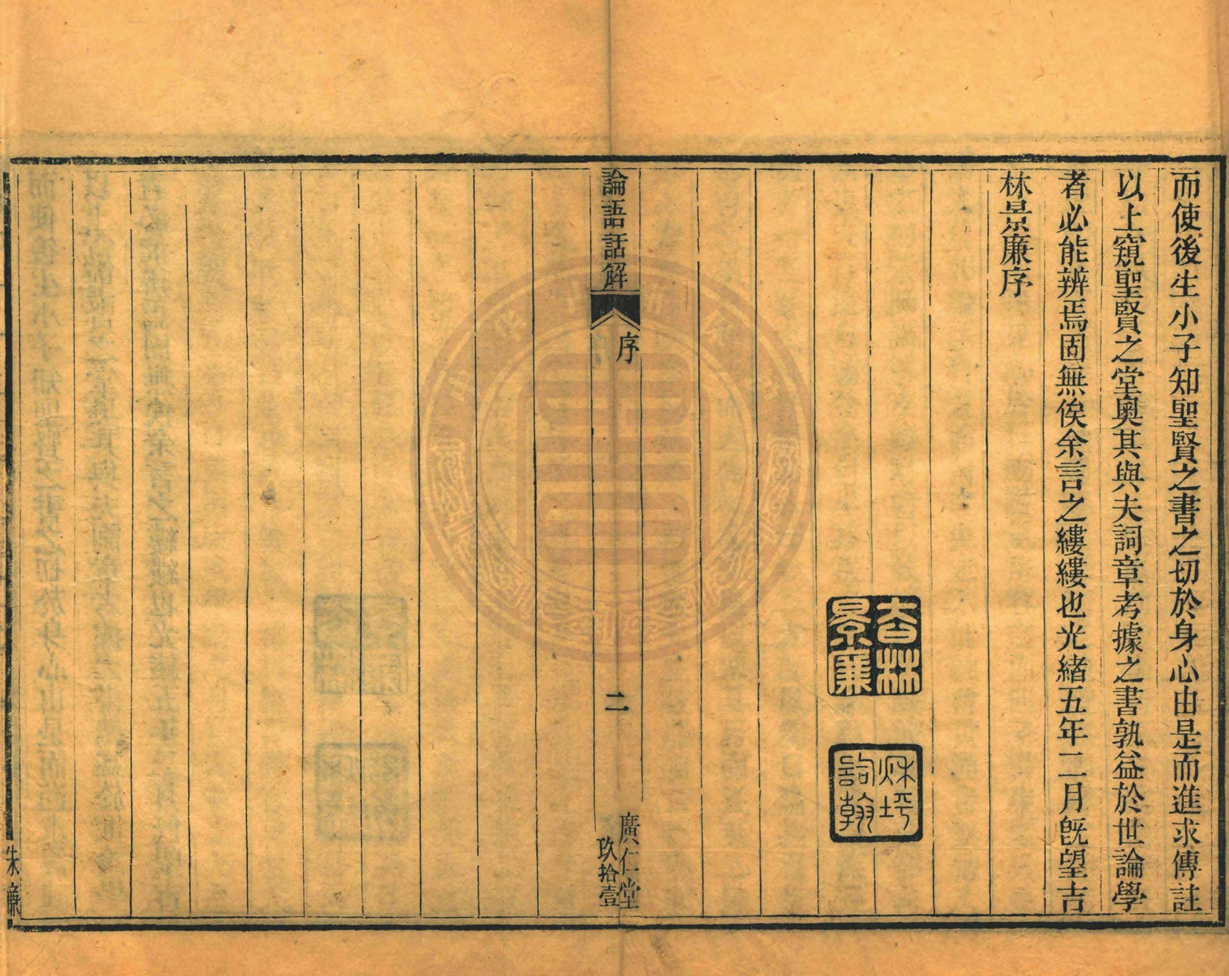
# 新集論語話解

# 序

宋太宗言開卷有益此以有益之書言也天下有無益之書一如淫辭邪說離經畔道無論已鶩詞章矜考據殫平生之心力以爲成一家之言矣而求之身心家國天下之間舉無當焉奚以書爲伊洛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如彼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焉後人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蓋自古者大學之教寖湮而學日以雜著書者每懼淺易之不足以動人也則託於古以自尊或競於新以自異夫惟其有意於著書也而書始無益矣然則有益之書奈何或識大或識小或益於治或益於學或益於成人或益於後生小子非必如古聖賢之立言而後可也有濟於時有適於用斯已矣論語一書聖之經賢之傳後世讀之有心得者又多爲之說若無可復言也而閭里之塾鄉曲之儒日事講授質焉而弗詳支焉而弗喻至循誦傳註之說句解字釋庶幾其有合矣而爲徒者平日苟未達於聖賢教人之旨則以爲是聖賢之書之義也於吾心吾身固無與焉學術之日衰蒙養之無基非以是歟閩縣陳心泉觀察論語詁解一書取聖賢之精意衍爲俗說筆之書傳諸徒以廣其教其義一衷於諸儒先而其說婦豎咸能通曉是誠著書家所視爲淺易而無足奇者



朱康



而使後生小子知聖賢之書之切於身心由是而進求傳註以上窺聖賢之堂奧其與夫詞章考據之書孰益於世論學者必能辨焉固無俟余言之縷縷也光緒五年二月既望吉林景廉序





廣仁堂
玖拾壹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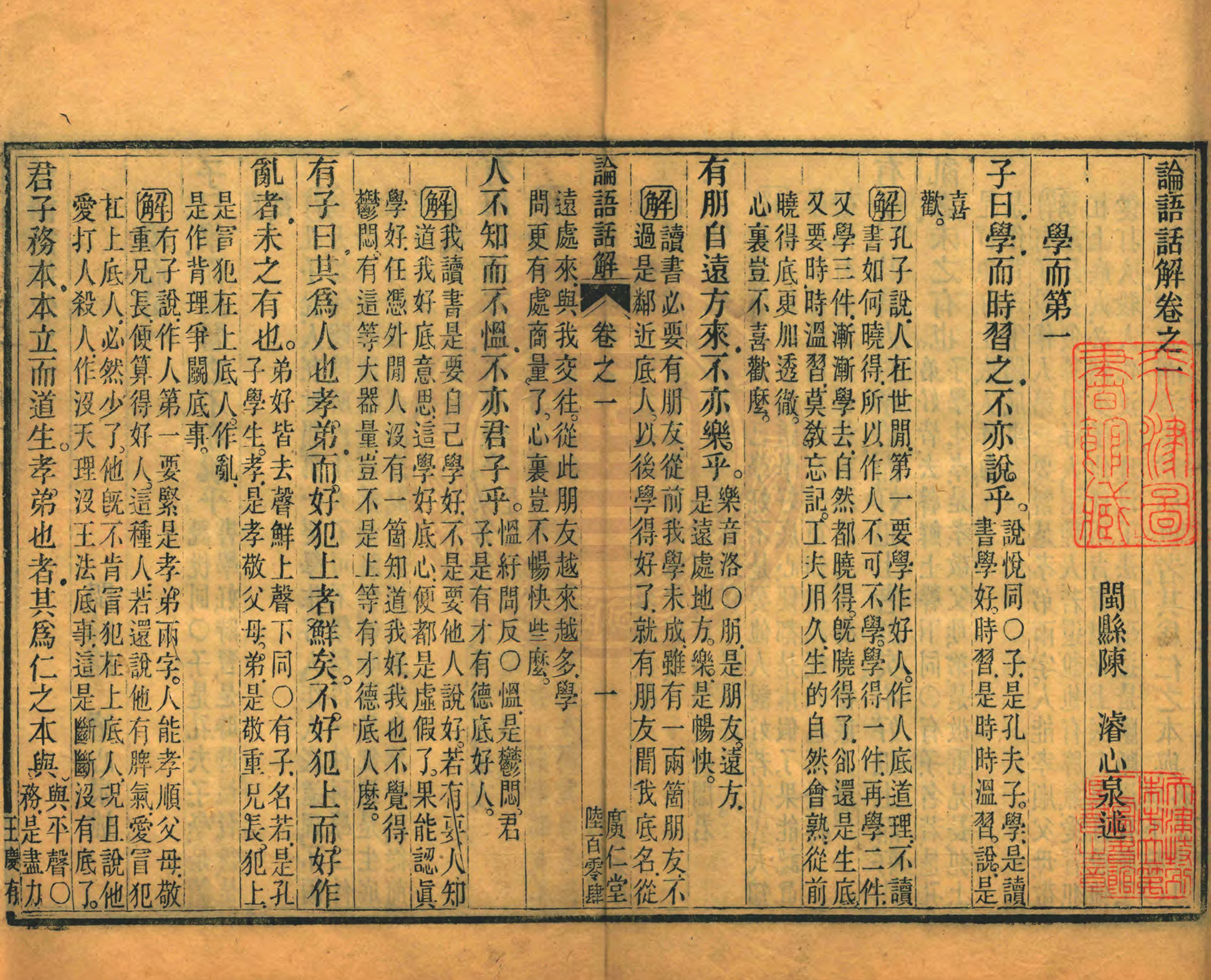
今功令以四子書命題取士所以勘驗學者平日貫輸聖賢義理卽立言之離合誠僞辨其學術之純駁與心得之淺深葢義理無由見必於口吻辭氣形容之而四子書中廣大悉備尤莫如論語有童而習之至老不能融會貫通者無他入塾之初蒙師講解支離附會以致槁項黃馘於經旨茫如可歎也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孩提之童知識有限遽以深且奥者語之旣虞其扞格難入卽一二老師夙儒口講指畫批郤導窾稍有開悟而過而輒忘亦無以畱其目而注其心陳心泉觀察少與余同執業於曹懷璞先生被服語言粹然儒





者旣通籍服官中外猶汲汲以學爲事著書滿家未竟其志而歿其公子將先梓論語話解以行世問序於余憶辛未之夏舟過鄂渚避暑武昌君以是書相眎余語君曰漢初言論語者三家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張禹兼受齊魯論而古論語則有孔安國傳馬融注隋唐之際其書已亡陸德明釋文敍錄載自鄭康成至孔澄之注凡一十八家然自魏何晏集解盛行而諸家遂廢唐韓愈有論語筆解宋蘇轍有論語拾遺陳祥道有論語全解鄭汝諧有論語意原張敬夫有論語解戴溪有論語問答蔡節有論語集說金履祥有論語集註攷證然自朱子集註盛行而集解幷

諸家亦廢元明以來代有纂述近世通儒如毛氏大可閻氏
百詩陸氏稼書李氏厚庵汪氏武曹張氏惕庵錢氏辛楣江
氏愼修或搜輯古說或闡明朱註皆足以資博覽而不可以
便初學是書不矜奇不鶩博深切著明揆諸孔門問答無毫
髮累黍之差而歸諸簡易使窮鄉僻壤家置一編雖無賢師
長之指示皆開卷瞭然於心目誠蒙養之先資也且以解是
書之法解他書亦必章疏句釋由淺而深小成卽大成之基
乎君歿踰二年再三循覽無以易余前言也遂以復其公子
昔同治十有三年暮春上浣同邑林壽圖拜序



# 論語話解卷之一

## 學而第一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子是孔夫子學是讀書學好時習是時時溫習說是喜歡。

解孔子說人在世間第一要學作好人作人底道理不讀書如何曉得所以作人不可不學學得一件再學二件又學三件漸漸學去自然都曉得既曉得了卻還是生底又要時時溫習莫教忘記工夫用久生的自然會熟從前曉得底更加透徹。心裏豈不喜歡麼。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是朋友遠方是遠處地方樂是暢快。

解讀書必要有朋友從前我學未成雖有一兩箇朋友不過是鄰近底人以後學得好了就有朋友聞我底名從



遠處來與我交往從此朋友越來越多學問更有處商量了心裏豈不暢快些麼。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是鬱悶君子是有才有德底好人。

解我讀書是要自己學好不是要他人說好若有或人知道我好底意思這學好底心便都是虛假了果能認真學好任憑外間人沒有一箇知道我好我也不覺得鬱悶有這等大器量豈不是上等有才德底人麼。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名若是孔子學生孝是孝敬父母弟是敬重兄長犯上是冒犯在上底人作亂是作背理爭鬬底事。

解有子說作人第一要緊是孝弟兩字人能孝順父母敬重兄長便算得好人這種人若還說他有脾氣愛冒犯在上底人必然少了他既不肯冒犯在上底人況且說他愛打人殺人作沒天理沒王法底事這是斷斷沒有底了。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務是盡力

王慶有

去作。本是根本。立是站住。道是道理。生是發生。爲仁是作好人。

【解】不但平常底人要從孝弟學起。就是有才德底人也是將孝弟作根本。盡力去作。根本既站得住。許多道理自然會發生出來。這孝弟兩字是好人底大根本。切莫要放鬆了。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言是言語。巧是說得好聽。色是顏色。令是裝得好看。仁是作人底良心。

【解】孔子說世間許多人。總是老實底好。有一種人同人一般說話他底言語加倍說得好聽。同人一般見面他底顏色加倍裝得可愛。他只仗著那一張嘴一副面孔。盡用一派虛假去哄騙人。人被他哄騙得喜歡他就於中取利。這種人直把良心喪盡就有剩底也不多了。人若遇著這種人須遠遠底離開他切不可學他行爲把自己良心喪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〇曾子名參孔子學生。省是查點。謀是打算。信是說話不假。傳是先生傳授與我底。




【解】曾子說凡人身上皆有過失往往自己不知道不可不時刻查點。我每日將三件事查點自己身上。一件是人有事相託。必是見我作人可靠。我替他打算底時節有不肯盡心底沒有。一件是朋友與我相好。必是因我誠實可信我同他交往時節有不說實話底沒有。一件是師傅平日教訓必是望我有志上進我得他傳授時節有不用心學習底沒有。這三件都是人身上要緊底事所以定要日日查點生怕查點不到偶爾忽略了一件便後悔也來不及了。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〇道是整治。乘是戰車每車一輛駕馬四匹。國是諸侯所守底地方。敬是慎重。信是眞實。節是省儉。使民是使百姓出力。時是種田閒空底時候。

【解】孔子說諸侯底地方東至西南至北大國皆一百里。照開方底算法應有地九百萬畝。每九千畝派出戰車一

王慶有

輛共該有一千輛戰車、是古時最大底國了。要整治這大地方、不是容易底。第一須把國中所有底政事、無論大小、心裏都看得愼重、不可大意作錯了。第二所出底號令告示、要句句是眞情實話、不可欺哄百姓。第三凡有用錢底事、總要極力省儉。第四又要有疼愛衆人底心、事不要刻薄待他。第五遇地方上有開河修城各項工程、要差派百姓出力底事、總要等種田完畢、大家閒空底時候、方可衆衆動工、不要正當農忙底時節、妨礙百姓底生計。以上五條、都是最要緊底。果然照此五條行去、地方自然整治得好、其餘一切教養底事、也都容易辦了。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弟子、是年幼底人。入、是回家。出、是出外。謹、是謹愼。汎愛、是普偏都愛。親、是親近。有餘力、是有空閒工夫。學文、是讀書看文字。

解孔子說、人年幼底時節、都有父母、有兄長。所以年幼底人、喚作弟子。大凡弟子、回家見著父母、要極力孝順、討父母喜歡。出外見著尊長、要比在家待哥哥加倍恭敬、莫令尊長厭惡。遇那作事時候、要件件謹愼、不可任性亂爲。遇那說話時候、要句句眞實、不可隨口胡說。所有來往衆人、就是甚疏遠底、也都與我同類、須要普偏疼愛、不可彼此相爭、有傷和氣。其中若是遇著有德底仁人、又不可與衆人一般看待、須要格外親近他、受他指教、方纔有益。以上幾件、都是作弟子底根本、須要切實盡力行去。若是有空閒底工夫、還要讀經書、看古人文字、增長學問、不可虛度時光。此是作弟子一定底規矩。世間爲父兄底、那箇不疼愛弟子、務須照我所說、認眞去教訓他。莫任他游戲過日、把好好姿質、就誤壞了。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是孔子學生、姓卜、名商。賢賢、下賢字是賢人、上賢字是心裏愛他賢底意思。易、是移換。色、是美色。竭、是用盡。致、是交付。

解子夏說、我們讀聖人書、是要學作好人、不是但要學作文字。假如遇著賢人、那箇不知道敬重。但平常人愛賢底心、不如愛色底心、這就不是眞愛了。有箇人、他愛賢人、竟把那愛色底心移換過來、遇見賢人、便心裏歡喜十分、

並不知道世上還有益色可愛。這纔是眞能愛賢底了。人都知道事父母要盡孝。往往因力量疲乏。那盡孝底心便懶了。有箇人。他用盡所有底力量。去伺候父母。只要討父母喜歡。不怕自己喫辛苦。這纔是眞能盡孝底了。人都知道事君要盡忠。往往因自身有礙。那盡忠底心便淡了。有箇人。他將這身子交付與君。只一心要想報効主子。自己一身底禍福。他全不管。這纔是眞能盡忠底了。平常人交朋友。往往口裏說十分相好。心裏未必有十分相好。就是起初很相好。到後來漸漸厭惡。把從前相約底話。盡都忘了。有箇人。他待朋友。全是實心。與朋友說底話。句句是實意。就到後來。子細考較。從沒有一句心不應口底。這纔是眞有信實底了。這幾件是人倫中大道理。果然眞能如此。算得天下第一等好人。若不是他立志去學好。如何作得到。就是外人說他文理平常。沒有學問。我也必定要稱讚他是箇大學問底人了。如今讀書底人。不從這大道理上講究。單靠書本子作幾句文章。這又算得什麼學問呢。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是自重。威。是威嚴。固。是結實耐久。

解 孔子說。讀書人要作君子。第一最忌輕浮。那輕浮底人動手動腳。亂說亂笑。自家先不肯自重。別人看見。也就



輕慢他。那裏還有什麼威嚴。這種人外貌如此輕浮。心裏必然不定。學問如何得結實耐久。前日學底。今日忘了。今日學底。後日又丟了。這是一輩子學不成底了。

主忠信。主。是主腦。忠。是自己盡心。信。是不欺別人。

解 學問不是空說底。總要從心上起根。人心如翻車一般。若不立箇主腦。如何把得定。主腦不是別樣物事。就是我心中本來自有底天理。從這天理上發出一片眞實心來。這叫作忠。將這眞實心去幹眞實事。沒有半點欺人底意思。這叫作信。把這忠信二字作箇主腦。心裏便有把握。學問也就有根了。

無友不如己者。

解 學問固要自己用功。也要朋友相助。朋友學問比我強。我諸事可以領教。自然有益。倘或學問更不如我。切不可與他相處。不但於自己無益。而且使人生出許多驕傲自是底毛病來。反把自己帶累壞了。這種朋友。倒不如沒有底好了。

過則勿憚改。過是錯。憚是怕。改。

解 學問是無窮無盡底事。就是學問很好底人。也都不免還有些過失。既知道是錯。就該快些改。但這過失。大半是順著脾氣作出來。若要拗轉甚不容易。疲懶底人。往往怕難不肯改。那過失便越積越多了。須要發很去改。不可怕難。改來改去。過失自然漸漸會少。到得沒有過失可改底時候。方纔是學問盡頭處呢。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終是父母壽終。慎是喪事辦得謹慎。遠是祖先。追是祭祀想念底意思。民是百姓。德是德行。歸是轉回。厚是仁厚。

解 曾子說。人子事父母。平日固要孝順。最難是父母壽終那時手忙腳亂。棺槨衣衾等事。有一點不周到。日後追悔也來不及了。孝子當這箇時候。固然哀痛。還須十分小心謹慎。一切送終底事。都要盡情盡禮。不可有分毫草率。這纔是真能盡孝父母底了。至於祖先。雖比父母稍遠。但就父母底心事。層層推上去。也都是一樣。我既不得事奉祖先。只在祭祀時節。盡我底誠心。追思想念。就彷彿像見祖先一般。這又是能代父母盡孝底了。祖父是人生底根本。就是愚民百姓。那箇不曉得有祖父。在上底人果能如此盡孝。百姓看見。自然會感動天良。大家都知孝敬祖父。這不但在上底人自己底德行。越積越厚。就是百姓底德行。也被感化得轉回仁厚一路了。豈不上下都好呢。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都是孔子學生。夫子是孔子。至是到。邦是國。聞是聽說。政是國中政事。求是我求人說知。與是人與我說知。

解 子禽問子貢道。我們從夫子遊行各國。每見夫子到這一國。會過國君。必然聽聞國中底政事。我想夫子是從外方到此。何以國君竟肯將本國政事。告知外方底人。難道是夫子去求他說知。或是那國君自己要與外人說知。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是和氣。良是爽直。恭是恭敬。儉是儉樸。讓是謙虛。得是得聞政事。異是不同。

解 子貢道你因夫子每到一國必聞知一國政事疑是夫子去求來底這也疑得有理只是把夫子看得太淺了。據我看來夫子待人純是一團和氣性情又爽直禮貌又恭敬服飾又儉樸言語又謙虛這五樣是從聖人道德中發出來自然如此不是勉强裝得像底那些諸侯從未遇著聖人一見夫子這等道德形容怎能不傾心敬服心裏既是敬服自然要將國中政事請教夫子因此得知這是夫子底道德能感動人就依你說是求來底也可但是夫子這樣求法比世間人許多求法大不同了。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觀是看志是志向行是行事道是法度。

解 孔子說凡爲人子底當父親在世時節自己不能主事只可看他志向如何將來能否成材也就可知大槪及至父親去世那時又要看他行事如何如果行事甚好自然是能保守家業底兒子了但是父親方纔去世作兒子底人豈忍因父親去世就要自己作主須是在三年孝服期內所有家中大小事務一切還遵照父親法度不敢絲毫更改仍然像父親在世一般就是有應當更改底事件也不敢就改且等到三年後再說這纔是眞有愛父敬父底心可以算得箇孝子了。若說父親去世該我作主要改就改被人看見倒像是願意父親去世得以自由底光景就是改得很是也未免有虧孝道況且有胡行亂作底那更是大不孝底人了。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是禮法和是和氣貴是貴重先王是古先帝王道是治道美是好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從。

解 有子說聖人作爲禮法都是順著人心自然底天理定下這規矩來君臣有君臣底規矩父子有父子底規矩夫婦有夫婦底規矩要依著這規矩行心裏纔過得去彼此也都覺得相安可見聖人用禮教人不是要勉强人底是要大家相親相敬把和氣看得貴重底意思所以古來帝王許多治道總是用這箇禮最好無論小事大事都要從這禮上行去方得妥當。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知是曉得節是限制。

解既是大事小事都要有禮這箇禮再沒有不行底了但是世間也有一等不信禮教底人他偏要不行他說道作人既曉得和氣是好大家就講和氣罷了何必又造出許多禮法來拘束他這不是多事叫人喫苦麼他那裏知道人要用禮纔能和氣若是單講和氣不把禮立箇限制將來必至上下不分長幼不分男女也不分大家都忘了規矩混作一團越發弄得大不和氣了這又如何行得去呢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是信實近是合義是事理復是照約恭是謙恭禮是儀節遠是不至恥是羞恥辱是賤辱因是偶然聚會失是錯親是親近宗是常久倚靠

解有子說凡人相約原要信實但也須思量我這信實是合義理否如果合義理今日答應底話日後自然可以照約若不顧義理如何只是隨口應承將來到行不去時候要照約必至背理沒奈何只得負約了凡人相待原要謙恭但也須考究我這謙恭是合禮節否如果合禮節自然不至有羞恥賤辱若不問禮節如何只管一味卑屈討





人喜歡這是沒氣骨底人必至可羞可賤被人鄙笑了人有素不相識偶然因事聚會他若愛我原不妨與他親近但也須細看那人底底裏是可親近底否不可錯相與了他如果親近得不錯就是常久也可以倚靠了若不論那人底好歹只一會面便與他親熱起來這等濫相與人必至誤交匪類不但不可倚靠將來還要大受其累哩據這幾椿事看來可見人生一言一動都要思前想後時刻小心謹慎倘或起初不經意弄錯了日後悔不轉來只得苟且將就豈不越作越不是麼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居是住處安是安樂敏是勤快慎是謹慎就是往見有道是賢人正是請教

解孔子說有才德底君子他志氣本與眾人不同眾人不肯立志只圖喫箇飽飯住箇好地處過得快活日子便了並不知有學問底事君子何嘗不要食只是可食便食不必定要求飽何嘗不要住只是可住便住不必定要求

安他一心一意專在學問裏講求身上作底事件件要勤快生怕躭誤了一件便畱下一分缺陷口裏說底話句句要謹慎生怕差錯了一句便添出一分罪過學到發憤時候竟要忘食忘寢那裏還有心事想到安飽他這等刻苦用功還恐怕學得不是又往見那有道賢人去請他指教他說我不是固然要更改他就說我是也還要再求長進一輩子學到頭總不肯歇手這纔算得眞能好學底了若不是這等好學又如何作得有才德底君子了呢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是諂媚驕是驕傲可是可取未若是不如

解　子貢問道如今人都是輕貧重富那貧窮底人不但人看輕他自己也看得輕賤遇著富豪底人便百般諂媚求他幫助那富豪底人因大家尊重他自己也就驕傲起來看不起人這是衆人常犯底毛病有箇人他從前貧窮時候甯可自己齩菜根不肯露一毫諂媚底模樣到後來富足時候又能謙恭待人不敢存一點驕傲底意思衆人常犯底毛病他全然不犯這種人品行何如孔子答道這也就可取了只是還未盡善那無諂底是有志氣底人不



肯低三下四作卑污苟賤底事但心裏也未必不愁悶不如那能樂底人他每日讀書講道覺得津津有味心裏十分快活把那貧苦二字都忘懷了那無驕底是有見識底人他要保守家業不敢得罪人但心裏也還把富字看得重不如那好禮底人他見得聖人定底這箇禮都是人心本有底天理世上只有這箇禮最好一言一動都要從禮上講究別事他都不愛並不知道自家是箇富人了要像這種人纔把貧富二字打破那無諂無驕底只是能守得定如何趕得上這種人呢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切是切開磋是銼光琢是雕琢磨是磨細

解　子貢聽孔子這番話心裏忽然開通便說道聽夫子這番教訓纔曉得學問眞是無窮無盡到了一層還有一層記得詩經上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譬如整治象骨牛角底物事既然分切開了還要磋得光滑又如整治玉器石器既然雕琢好了還要磨得細潤從前讀這兩句不懂他底意思今日想起來那詩人底意思也就是這等

說法了。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賜是子貢名。始是纔。往是已往。來是後來。

解 孔子見子貢會悟得快。心裏喜歡。因讚他說道。像賜這樣聰明。纔可以與他說詩了。天地間道理。原是無窮無盡。在前底已往。在後底又來。一層引出一層。只要人自去領悟。我所告貧富底話。是說在前已往底道理。你因此想到詩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意思。這又是隨後引出來底道理。像你這樣人。說前便能知後。去讀古人底書。再沒有講不通透底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患是憂愁。

解 孔子說。天下事。惟有知人最難。人心藏在肚裏。單看外貌。如何知得。就是聽人言語。若不是自己胸中道理透熟。如何知他說底是與不是。如今人纔學得幾分。便愁人不知道自己好處。平時滿腹牢騷。說別人不識好歹。試問




自家可識別人底好歹。不但全然不知。而且從不擱在心上。意思說別人底好歹。與自己無涉。何必定要知道這等說。自己底好處。又與別人何干。只管愁他。不知作什麼。據我看來。不必愁人不知我。倒要愁我不知人。人不知我。不過是名聲不顯。我這學問本來不是求名底。就是沒一人知道。也分毫無損。若自己先不知人。是非辨不清。邪正分不出。心裏糊糊塗塗。還成什麼學問。這樣人在朝。必然用錯了人。傷害百姓。在家必然交錯了人。帶累自家。豈不大可憂愁嗎。

##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是政事。德是德行。北辰是北極星。所是所在。居是守。共是向。

解 孔子說。諸侯治一國。有一國底政事。天子治天下。有天下底政事。天子只一箇人。天下無數底百姓。若單靠那許多法令。如何治得他服。須是要有德行作根本。自己既有仁義底德行。所行底政事。都是從仁義發出來。那天下

百姓也都有良心看見天子這樣仁義不知不覺自然都會感化所以古來帝王他只一人在宮中脩德那四海九州底百姓都被他感動沒有一箇不歸服他就譬如天上底北極星他成年守住那所在不動這無數底星宿都四面環繞朝向著他一般若是自己沒有德行只用那智巧去籠絡人又用那威刑去脅制人費盡氣力究竟人心不服豈不是徒勞無功呢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言是一句蔽是蓋思是心思

解　孔子說古人傳下底詩共有三百篇篇篇都有義理都要用心熟讀但中間有一句最要緊底可以通蓋三百篇是那一句就是魯頌上思無邪這一句凡人作事不出邪正兩途都是從心思上發出來底那三百篇中或說好或說歹都是要人棄邪從正底意思我們讀詩底人見他說好底就要生箇羨慕底心見他說歹底就要生箇羞恥底心常常如此用心熟讀工夫用到了自然所有思想底事都歸正路再沒有一點邪念纔算得會讀詩底人了這思無邪一句豈不是把三百篇義理都說盡了麼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是引導政是政令齊是齊一刑是刑罰免是幸免恥是羞愧

解　孔子說大凡治民底立許多政令原要引導百姓為善無奈人心不齊有肯從底也有不肯從底只得用刑罰去懲治他使他齊一百姓怕受刑罰沒奈何把那作歹事底心隱藏起來希圖幸免其實滿心還想作歹事快活並沒有一點羞愧像這樣治民底何嘗不盡心究竟民心化不轉來也是枉然了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是德行禮是禮法格是變到好處

解　這等看起來可見治民底總要將德行作根本自己先有了德行纔能把德行去引導百姓激發他底天良但百姓不是一般樣材質有高底也有低底風俗有厚底也有薄底須要定箇禮法教他們遵守民心方得齊一那些百姓既感我底德行又遵我底禮教許多為非作歹底事自然都會知道羞愧而且越學越好漸漸變到極好處這纔算得真能治民底了若單靠政令刑罰去治民如何作得到呢

劉桂圖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解　孔子說人要爲學起初先要立定志向纔能學得上去我當十五歲初入大學底時候年紀雖小就立志要學聖人想聖人也只是一箇人他就能如此好法我只怕不肯立志豈有學不到底理志向既定從此心心念念都在這學上再沒有得改移底了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立是站住惑是疑惑

解　我從十五歲以後雖立定志向究竟還沒有把握學到三十歲時候聖人底道理大槪全行懂得心裏有了把握腳根也就站得住任憑世上千奇百怪可喜可駭底事都不能搖動分毫了但於細微奧妙處還不能全無疑惑再學十年到了四十歲那天下事物無論大小麤細都能看透他一定不易底道理某樣當如此某樣不當如此某樣行得去某樣是行不去心裏了然分明如辨黑白一般再沒有半點疑惑了

五十而知天命

解　萬事萬物皆有理不曉得那根源所在如何知得盡我學到五十歲纔知道事物底道理根源都從天出那天理時時在事物中流行就像有命令分付底一般人只知身外底貧富貴賤是由天命不知道心裏底仁義禮智都由天命不但子孝臣忠這般大節目是有天命就是那一飮一食一言一動至微至細底事無一不有天命眞是頃刻離不得底旣知天命這學問工夫自然不能分毫間斷了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順是通從是隨欲是好踰是過矩是法度

解　我從知天命後學問未曾間斷天理越發爛熟到了六十歲時無論何人底言語一聽便已明白就是那街談巷議婦人小兒說底話一到耳中都能悟出至理覺得耳與心通並不必用心去思索了又學十年到了七十歲時心與理合爲一隨我心裏所好自然恰合規矩法度沒有一毫過差自十五歲以後學了幾十年用了多少功到這地步纔覺得從容自在不消費力了但學問是無窮無盡底事焉知日後不還有進益只好一輩子學到底罷了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名何忌。違是不順。

解 魯國有三家公族。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這三家世爲大夫。代代專權。不守禮法。孟孫氏有箇孟懿子。平日常與孔子來往。那日孔子到懿子處。懿子因問起孝道來。孔子答道。孝是順德。所以俗語常說孝順。不順便不孝。孝再沒有不順底。懿子聞言也就不再問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樊遲是孔子學生。名須。御是爲孔子御車。

解 孔子見懿子模樣。似乎不甚明白。他既不再問。也不便再說。遂上車回家。那時樊遲正爲孔子御車。孔子因告他說。方纔孟孫向我問孝。我答道。孝不可不順。樊遲因問道。夫子說孝不可不順。究竟順是說什麼。孔子答道。順是順理。理從何處見。從禮法上見。當父母在生時候。一切奉事。固然都要有禮。不幸父母死了。從殯殮以至埋葬。更都要盡禮。到後來春秋祭祀。也都要合禮。譬如父是大夫。應該用大夫禮埋葬。子又是大夫。應該用大夫禮祭祀。這是一定底法度。過一點不得。過了一點。便不順理。天下那有不順理底孝子。就說他本心是要盡孝。也到底算不得孝子了。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孟武伯是孟懿子底兒子。名彘。疾是病。

解 後來懿子底兒子武伯來見孔子。也問孝道。孔子說父母憂子底心。本是無所不至。兒子自幼至長。那一件事不替他操心。但別底事雖然操心。還可以從容打算。惟有兒子身上底病痛。是父母心裏最害怕底。如果眞有病痛。那父母底憂愁苦楚。直說不盡了。人子能把自己底心體諒父母底心。一切飲食起居。都要小心謹慎。惟恐大意一點。招出病來。累我父母憂愁。這是最要緊底。但身上底病易防。心裏底病難防。身上底病不過是風寒暑溼。還容易調治。那心裏底病。有千般百樣。即如世上那些酒色財氣底事。若心裏愛上一件。那一件不是會傷生害命底。人子若要守身。須要把心裏底病根拔除淨盡。心病既除。身病自然也少。這纔是能體諒父母愛我底心事。可以算得箇

孝子

了。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 別彼列反 ○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學生。養。是供養父母。

解 子游見孔子。也問孝道。孔子說。父母年老。要靠兒子奉養。所以如今講孝底人。只說要竭力謀生。能供養父母。便是孝了。據我想來。孝不但是能養。還要能敬。且莫說那鄉村愚民。沒有不供養父母底。就到了犬馬那樣無知。犬也會趕兔。供人酒肴。馬也會駕車。代人奔走。他都能有效力養人底本事。若爲人子底。單知道供養父母。不知道敬重父母。就同那犬馬替人效力一樣。還有什麼分別。如何便算得孝子呢。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 ○先生。是父兄。饌。是飲食。

解 子夏見孔子。又問孝道。孔子說。孝要有愛敬父母底眞心。這眞心從何處發見。從顏色上發見。心裏有十分和氣。那顏色纔能十分柔順。不是外面裝點得像底。所以最難。這心裏底和氣。又從天性上發根。孝子天性極厚。愛是眞愛。敬是眞敬。到了十分盡頭。所以發露在顏面上。純是一團和氣。父母看見。自然滿心喜歡。這纔算得眞孝呢。如今人講孝弟。不過是有辛苦底事。作子弟底替父兄代勞。有好酒好飯。作子弟底讓父兄飲食。這何嘗不是應該底。但說這樣就盡了孝道。未免把孝道看得太淺了。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是孔子學生。姓顏。字子淵。私。是私居。發。是發明孔子所說底道理。

解 孔子說。我平時同這些學生說話。學生有不明白底。必然再問。我又將所說底道理。再發明一番。教他懂得。惟有同顏回說話。就是終日說到晚。他總是靜靜聽著。從沒有一句不順意。要再問底。外面看去。就像是不用心底愚人一般。我怕他不明白。等他退回私居時候。查點他底功課。見他那一言一動。也都能發明我說底道理。竟不用等我再說。纔曉得他不是不用心底愚人。眞是箇大聰明人。一說便都懂得底。這些學生。如何能趕得他上呢。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視是看以是爲觀是細看由是從察是體察安是樂廋是藏匿。

解 孔子說天下事惟有知人最難我如今想出箇知人方法來照我這方法人也就不難知了大凡人底好歹聽外間傳說底都不可信總要自己去看第一先要看他所爲底事爲善事底是善人爲惡事底是惡人這是確有憑據底但爲善事底其中也還有不同還要細看他底念頭從何而來是否爲名爲利如從名利上生出底念頭那所作善事便全是假底了就是念頭甚正不是爲名爲利也還要體察他那爲善底心是否覺得安樂如心裏並非樂爲善事只因爲怕人責備沒奈何勉强作去這等爲善底人也不能長久到那耐苦不過時還會改變仍然是靠不住底像這樣看人一層深一層直把他底心術都看透那人底好歹又往何處藏匿得呢仔細想來這方法極妙那人底好歹眞箇往何處藏匿得呢。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是舊溫是溫習。



解 孔子說天地間氣化有舊底便生出新底不多時新底又變作舊底舊底又生出新底所以無窮無盡學問也是如此已前懂得底道理是舊隨後悟出底道理是新須將那舊底時常溫習反復尋思溫到極熟心思漸漸開通從中又悟出新底道理來纔有長進悟了一層又悟一層越進越深越推越廣心裏四通八達不但自己底學問進益無窮就去教人也能酌量學生底材質隨機開導使他上進學生有疑不拘何事隨問隨答使他明白這纔不愧作人底老師了若單靠著舊書本子不會用心思索悟不出新底道理任憑記得許多也總是獃底如何得長進像這樣學問若去教人豈不連學生都耽誤壞了。

子曰君子不器。器是器皿。

解 孔子說天生人材百般不同可比那作成底器皿有大有小有麤有細各有各底用處不能相通惟獨君子這一等人論他底德行仁義禮智沒有不備論他底才具治國平天下沒有不能不是那小才小技底人只會這件不會別件好像盛酒底器皿裝不得飯漱口底器皿洗不得手一般所以君子又喚作通儒是說他才德俱全事事都

透得去。要學君子，須先學他底德行。德行既備，具自然會生。若單學他底才具，如何能學得盡呢。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解 子貢問君子道，人要如何纔算得君子呢。孔子說道，君子不是空說得底。如今人要作君子，便先學君子說話，聽他說來，滿口仁義道德，儼然像君子一般，其實身上並未行得一件。這種能說不能行，如何作得成君子呢。你如果要作君子，須將那這仁義道德底話，先在身上著實行去，行得透了，然後從那所行底事上，說出來教人。自然所說底話，句句切實有味，與那懸空思想底不同。後人佩服我底品行，必然遵奉我底言語。不但自己好，並且化得人好，這真可以算得君子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君子，是好人。小人，是歹人。周，是普徧。比，是私黨。

解 孔子說，天下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小人，從何處分別，從心裏公私上分別。人都說君子厚道，是待人好底。那



小人也何嘗沒有待人好底時候。但君子待人，好是普徧都好。見得天下人都是同類，照他底親疏遠近，一一都要盡心。沒有一箇不當愛底。若是為非作歹底人，就是至親也不能袒護他。既犯了公義，如何還顧得私情。這全是一片公心。那小人待人好，只是偏護著他那同夥底人，呼羣結黨，圖謀富貴。富貴到手，大家同樂。若不與他同夥底，就是世上賢人，也如眼中釘，定要拔去纔快活。那裏還管公是公非。這全是一片私心。照君子公心作去，天下人都受福。就是君子平日最惡底小人，若肯自己改過，也都想要成全他。照小人私心作去，天下人都受害。就是小人平日最好底同夥，到那爭權奪利時候，也都會自相殘害。所以小人是斷斷相與不得底。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是學習。思，是思想。罔，是不明白。殆，是不安穩。

解 孔子說，大凡人要學一事，都有古人留下底法度。既學了，又要自己用心思想，纔能有益。若是單學那古人法度，不去用心思想道理，縱然學得甚勤，費盡氣力，心裏不明白，也是枉然了。又有單靠著自己用心思想，不去學那古人法度，就想出許多道理來，都是懸空底，心裏不安穩。如何靠得住。所以會作工夫底人，學思兩箇字，是少一箇

不得底。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是用功。異端是別教。

解 孔子說天地開只有一箇道，就只該有一箇教。人要學道，總須守定聖人底教法，纔得不錯。如今人竟有把聖教丟開，另外別立一教，這叫作異端。世上人看見他底教法新奇，往往被他迷惑。殊不知那異端底教法，都是蠱惑人心、敗壞風俗、為害不淺底。若從了他底教，用功去學，越學越入邪道，豈不是自己害自己麼。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是孔子學生，姓仲，字子路。誨是教。

解 子路素性好強，遇那不曉得底事，偏要強說曉得。孔子因教訓他道：由，把不知底也認作知，到底總是不知。我如今教你箇求知底方法。天下事理本是無窮無盡，就是聖人也不能盡知。你若要求知，須將那已知底就認作知，不知底就認作不知。像這樣人，雖不能盡知天下事理，他心裏底是非卻了然分明，沒有一毫含混，也就算得箇明白人了。況且自己既認作不知，必然要去問人，那不曉得底到後來也會曉得，豈不是箇求知底方法麼。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子張是孔子學生，姓顓孫，名師。干是求。祿是俸祿。闕是空缺。疑是不信。殆是不安。寡是少。尤是見怪。悔是追悔。

解 子張急於出仕，平日學問好揣摩世務，想要藉此干求俸祿。孔子因教訓他道：你想作官享受俸祿，不必在世務上揣摩，還要在言行上講究。凡古人所說底善言，先要聽聞得多。再揀出心上覺得不信底，且擱在空缺處。其餘沒有不信底，照他一般樣說，又要說得謹慎，不可輕易說錯一句，纔可以少招得別人見怪了。凡今人所行底善事，也要看見得多。再揀出心上覺得不安底，且擱在空缺處。其餘沒有不安底，照他一般樣行，又要行得謹慎，不可大意行錯一件，纔可以少留下自己追悔了。像這樣說話不招人怪，行事不留後悔，把言行講究得很好，人人敬重，處處聞名。遇著好善底大夫，自然會舉薦；遇著愛賢底國君，自然會任用。這俸祿豈不就在裏面了，又何用費力去干

求呢。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是魯君．名蔣。舉．是拔用．錯．是廢棄。直．是正直。枉．是邪曲。

解 哀公問孔子道．如今百姓刁頑．要怎樣作法．纔能使他心服。孔子答道．百姓雖是愚民．他那好善惡不善底心最是公道。爲君底能順他這好惡底心．自然服了。那善人性情正直．說話作事．都是靠實．這種人最有益於百姓．百姓所以愛他。那不善人性情邪曲．說話作事．都是取巧．這種人最有害於百姓．百姓所以惡他。爲君底拔用正直．廢棄邪曲．順了百姓好惡底心．百姓心裏．又痛快．又感激．怎麼還會不服呢。但那邪曲底人．百姓雖然惡他．他卻極會奉承．討得人君喜歡．往往反見拔用．那正直底人．百姓雖然愛他．他卻不會奉承．惹得人君厭惡．往往反至廢棄．因此小人得志．把國家政事．弄得七顛八倒．百姓箇箇怨恨．如何還肯心服呢．可見百姓並不是難服．只怕是用人錯了。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肥。敬．是恭敬。忠．是忠厚。勸．是勸勉。臨．是接見。莊．是莊嚴。孝．是孝順。慈．是慈愛。

解 季康子問孔子道．百姓侮慢．如何使他恭敬．百姓澆薄．如何使他忠厚．百姓怠慢．如何使他勸勉．孔子答道．凡事都有根源．這根源在上．不在下。即如百姓侮慢．這由在上底沒有禮法．若是平日守禮底人．到接見百姓時．容貌必是端嚴．百姓見在上底這等守禮．大家都來瞻仰．也就曉得恭敬了。百姓澆薄．這由在上底沒有德行．若是平日修德底人．居家必然孝順．待下必然慈愛．百姓見在上底這等修德．大家都被感化．也就變成忠厚了。百姓怠惰．這由在上底沒有教化．若是平日肯造就人材．那爲善底就舉用他．不能底也要開導他．百姓受在上底這等教訓．大家你勸我．我勸你．不知不覺．也就勉勵起來了。這都是自然底功效．不是勉強使得他動底．只要在上底在自己身上推求便得了。

或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爲政是爲國政施是推有政是有家政

解 魯定公初年孔子在家不出仕或人問孔子道夫子常何開住在家呢孔子答道人要行道不必定要作官作官有官事在家也有家事不見那書經上說孝道麼書經載成王稱贊君陳說他能孝順父母就也能友愛兄弟又將這孝友底心推愛一家底人那一家底人被他感化都遵他底教訓就成了一家底政事可見國事叫作政家事也可以叫作政治國事是爲政治家事也何嘗不是爲政何必定要作官纔算得爲政呢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是牛車輗是駕牛底橫轅小車是馬車軏是駕馬底曲轅

解 孔子說凡與人往來第一要有信實若是無信底人那些說話作事全是空底一件也靠不住竟成箇廢人了



人說他才具可取我不知道他可取在那裏譬如大車有輗纔能駕牛小車有軏纔能駕馬若是無輗無軏就有牛馬如何行得動呢人若無信憑他有多少才具一刻也行不去底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世是朝代夏朝姒姓殷朝子姓周朝姬姓因是仍舊損是減益是添

解 子張好奇問孔子道人都說聖人能前知若果然前知不但曉得一世底事就是十世以後底事也該可以預先知道了聖人眞能如此麼孔子答道聖人前知只是看得道理透從道理上推去自然不錯即如君是臣綱父是子綱夫是妻綱這叫作三綱人心上底天理有仁有義有禮有智有信這叫作五常聖人看得三綱五常是天地間大道理將這箇定成了禮法知道萬古不能磨滅他所以殷朝接夏朝天下仍舊照夏朝底禮法不能改變其中有減底有添底不過是衣冠儀節上小有不同這是已往底事可以知道底周朝接殷朝天下也仍舊照殷朝底禮法

不能改變其中有滅底有添底也不過是衣冠儀節上小有不同這是現在底事也可以知道底就是從今以後將來或又有接周朝天下底也還是要照周朝底禮法不能改變若是改變便不成世界照這樣推去就是百世也只是如此可以預先斷定何止知道十世底事可見聖人只是在道理上推求不是另外有什麼法術切莫要把聖人前知當作奇怪事看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鬼是鬼神。諂是諂媚。

解 孔子說鬼神本應該祭祀但人有當祭底有不當祭底所以也須分別即如祖先是人身底根本時常要追念想慕他底德行或是報他底功勞纔過得去此外當祭底鬼神或是敬也都是出於誠心若非我應該祭底鬼神我去祭他那祭祀底誠心又從何來無非是聽聞那鬼神靈驗想求他保佑底意思這豈不是諂媚麼



見義不爲無勇也

解 人要勇往纔能作事事有當作底有不當作底那當作底便是義如今人見那當作底事他心裏何嘗不曉得是義及至叫他去作他卻又游移推託不肯向前這是什麼緣故無非因爲身家念重既怕這樣又怕那樣弄得來膽怯氣餒竟成箇懦弱無勇底人了這種人如何還幹得事呢

論語話解卷之一終

閩縣陳　濬心泉述

##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舞是樂舞佾是舞底行列庭是家庭

解古來作樂有歌必有舞那舞人底行列叫作佾天子用八佾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魯國大夫世代專權不守禮法他家中作樂竟用八佾舞起來孔子因說道君臣有一定分位這是自然底天理亂了一點心裏就過不去季氏只是大夫竟用八佾在家庭內舞忘了自己底分位他心裏不知有天子那裏還知有魯君哩像這樣分明背理底事都可忍心作得天下還有何事不可忍心去作呢那存心真不可問了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徹是撤供相是助祭穆穆是肅靜

解魯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世爲大夫季氏最强那孟叔兩家也都强横他見周頌上有雍詩一篇是周天子祭祀底詩那三家到祭祀時候也都要歌這雍詩方纔撤供孔子因說道這雍詩是天子祭祀用底三家如何用得不但禮法不該就是詩上說底話頭也全不對雍詩說相維辟公是說來助天子祭祀底都是列國諸侯又說天子穆穆是說天子主祭時節容貌極其肅靜如今三家廟堂助祭底既沒有諸侯主祭又不是天子那雍詩上說底與他全不相干他定要歌這詩還是取底什麼呢豈不白叫人笑話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解孔子說人心上底天理叫作仁這是萬事底根本聖人恐怕人心放蕩因定出禮法去約束他又恐怕人心暴戾因作成樂律去調和他其實禮中儀節是天理自然有底次序樂中音調是天理自然生底和樂沒一件不是從仁上發出來若是不仁底人他已忘了天理心裏何等放蕩就是曉得些儀節沒有禮底根本如何還講得禮呢那

不仁底人，他並背了天理，心裏何等乖戾，就是懂得些音調，沒有樂底根本，如何講得樂呢。可見人心上底天理，是最要緊底，切莫要失了。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林放是魯國人。奢是奢華。儉是儉樸。易是齊備。戚是哀痛。

【解】林放見當時底人，一切禮節，盡講虛文。心裏覺得禮不是如此講法，因見孔子問那禮底根本何在。孔子見他曉得務本，心裏不覺喜歡，因稱贊他道：你這問底道理大得很，不是小小見識人會問得到底。禮總是得中最好，或過於奢華，或過於儉樸，都不得中。但若像那過於奢華底，甯可作過於儉樸底好些。即如喪事，或只要外面齊備，或只會內心哀痛，也都不合禮。但若像那只要齊備底，甯可作只會哀痛底好些。什麼緣故呢？因為這禮底根本，是從人心上天理發出來。起初原是質素，隨後纔漸加文采。那儉樸哀痛底人，雖然偏在質素一邊，究竟還不失根本。比如今盡講虛文底人，自然是強了。可見禮要文質相配，不可偏重。但就根本上論，還是質素比文采重些哩。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狄是外番。諸夏是中國諸侯。亡是沒有。

【解】孔子見當時諸侯僭用天子底禮，大夫又僭用諸侯底禮，上下分位，全沒有尊君底意思。心裏感慨，因說道：君尊臣卑，這箇分位，是天生成底，錯一點不得。不但從古以來不能改移，就是那外國番邦，他不講究禮法，也都知道有箇君長。倒不像如今中國這些諸侯大夫，把上下底分位弄得七顛八倒，竟如沒有君臣底一般，豈不可歎。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上聲○旅是祭名。泰山在魯國界內。冉有是孔子學生，名求。救是救止。嗚呼是嘆氣底話頭。

【解】魯國有箇泰山，在五岳裏算最尊底，本是天子祭底。因在魯國界內，魯君也可以祭得。季氏是魯國大夫，他也要同魯君一樣去祭泰山。那時冉有作季氏管事底家臣。孔子聽聞此事，因向冉有說道：季氏要去祭泰山，這是大錯，汝不能救止他嗎。冉有答道：季氏主意已定，是不能救止底。孔子聽冉有這話，心裏不樂，因嘆口氣說道：嗚呼，難

道說泰山這樣神明反不如林放知禮不成那林放只是魯國一箇人尚且知禮何況泰山豈肯受那無禮底祭祀。季氏去祭他豈不反要得罪神明這是何苦呢。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升是升堂。下是下堂。飲是罰酒。

解孔子說如今人都愛爭勝或爭名或爭利或爭功或爭能沒有一件不是要爭底惟有君子這樣人他只在自己身上用功從不與人較長論短那些名利功能底事他全不擱在心上覺得天下事都有定分何用去爭呢若說君子也有要爭勝底時候除非是習射一事既是習射自然要想多中這原是不必讓人底但習射也有射禮將要射時大家揖讓一回方纔升堂射畢又作揖下堂等大家挨次射畢後那勝底又向那不勝底作揖請他升堂飲酒受罰可見君子爲人心氣和平就處這計較勝負地場還是從容謙讓像這樣爭法也是君子纔能如此與那小人爭名奪利底大不同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倩是口頰好盼是黑白分素是粉白絢是采色繪是畫。

解子夏問孔子道古詩上有三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上二句是說巧笑底口頰好看美目底黑白分明這還可解惟有下一句不可解素是粉白絢是采色如何說粉白可作得采色這是怎麼講呢孔子答道詩不是這樣講底詩人底意思是說巧笑美目底人天姿本生得好有這天姿再加妝飾華麗更覺得好了譬如繪畫底事先要把粉白作箇底子然後再加五采一般那采色在粉白之後有底子纔有面子所以說素以爲絢莫要講錯了。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是發動商是子夏名。

解子夏聽孔子說罷心裏忽然開通因說道得夫子這番教訓心裏明白了纔曉得天下凡有文采底事都是隨後加添底總要有箇好底子在先然後再講究面子好看卽如禮上許多儀文都是從眞愛眞敬底心上發生出來

所以必要忠信底人，纔可以學得禮。因他先有了實心作底子，那禮便不是虛文了。這等想來，禮不也是在後底麼。孔子聽了，心裏喜歡，因贊他道：商說禮是在後底，這話很是。我原先並未說到禮，你竟能思想得到。像你這樣會想，不但開擴你底識見，並且可以發動我底心思了。那詩上說底道理，都是活底，原不可泥定在字句上。要像你這樣觸悟，纔可以與你講詩。耶鈍根人，如何能領會呢。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名。杞是夏後，宋是殷後。徵是證據。文是書籍，獻是賢人。

【解】孔子說：聖人作禮，都有深意，要合古今通看，纔能曉得。我平日學禮，不但學本朝底禮，就是夏朝殷朝底禮，也曾學過，都能說箇大概。但苦沒有證據，不很曉得詳細。因想杞國是夏朝後裔，該有夏禮，誰知他有底夏禮不全，不能作得證據。又想宋國是殷朝後裔，該有殷禮，誰知他有底殷禮也不全，也不能作得證據。這都由子孫衰微，以致



書籍殘缺，賢人稀少底緣故。若是書籍略備，賢人尚多，我就能取他作箇證據，將來纂成一書，也可以永遠流傳，何至聽他湮沒呢。眞是可惜了。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解】古時天子，都是從諸侯起。那開首封國底始祖，又都是上古天子底後裔。所以三代得天下後，立始祖廟，又推始祖以前曾作天子底遠祖，每年在始祖廟中大祭一番，以始祖配享，名叫禘祭。周朝成王因周公有大功勞，特賜魯國用天子禮，所以也有禘祭。孔子去觀禮，因說道：這禘祭是箇大禮，必須有十分誠敬底心，纔能貫注到底。初祭時候，先用鬱草和酒灌地降神。那時魯國君臣，頗有誠敬底意思，覺得可觀。從灌酒以後，禮文更繁，那誠敬底心，漸漸懈怠，不能貫注到底。我因禘祭是箇大禮，所以來觀，底看到這懈怠光景，覺得無味，也就不愛看了。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示同視，是看。

解 或人問孔子道。這禘祭底道理、是如何講呢。孔子心裏想這禘祭源頭、是先王有大孝底心、要報答根本。所以從祖父推到始祖、又從始祖推到遠祖。這種深奥道理、如何對或人說得明白。況且諸侯不敢祖天子。原因爲君臣分隔、所以開首封國底諸侯、便是本國始祖。到後來子孫由諸侯升作天子、然後又從始祖以上、推到從前曾作天子底遠祖、因此纔有禘祭。魯國旣是諸侯、就不該追祭天子、這話又不便說。只得答應道、你問禘祭底道理、我也不曉得。這道理深遠得很、若是曉得了、那天下底事、再沒有不曉得底。一面說話、一面伸手指著。手掌、說就像看這手裏掌紋一般。還有什麽見不到處呢。孔子並非眞不知道是因禘禮極大、不肯輕易就說這箇道理、必須至孝底人、纔能想得到。又必須至誠底人、纔能作得到、豈是學問麤淺底、可以容易懂得底嗎。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解 孔子祭祀祖先時、必誠必敬、就像祖先在上一般。祭祀外神時、也必誠必敬、就像神明在上一般。什麽緣故呢。那祖宗與子孫、本是一氣流傳。子孫果有孝心去思慕他就能感通祖宗已往底氣、所以如在。至如鬼神與人雖然幽明分隔、其實只是一理。那應當祭祀底鬼神、都是道理上應有底、只要人有誠心、這道理便發見出來、所以如神在。孔子常說我當祭祀時節、或遇有事在外、不能自己來祭。雖有別人代祭、心裏總覺得抱歉、好像不曾祭祀底一般。聖人這樣誠心祭祀、豈是別人能作得到底呢。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王孫賈是衛國大夫。媚是奉承。奧是是屋西南角。竈是竈神。禱是禱告。

解 古來大夫祭五祀、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季夏祀中霤。中霤是屋脊。行是路。門是大門。戶是房門。又有一處叫作奧、在屋西南角。這是敬神底所在。如要祭竈時候、先在竈旁設祭、又迎神到奧再祭。五祀都是如此。王孫賈是衛國大夫、頗有權勢、人人趨附他、想要孔子也來趨附他。因問孔子道、外人說像那奉承奧神底、寗可去奉承竈神。這話怎麽講呢。王孫賈底意思、是說竈是夏令用事底、可比自己是箇權臣。奧是空位不用事底、可比衛君不能管事。孔子若想作官、去求衛君、不如來求我。孔子知他是這箇意思、便正色答道、這話說得不是。據我看來、不但

竈神不可奉承。就是奧神也不可奉承。凡事都有天作主。奧神竈神。如何比得天哩。人總要順著天理作事。何必講那奉承底話。若是作事不順天理。就得罪了上天。等待上天動怒。降下罪罰時。無論奉承奧神竈神。都不濟事了。又往那裏去禱告呢。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是仿照。二代是夏殷。郁郁是文盛底模樣。

【解】孔子說。古來禮制。到周朝纔算大備。當初周先王制禮時候。先仿照夏朝殷朝底禮制。將他作箇底本。又細看其中。有如今不相宜底。再加修改。有從前未想到底。再加添補。斟酌得盡美盡善。所以文采極乎茂盛。那夏殷二代底禮。未嘗不好。我也都曾學過。究竟考較起來。還是從周朝禮制最好了。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是周公廟。鄹是魯邑。鄹人是鄹大夫叔梁紇。孔子底父親。



【解】魯國有大廟。祭始祖周公。孔子初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要細細問人。或人笑孔子道。誰說鄹人底兒子。懂得禮節。他進大廟。每事必要問人。若懂得何用問呢。孔子聽見這話。因說道。禮總要恭敬作主。就是平日懂得底。臨時還須細細查問。免得大意忽略。一件這是小心恭敬處。禮原應該如此。不是我好煩碎多問了些。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皮是皮革。作底箭鵠。科是等級。

【解】孔子說。凡人學射。內心要正。外體要直。纔能得中。先王教人習射。原是觀人德行。那射禮上。雖用皮革作鵠。只要能中為主。不必定要穿透。因為人底力量強弱等級不同。要大家都可以學得。所以說射不主皮。如今列國諸侯不肯脩德。只愛講武。時常用兵相爭。平日學射。也定要穿透皮革。那射不主皮底話。竟成了古時底道理了。像這樣天下。何時纔得太平呢。豈不可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去起呂反

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是告廟。朔是朔日。餼羊是生羊。愛是惜。

解 古時天子到冬季時候，把來年十二月大建小建，定成歷書，頒與諸侯，諸侯受了，藏在祖先廟內，每月朔日用特羊祭告祖廟，請出歷書，頒行國中，名爲告朔。魯國從文公以後，政事怠惰，不出來告朔，卻每月照舊還預備生羊一隻。子貢見得告朔不行，留下一隻羊，也是無益，因見孔子說起此事，想要裁去這羊，免得有名無實。孔子說道，賜底意思，是因告朔不行，要羊何用，不如裁去。其實裁去這羊，又與國家何益，不過是愛惜這羊，所見未免太小了。據我看來，這羊雖小，那告朔底禮卻大，使人知尊王敬祖道理，是斷廢不得底。如今雖不行此禮，這隻羊究竟還是因告朔預備底，留得這隻羊在，那告朔名目也就還在，將來還可望復行。若去了這羊，沒有人記得告朔底名目，這禮便從此廢了。豈不更可愛惜麼。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解 孔子說，人臣事君，就像事天一般，何等尊重，必須十分恭敬，纔能盡禮。我平日事君，只守定爲臣禮節，惟恐有一毫不盡，就虧失了臣道。外人不知，說我守禮太過，似乎諂媚，殊不知諂媚是想要人君喜歡，心裏並未嘗恭敬。盡禮是出於本心恭敬，並非想要人君喜歡。這兩樣迥然不同。如今說盡禮是諂媚，我原不怕人說，只怕將來事君底人，要躲避這諂媚名兒，反學成驕慢無禮一路，這就誤人不淺了。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是魯君，名宋。

解 定公因魯國君臣不相安，問孔子道，爲君底使用臣下，爲臣底奉事君上，要怎樣纔好呢。孔子答道，爲君底使用臣下，固然要與他爵祿，但爵祿是養他底身家，不能養他底氣節，須要思量我靠這些臣子幫助我治國保民，就同我心腹手足一般，如何可以輕慢得。無論大臣小臣，我必要禮貌相待，斷不肯一毫輕慢，這纔算能盡君道了。爲臣底奉事君上，固然要盡職分，但職分易盡，心願難盡，須要思量君臣大義，是人心上生成底天理，萬古不能改易，如何可以欺昧得。無論君明不明，我必要盡忠報效，斷不敢一毫欺昧，這纔算能盡臣道了。還要曉得這兩件是盡

己底事不是責人底事為君盡君底禮就是臣有不忠處我總不可失了這禮為臣盡臣底忠就是君有無禮處我總不可忘了這忠各人要盡各人道理自然君臣相信國家也就治安了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淫是放蕩傷是悲痛

解 孔子說人要學詩是調理性情工夫人情有哀有樂這是自然底但怕樂得太過便至於放蕩失了正理哀得太過又至於悲痛傷了和氣要調理得恰好須是學詩詩上最好底頭一篇是關雎關雎說文王德化由家及國也虧有后妃姒氏作他內助所以感化得快些前章講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是說后妃未來宮裏人大家想念他睡夢中也翻來覆去這也算得哀了但他這箇哀只在心中想念並不是怎樣悲痛何嘗傷了和氣呢後章講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說后妃有這聖德來配文王恰如琴瑟相合一般宮裏人大家歡天喜地又如鐘鼓同樂一般這可算得樂了但他這箇樂是由中心悅服並沒有一點放蕩何嘗失了正理呢學詩底人先把這頭一篇時常吟詠口裏讀心裏想越讀越覺得音韻和平越想越覺得意思深厚不知不覺連自己底性情也化轉來纔曉得古人作詩妙處了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社是祭后土底壇宰我是孔子學生名予夏后氏是夏朝戰栗是害怕

解 古時天子諸侯都立壇祭后土名叫作社擇與地土相宜樹木栽在社旁哀公問宰我道這社旁栽底樹木三代可是一樣有什麼取義麼宰我見哀公為君懦弱心裏想勸他振作因答應道夏朝底社是栽松樹殷朝底社是栽柏樹周朝底社是栽栗樹那松樹柏樹都有取義於今不曉得了這周朝栽栗樹底取義是說為君要有威嚴使百姓戰栗害怕底意思可見人君是要剛强不可太慈善了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是已成說是議論遂是決作諫是阻止咎是責備

解 孔子聽聞這話想宰我所說底不是古人立社栽樹底本意是要勸魯公用刑立威底意思如今諸侯愛民底

少不勸他仁厚倒去引動人君殺伐底心事豈不殘害百姓心裏狠怪他不該因說道宰予這話說得大錯了但古人說凡人已作成底事不必議論議論他也無益凡人決要作底事不必阻止阻止他也無用凡人已往底過失不必責備責備他也無及如今宰予信口胡言話已說出收不轉來就把他重責何濟於事我也沒心腸去責備他了但替他自想可不慚愧得狠麼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焉於虔反好去聲坫於念反○管仲是齊國大夫名夷吾三歸是臺名攝是兼代邦君是諸侯樹是立塞門是屏風反是復坫是土墩

【解】管仲相齊桓公能使諸侯服從興起霸業其功頗大孔子因當時底人都羨慕管仲因說道論管仲底功業也



算不小了若論他底器量還未免覺得小些孔子意思因為管仲只想立功不想脩德只講霸道不講王道這是他器量小處或人不懂得因問道管仲有這樣大功怎麼說他小器想是他平日用度太省儉了些孔子道管仲家中有箇三歸臺極其華麗他底家臣每事各設一官從沒有兼代作底如何說得省儉呢或人又說管仲既說是小器必然不肯奢華卻又不十分省儉這樣說那管仲可不是知禮底嗎孔子說人要知禮須先曉得上下分位即如諸侯是一國底君他中門設立屏風是要遮隔內外使臣下少敬底意思管仲並非國君他家中也設立屏風諸侯與諸侯和好兩君相會堂中設箇土墩獻酒時飲完將酒鍾仍復擱在墩上這叫作反坫是尊敬國君使他安逸底意思管仲家中並沒有兩君相會他卻也有反坫像這樣都算得知禮還有誰人是不知禮底呢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大師是樂官長始是起初翕是合聚從是放開純是和順皦是分明繹是連貫

解魯國衰微、樂音也就殘缺。孔子一日與大師論樂、因說這道。如今樂音雖不齊全、那大概底道理、還可以知道。這箇樂底根源、是從天出。起初纔作樂時、須要五聲八音、件件全備、一時合作、就如天底元氣合聚一般、這是翕如。後來音調漸漸放開、清濁高下、彼此諧和、沒有參差、就如天底風雨和順一般、這是純如。其中卻要宮自宮、商自商、各成各調、不相混淆、就如天底躔度分明一般、這是皦如。卻又要自始至終、抑揚宛轉、相連相貫、沒有間斷、就如天底氣運周流一般、這是繹如。有這幾樣樂音、也就成全了。你既作樂官長、若從這些道理推求、那樂又何難修正呢。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是衛邑。封人、是守界口底小官。從者、是從行底門生。子、是男子美稱。二三子、是諸位。喪、是失了官位。木鐸、是木心底搖鈴。

解孔子因魯國不能行道、遂離開魯國、到了衛國儀邑地方。有本處底封人來請見孔子。從行底門生問他底來意。封人說道、我平日最敬君子、凡有君子來到此地、我必要求見。那些君子都肯賞見、未曾有不得見底。今聞夫子駕到、所以特來求見。門生引他進去、見了孔子。後他出來、對這些門生說、諸位何愁夫子失了官位呢。據我看來、天下無道、亂得久了。若不是夫子這樣人、如何救得轉來。譬如國君要教導百姓、也要用人搖著木心鈴兒、替他傳話。如果天意要救這天下萬世底人、定要用夫子作箇搖鈴人、替上天廣傳教化、豈有聽他久閒底道理。諸位儘可以放心罷。後來孔子終不得用、似乎儀封人說話不驗。究竟孔子底教化、流傳萬世、倒作成歷代帝王底先師。可見儀封人眼力、真是不錯底了。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解孔子說、古來帝王平治天下、必要作成樂章、感召天地和氣。那樂中聲調形容、都是摹寫帝王功德。歷代皆有樂章、惟有帝舜所作底韶樂、武王所作底大武樂、因這兩朝功德最盛、所以那樂中聲調形容、比別朝更為極盛、都可以算得盡美了。但舜是箇生知底聖人、又遇唐堯禪位與他、他底功德、都是出於自然、並不消費力、所以那韶樂

純是太和元氣好到極處不但盡美又且盡善。武王雖是聖人不及舜之生知又兼與兵伐紂纔得天下一生功德都是費力作成所以那大武樂也就帶些發揚威猛底氣象不及韶樂平和因此還未能盡善。可見韶是古今第一樂後人再不能比他好了。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解 孔子說大凡觀人須要從事上看觀人作事又要先從根本上看。凡事都有箇根本卽如居上位無論他政事如何都是爲保民起見總要有寬仁底心作箇根本若心裏先不寬仁那政事便無足觀了。又如與人行禮無論儀節如何都是爲待客起見總要有恭敬底心作箇根本。若心裏先不恭敬那儀節便不足觀了。或遇人家喪事無論弔唁如何都是爲送死起見總要有悲哀底心作箇根本。若心裏先不悲哀那弔唁便不足觀了。可見作事沒有根本一切盡是虛假。像這樣人我就要觀他底好處又從何處去觀呢。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是村里。仁是仁厚。擇是選。處是住。知是有見識。

解 孔子說風俗到處不同不但一國有一國底風俗就是一里也有一里底風俗若里中風俗仁厚這便是好地方。在此住家家中子弟自幼眼見底都是好人耳聞底都是好事自然都會學好了。如今要選擇住處卻不愛住這風俗仁厚地方還算得有見識底人嗎。那住家不過是尋常事尚且離不得這箇仁字何況要講究作人立品如何又離得了這箇仁字。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是困。樂是快活。利是貪欲。

解 孔子說人心上底天理叫作仁這是離開不得底。離開了仁便是不仁心裏沒有主腦如何能處世。使他處窮困底境界處久了他耐不過必至卑污苟賤底事也都作了。就使他處快樂底境界處長了他忍不住必至驕奢淫

洪底事也全幹了。可見人生處世、離開這箇仁字、不得。請看世上一種有德行底人、叫作仁者、他滿懷純是天理、心裏安定底、狠沒有半點出入。有了這箇仁、任憑處什麼境界、他都是舒暢底。又一種有見識底人、叫作知者、他只知天理最好、心裏貪欲這仁、就如衆人貪利、必要求得底一般。得了這箇仁、任憑處什麼境界、他都是喜歡底。像這兩種人、窮困考不倒、快樂更考不倒、還有什麼不可處底境界呢。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解）孔子說、好善惡惡、這是人底常情、有什麼不能呢。只因衆人心有私欲、順了他底私欲便喜歡、不順他底私欲便怨恨、所以把好惡弄得七顛八倒。惟有這仁者、他滿心都是天理、見人爲善、就像自己作好事一般、心裏十分快樂、自然會去好他。見人爲不善、就像自己作錯事一般、心裏十分難受、自然會去惡他。這箇好惡都是公是公非、並沒有半點私喜私怒、纔可以算得能好人能惡人了。若是自己有一毫私心未除、那箇好惡如何能保得不錯呢。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解）孔子說、人性生來本善、如何會有惡。只因衆人把後來底私欲蒙蔽他、原有底天理、不知不覺便作出惡事、成了箇不仁底人。其實他那原有底天理、雖然被私欲蒙蔽、根子依舊還在。只怕人不肯立志、便不能復得轉來。若果眞立下志願、定要作箇仁人、那天理便卽時發見、人欲蒙蔽他不得。從此下手用功、雖不能就作到仁者地步、那爲惡底心事已是斷斷沒有底了。可見人是本來無惡、何苦定要作箇惡人呢。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所惡之惡去聲惡乎之惡平聲○欲是貪欲、處是留戀、惡是厭惡、去是躲避、去仁是離開了仁、成名是成君子底名。

（解）孔子說、人人都貪欲富貴、君子不貪、若道理不應該富貴、就得了他、必不留戀、定要推辭。人人都厭惡貧賤、君子不厭、若道理不應該貧賤、就得了他、也不躲避、仍然安受。這不是君子矯情、他因爲心裏這箇仁、是作人底根子。必要先打破富貴貧賤這兩關、方纔保得住這根子、不爲外面事務搖動。若也像衆人一樣、貪求富貴、厭惡貧賤、那

就是私欲底心蒙蔽了天理不知不覺就離開這箇仁了越離越遠作出不仁底事來那就名爲小人如何還成箇君子呢。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是一頓飯時候違是偶然離開造次是慌亂顛沛是狼狽。

解君子一心專注在仁上不但富貴貧賤兩關搖動他不得他平時在家用功無時無刻不是涵養心上底天理從沒有一頓飯時偶然離開了這箇仁那工夫用到極密就是遇見意外急事手忙腳亂底時候他也一定守住這箇仁不放推到極處就是遇著非常大難狼狽不堪底光景他也一定守住這箇仁不放像這樣存心一點也不走作纔可以算得眞君子了。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尙是加。



解孔子說人心最可好底是仁最可惡底是不仁仁是人心底根子除了仁就是不仁如今人儘管說好仁惡不仁其實眞好眞惡底人我並沒有看見一箇那眞好仁底人把天下許多可好底事物都來比較過他只覺得這箇仁最好再沒有比仁加好底了那惡不仁底人他作事向著仁一路看那不仁底事就如汚泥一般斷不肯叫他有一點加自己身上像這樣眞好眞惡工夫已到了十分豈是容易遇得著底呢。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解眞好仁惡不仁底人原不容易作但這箇仁是人心本來有底只要人肯用力去作也沒有什麼作不到論人底力量原有强弱不同惟有爲仁一事卻不論强弱若有箇人果能一日發憤起來要去爲仁志向既定力量自生我從未見有力不足底就說有箇極弱底人他作不到也總要用過一番力纔曉得他力不足如今底人並不曾用過力又何從見他力不足處世上總是有志氣底人少不但好仁惡不仁底沒看見連那用力作不到底也不看見

了。豈不可歎。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是類。

解 孔子說。如今人有志爲仁底甚少。偶然有一兩箇肯作底。又被衆人搜尋過失。大家譏誚。把他底好處都埋沒了。其實人人都有過失。只看各人底過失在那一類。倘或過於刻薄。這與小人一類。自然是不仁了。若是過於寬厚。這與君子一類。那過失也是從仁心上發露出來。觀他底過。便可知他底仁。如何能埋沒得他底好處呢。可見人若肯用力去爲仁。就偶然有些小過失。也不失爲好人。切莫把爲仁底志氣放倒了。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解 孔子說。人心上天理是性。照這天理行去便是道。天生一箇人。把這箇道理全付與他。人能一輩子全盡這箇道理。纔不辜負天地生我底大恩。這叫作全受全歸。尋常人因爲私欲蒙蔽了本心。竟不知什麼叫作道。就有聖賢懇切教訓。無奈他總是不聞。須要思量不知道算不得人。當下立定志願。把私欲一切屏除。將聖賢教訓底話。著實體會。漸漸明白轉來。到了融會貫通。全行透徹時節。方纔算得聞道。有了這一日。就是不幸今晚便死。也不枉然了。不然就活到百歲。只是虛度一生。豈不可惜。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是讀書人。惡是不好。議是講論。

解 孔子說。天生四民。惟士最貴。因他是讀書人。平日志向自然必要求道。與求利底俗人不同。但既要求道。心裏先須打掃乾淨。如今讀書人。身上穿底不好。就怕人恥笑。口裏喫底不好。又怕人恥笑。將這恥心盡用在衣食上。滿肚子全是俗見。這種見識卑鄙底人。還值得與他講論道理麽。可見他平日讀書。不過是掛名。其實就與市井俗人一樣了。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解 孔子說。天下事最怕先有成見。有了成見。胸中便覺凝滯。作事必然有偏。惟有君子底人。他處天下許多事。並

不預先存箇定要如此底心也不預先存箇不肯如此底心。腑中空空洞洞毫無一點成見只看那事理如何就依著義上行去。義當作必作不避險難雖妻子也阻他不得義不當作必不作不貪利祿雖萬金也動他不得。既不凝滯又不游移若不是工夫用得深事理看得透如何能有這等本領呢。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是想念德是德性土是鄉土。

解孔子說天下人只有君子小人兩路這兩路人志向不同他心裏想念也就不同君子一心想念著這德性是我心本有底總要保住這德性心上纔慊意小人一心想念著這鄉土是我身住慣底總要戀住這鄉土身上纔安樂君子一生總是守法左思右想兢兢業業生恐怕檢點不到就觸了國家底刑法小人一生總是謀利朝思暮想巴巴結結生恐怕奉承不到就失了君上底恩惠人要分別君子小人兩路先要在平日念頭上辨得清便不錯了。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放是依向。

解孔子說大凡小人總是謀利一切作事都向著利上行去千方萬計騙得利來自己覺得大便宜了何不想想利是天下公共底豈容一人獨得我得了便宜誰肯甘心受虧自然定要怨恨利越聚越多怨也越招越多弄到人人都成仇敵箇箇想要報復將來底禍根也就不小了豈不求利反倒害麼。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為國是治國何有是不難。

解孔子說人生性本來有箇辭讓底心聖人從這箇心制出禮來原是使天下大家相讓莫要相爭免得釀成禍亂底意思在上位底人若能用禮讓治國教百姓都知道讓人是好自然沒有爭奪底事那治國也就不難了若不曉得讓是制禮底本意自家先懷了驕傲强很底心如何能用禮讓治國就儘管說教百姓學禮無奈禮是空說不來底也是枉然了。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解孔子說讀書人要講經濟爵位是不可少底但有位無位這由在天人作不得主愁他何用倒要先愁我得了位可有眞實本領能站得住麼如不能站得住正當趁此閒時趕緊學習本領免致臨時誤事反不如無位可以藏拙了讀書人要講學問知己也是不可少底但知與不知這由在人我作不得主愁他何用須要想我若沒有長處又叫人知道什麼呢平日切實用功求自家學問長進眞可以不負知己就是沒人知道終久也不能埋沒底可見讀書人總要自修不要務外若精神全向外走盡用在貪位慕名上那些經濟學問便全然靠不住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金反唯上聲○參是曾子名貫是通唯是答應話頭

解曾子平日用功最切實事事都要求出道理不肯絲毫放過工夫用得久了見得道理無窮無盡必有箇總匯所在只是信不及有一日孔子指點他說道參從我學道也久了事理上講究也多了但我這箇道用處有千萬樣若論到根本其實都是一樣知道是一樣就可以貫通千萬樣不是零碎湊成底曾子聽孔子這番教訓正打在心坎上疑團盡破連忙答應道唯孔子見他心裏已經明白不必再說隨卽出門去了那些門人在旁邊聽了不懂因問曾子道夫子方纔說底一貫是怎麼講呢曾子說道我門從前把夫子底道看得太高了所以不懂得其實只是切己底事人心上都有天理依著天理盡自己實心作去這叫作忠又將自己底心推到別人底心把人己看成一樣這叫作恕有這忠恕二字天下事再沒有行不去底把忠恕作到透熟那一貫就在裏面了我們要學夫子底道只守住忠恕二字便是不錯若丟開忠恕另外去求一貫那就越離得遠了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是懂得

解孔子說天下只有義利兩路君子走義一路小人走利一路君子一心只在義上講求那義上細微曲折他懂得透了小人一心只在利上揣摩那利上細微曲折他懂得透了義上懂得透所見都是義連利也有義不但安貧守困是爲義就是居官受祿也是爲義利上懂得透所見都是利連義也有利不但寡廉鮮恥是爲利就是談忠說孝也是爲利推到極處君子好義不管人說好說歹小人好利也不管人說好說歹君子求義只要有義不顧生死

小人求利，只要有利，也不顧生死。同是一箇心，分作兩般用，就作到天懸地隔。可見小人並不是不能為君子，只是他用心錯了。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齊是相等。自省是己查點。

解 孔子說：讀書人切實用功，須要處處留心。譬如遇著賢人，看見他許多善言善行，須要思想我平日所言所行，要如何用功，纔能與他相等呢。或是遇著不賢底人，看見他許多不善底事，就要心裏自己查點，我平日所言所行，可有不善底事，像他這一類底沒有。如此處處留心，自然有善必為，有惡必改，那工夫便日進一日了。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是微。諫是勸阻。志是意見。勞是苦。

解 孔子說：人子事父母，總要事父母心意，討父母喜歡，這是常行底道理。不幸遇著父母有了過失，人子不能不勸阻，只得用諫。但諫父母與諫君不同，不可直說，須要言語委婉，微微底勸阻他。顏色要和悅，氣息要沈靜，聲音要柔輭，總要不觸犯父母怒氣，纔可望父母聽從。若見父母有不悅底意思，似乎不肯聽從，又要加倍孝敬，小心伺候，不敢違拗，等父母心悅，再用前法去勸阻。三番五次，父母生氣不依，或打或罵，自己喫了苦，也不敢抱怨，更須盡心孝順，等父母氣平，仍然勸阻。那父母看見兒子如此誠孝，自然會感動，沒有勸不轉底了。但是這人子不幸底事，必遇著父母有了大過，不得已纔用此法。若是些小過失，還須承順為是，切莫輕易冒失，惹得父母厭惡，倒反虧損了孝道哩。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解 孔子說：父母在世，這是為人子最難得底日子。須要時時在父母身邊伺候，不要頃刻離開，纔能略盡孝道。若往遠方出遊，自己既不能奉事父母，又惹得父母牽腸挂肚，這是斷斷不可底。就是不得已要出遊，也必是在近處，有一定底地方，使父母曉得兒子所在，可以放心。或有時想見兒子，發一封書信去，幾天便可轉回，免得父母盼望。這也還可以安慰父母底心。但總不如不出遊底好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年是歲數知是記念

【解】孔子說人生第一大福是有父母在堂這箇日子最不可多得底須要思想父母撫養兒子自幼至長費多少心力到得兒子壯年父母年紀也漸漸老了所以作兒子底須要把父母底歲數時常記念著先起一箇念頭想到一年過一年父母還照常康健這是天賜父母長壽心裏十分喜歡復轉一箇念頭想到父母底年壽一年高一年我奉事父母底日子便一年少一年心裏又十分懼怕這一喜一懼底念頭時常在心裏輪轉眞覺光陰似箭一蹉過便後悔不及自然朝朝暮暮想盡孝道一時一刻也不肯虛度了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躬是身逮是及

【解】孔子說今人都尚口才無論何事他都要說得暢快自己甚覺得意其實他那得意處正是古人慚愧處古時底人風俗醇厚言語樸實說這一句就作這一句往往今人說得出底古人都說不出不是古人底口才不如今人因他深知說話易作事難若是輕易說了自己身上作得不及被人當作笑話豈不可恥心裏懷著羞恥口裏自然說不出如今人好高談闊論只因他恥心少所以那說話便多了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約是收斂

【解】孔子說凡人學問未深作事不能全無過失但過失雖是無心也總由於大意惟有天資篤實底人平日作事十分收斂一言一動都是小心謹慎如何還會有過失就是他見識不到偶然作錯一兩件事究竟比那放蕩底人過失便少得多了人要寡過先從收斂作起切不可逞才負氣自作聰明走入放蕩那一路去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訥是口鈍敏是勤慎

【解】孔子說凡人說話易作事難能說不能行這是讀書人大病君子深知這箇毛病心裏思想我平日說話容易太過須守住口要遲鈍些纔好我平日作事往往不及須喫得苦要勤快些纔好況且說話高興心也放了氣也散了那作事底力量也就然緩了所以君子不肯多言留這些精神氣力在行事上用功專心致志一刻也不停息自然作到聖賢地步如今人都笑君子口鈍不會說話那裏曉得君子用心所在呢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解 孔子說人要修德原是爲己不是爲人但這箇德是人人同愛底我既愛好人豈有我一箇人獨好底道理只怕我德修不成若是果眞有德天下好德底人必然都來親近有已經成德來與我交好底有尙未成德來從我學習底就像住家底定有鄰居一般何愁沒有同志呢如今俗人都說有德底不合時宜沒人親近又有一種沽名底人故意裝作孤高不肯與人親近這都是錯了。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子游是孔子學生姓言名偃數是煩絮。

解 子游說五倫中君臣朋友是義合底所以有善必須相勸有過必須相戒這是義上應當如此但也要有些分寸不可過於煩絮譬如君上有過臣應當諫諫了不聽再諫三諫都是應該底又不聽只得去了若不肯去還要煩絮惹得君上厭惡加我罪辱倒把君德更帶累壞了朋友有過我應當說說了不從再說三說都是應該底又不從只得歇了若不肯歇還要煩絮惹得朋友見怪與我疏遠倒連交情都打斷完了像這樣且別說君友不是自己也先有不是哩。

論語話解卷之二終

閩縣陳　濬心泉述

##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是孔子學生。妻是把女兒配他。縲是黑索。絏是縛子。是女兒。

㊣解 孔子因女兒長大。須要擇壻。有箇學生公冶長。尚未定親。孔子看中了他。說公冶長作人好。有品有學。可以把女兒配他。他從前雖曾爲人誣告。被官府用黑索縛去。訊問明白。方纔釋放。這並非他底罪過。也算不得羞恥。遂把自己女兒。嫁與他爲妻。可見爲人。只論品行。不論境遇。果有品行。任憑人百般陷害。究竟不能埋沒得他底好處哩。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學生。名縚。邦。是國。兄。是孔子底哥哥孟皮。



㊣解 孔子又有箇學生南容。孔子也看中他。說南容爲人。不但才德俱好。而且言語謹慎。遇著國家有道時候。必要取他底才德。不肯廢棄。就遇著國家無道時節。他只謹守自己。從不議論別人。免得招人忌恨。受刑被辱。這種人。也算得君子了。因把哥哥底女兒。嫁與他爲妻。南容是箇世家。公冶長是箇寒士。他兩人境遇不同。但孔子擇壻。只論才學品行。那家業貧富。都不必論了。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是孔子學生。姓宓。名不齊。若人。是這樣人。斯。是此。焉。是何。

㊣解 子賤是魯國人。聰明好學。孔子甚喜歡他。因說子賤眞可以算得君子這樣人了。此人平日極虛心。最愛親近君子。取別人底好處。作自己底榜樣。不知底必要問。不能底必要學。日積月累。也作成一箇君子。若是魯國沒有許多君子。此人又何處去取這些好榜樣。作成如此底德行呢。固然是他虛心好學。也虧得生在這好地方了。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

朱廉

音胡璉力展反

解 子貢見孔子稱贊子賤，怕自己作不成君子，因問道：子賤固是好了，像賜這樣人，究竟何如。孔子道：汝雖未必就成君子，論汝底才德，也成了一箇器。子貢又問道：器有各樣不同，到底是什麼器呢。孔子道：汝底才德，可比夏朝底瑚，商朝底璉，是太廟祭祀盛黍稷底器具。黍稷本是貴物，又用美玉裝飾，既貴重，又華麗，這是先朝法物，不是尋常容易得見底。汝既有此美器，再加學問去充拓他，何愁不作成君子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〇 雍是孔子學生，姓冉，字仲弓。佞是口才。禦是當，給是辯，憎是惡。

解 或人問孔子道：冉雍爲人寬厚，可以算得箇仁者，只可惜不會說話，沒有口才，成了箇無用底好人。如今口才是要緊底，何不令他學習呢。孔子道：人要有用，須學真才。若單講口才，有何用處。如今有口才底人，當人說話，只在口上裝辦幾句好聽底話頭去哄騙人，並沒一點真情實意，屢次如此，被人看破，箇箇厭惡他，豈不枉作了小人。汝說雍是箇仁者，我道不深知他底仁。若說他沒有口才，那正是他誠實好處，不是他底毛病。究竟世上事，總要實作，不要空說，何處用底著口才哩。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〇 漆雕開，孔子學生。仕是作官。

解 孔子見漆雕開學問有成，可以作官，勸他出仕。漆雕開答道：作官是治人，爲學是修己。人己本是一理，總要自己底學問先信得過，治人纔有把握。我從夫子學了許多年，在這箇道理上，雖然略見得幾分，究竟未能十分透徹，自己還信不過，如何就能治人呢。還要求我夫子再教訓幾年，等到自己信得過時，出仕不遲。孔子因漆雕開頗有才具，叫他作官，聽他這話，纔曉得他志向高遠，直要作到聖賢，不是有些才具就彀了，心裏甚喜歡，也不去勉強他。古人見識高，所以志向也高，今人見識淺，如何能有漆雕開這般志向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桴是木筏。從是隨。材同裁。是揣度。

（解）孔子平日志在行道。徧游列國。沒有能用孔子底。心裏感歎。因說道。如今道既不行。我想要救世也不能了。不如乘坐木筏。飄浮海上。莫管世事罷。但是誰肯隨我同去。想來只有仲由這箇人了。這浮海底話。是孔子感傷自己在世無益。意思並不是眞要如此。子路聽了這話。見孔子看中了他。心裏喜歡得很。巴不得就同孔子去浮海。孔子因又說道。仲由性情果決。說浮海就要去浮。這等好勇。還勝過我了。只未免太勇些。沒有取那義理來揣度一番。若在義理上揣度。世上雖然沒有用我底人。我這救世底心。到底總放不下。如何能忍得就去浮海哩。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賦是兵。室是戶口。百



乘是卿大夫家。養馬百乘。宰是管事底人。赤是孔子學生。姓公西。字子華。束是繫。帶是大帶。

（解）孟武伯問道。子路爲人。可以算得仁麼。孔子答道。這不曉得。武伯又問。子路究竟有什麼長處。孔子道。由爲人好勇。最會用兵。若有千乘底大國。可以使他整治甲兵。必能精練出色。替國家防禦外患。這是我曉得底。若問他底仁。我就不曉得了。武伯問冉求爲人何如。孔子道。冉求最能辦事。不怕繁難。若有千室底戶口。這是大邑。可以使他作箇邑宰。管一邑底事。或有百乘底馬匹。這是大家。可以使他作箇家宰。管一家底事。他必能料理周到。事事有條有理。卻也不曉得他底仁。武伯又問公西赤何如。孔子道。公西赤最喜學禮。禮上底儀節。講究得很熟。若有朝聘底事。他穿著禮服。繫著大帶。站立朝上。可以使他與賓客說話。必能應答妥協。周旋合禮。也不曉得他底仁。子路冉求公西赤。都是孔子得意底學生。孔子只稱贊他底才。不肯就許他是仁。可見仁是要天理純全。不是輕易說得底。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女音汝。下

同○愈是勝。與是取。

解 孔子學生子貢。算聰明底。還不及顏淵聰明。孔子見子貢。平日好勝。因問他道。汝同顏回二人。那箇勝些。子貢答道。賜那裏敢望回。一樣他是箇大聰明人。夫子教訓他。一說便全懂了。自始至終。沒有一毫不透徹。聽得一分。就曉得到十分。賜蒙夫子教訓。也曾用心思索。無奈見識有限。聽得一分。只猜得到二分。如何能比得回呢。孔子道。據汝所說。眞箇不如他了。大凡好勝底人。往往不肯自認不如。因此學問不得長進。汝既知道自家不如顏回。又肯據實招認。這就是汝底好處。我甚取汝肯說不如底話。從此虛心服善。何愁學問不長進哩。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是白日。寢是睡。朽是斲爛。糞土是糞草和土。杇是塗灰。誅是責。

解 宰予用功倦怠。白日睡臥。孔子看見。心中不樂。因說道。人要有志氣。纔可以造就。他宰予這般懶惰。是箇沒志氣底人。可比那斲爛底木頭。如何用刀雕刻得。糞草和土堆成底牆。如何用灰塗抹得。宰予既然不可造就。我又何必去責備他呢。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解 孔子又說。從前我把實心待人。聽人說底話好。就信他行事也好。如今我待人又一樣。聽人說底話好。還要再看他行事也好。纔肯相信。爲什麽緣故呢。那宰予平日說話極好。我很喜歡他。誰曉得今日這般懶惰沒志氣。我因此把從前待人底心事。也改變了。不是我不肯相信他。無奈他底話。是靠不住底。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申棖是孔子學生。慾是嗜好。

解 孔子說。人須要剛強。方纔挺得起。行得動。我見過許多人。卻沒見有箇剛強底人。或人答應道。有箇學生叫申棖。他性情硬直。似乎像箇剛強底光景。孔子道。我所說底剛強。是從天理上自然生出底力量。不是負氣爭強。須將

自己種種私欲斬除淨盡沒有一毫留戀作事硬從天理行去無論利害禍福如何都阻撓他不得這纔算得眞剛那申棖私欲未曾除盡心裏嗜好甚多性情雖然硬直不過是血氣用事若有投他嗜好底物事他便被那物事牽絆住了擺脫不開沈溺下了拔不出連那點血氣都要消磨完了如何還算得剛呢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及是到）

解 子貢說我與人本是同類那些性情好惡原都是相同底我不願意底事也就是人不願意底事世人只爲分了彼此顧己不顧人所以就作出不好底事來我不願意人把不好底事加到我身上我就也願意沒有不好底事加到人身上總要大家情願彼此都好這是我底心事孔子聽了因說道賜說這話極是正理但須把自家爲我底私心先去得淨盡純是一箇天理底心纔能人己相通彼此一體這是仁者地步汝如何就作得到呢莫要說得太容易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解 子貢說我們從夫子學了多年沒一人不受夫子教訓但夫子教人有淺有深即如夫子平日底容貌舉止言語議論這都是夫子底文章發見在外面人人懂得大家可以共聞底至於人心中有箇天理本是天與我底在人叫作性在天叫作天道其實同是一箇理這是學問底根源極緊要底所在卻沒有形象可見夫子怕學生見識淺近懂不到這裏所以平日說性與天道時極少除那一兩箇天分高用功久底人夫子曾與他說過其餘許多學生都不能彀得聞了我從前疑夫子不肯教如今纔曉得不是不肯教這原是不容易懂得底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解 子路作事最勇他有聞夫子教訓底話立時就要去行不肯片刻擔擱或遇著那事體繁難一時不能行得盡他心裏便著急得很惟恐怕又有聞夫子教訓底話兩事併在一時力量兼顧不來辜負了夫子教訓像這樣發憤

向前。倘恐怕來不及。如何還敢歇息呢。就有人肯他辛苦。勸他稍微從容些。他也必是不肯底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是衛國大夫。名圉。文是謚法。敏是聰明。下問。是問在下底人。

解 子貢問道。凡人死後底謚法。是稱贊他生前德行。孔文子人品不純。他底謚法。如何叫作文呢。孔子道。孔文子品雖不純。他也有他底長處。大凡天資聰敏底人。往往自恃。不肯用功。勸他好學。他覺得厭煩。分位尊高底人。往往自滿。不肯請教。勸他下問。他覺得可恥。這是常人底通病。那孔文子天資甚敏。他卻能專心好學。不覺得厭煩。分位也高。他卻肯虛心下問。不覺得可恥。他有這兩樣長處。所以謚法叫作文。是稱贊他生前留心學問底意思。這也就算難得了。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是鄭國大夫公孫僑。行己。是作人。事上。是事君。使民。是使令百姓。

解 鄭國有箇賢大夫子產。孔子常稱贊他說。子產有合君子道理底四件。第一件。是作人極其謙恭。他少年爲相。平日居心行事。從沒有一點驕傲。第二件。是事君極其敬慎。他歷相四朝。始終盡爲臣底職分。從不敢一毫怠玩。第三件。是撫養百姓。極有恩惠。他平日最愛民。凡有益百姓底事。他必要作。總要叫百姓安樂。第四件。是使令百姓。極能守義。凡民間衣服房屋戶口田地等事。他都立有章程法制。不許一人違犯。這四件。都合君子底道理。鄭國雖小。得子產爲相。就安靜了數十年。也算得當時賢相了。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是齊國大夫。名嬰。

解 孔子說。凡人與朋友相交。起初都知道敬重。到後來日久。交情熟了。彼此不拘形迹。往往互相狎侮。以至生出許多嫌隙。惟有齊大夫晏平仲。他交朋友最善。盡情盡禮。就到日久之極。仍然照前一般敬重。沒有懈怠。所以能保全交情。自始至終。從無嫌隙。這可以作得天下後世人交朋友底好榜樣了。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是魯大

夫臧孫辰居是藏蔡是大龜節是柱頭斗栱藻是水草梲是梁上短柱。

解 孔子說魯國從前有箇大夫臧文仲當時人都稱他見識高明是箇知者我想知者第一是見得道理透世間禍福都搖惑他不得自然不肯諂媚鬼神文仲家中有箇大龜占卜最靈文仲說他有神特起一座房屋藏這大龜那房屋極其華麗柱頭斗栱都雕作山峰梁上短柱又畫著水草窮工極巧無非要奉承靈龜求他事事指示好趨吉避凶底意思像這樣諂媚鬼神可見他平日道理並未曾看透如何算得知者呢。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是楚國最大底官名。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已是罷官未知是未見得。

解 子張問道楚國有箇令尹子文他三次出仕都作令尹那令尹是楚國最大底官他並沒有喜歡底顏色他曾三次罷官不作也沒有愁悶底顏色當罷官時新令尹來接事他把舊日作令尹底政事詳詳細細必要告知新令



尹叫他先懂得一切情形將來不至悞事這樣人何如孔子道子文為官他自己爵位得失都不介意一心只以國事重及至去官還生怕後人作錯定要細說與他這真可以算得盡忠了子張道子文底忠不是尋常人作得到底不也就算得仁麼孔子道子文固然是忠但他平日居心作事未見得純是天理全無一點私心如何就算得仁呢。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是齊大夫崔杼齊君是齊莊公名光陳文子是齊大夫名須無十乘是四十匹違是去他邦是別國。

解 子張又說從前齊國大夫崔杼弒了齊莊公那時有箇大夫陳文子不肯與崔杼同朝家中有馬四十匹都丟棄了走去到了別國看見許多臣子不好就說同我國大夫崔子一樣又去到了一國那許多臣子也不好就又說同我國崔子還是一樣又走去不留這樣人何如孔子道陳文子不肯與歹人共事只求自己身子乾淨甯可到處

王慶有

不合、都是情願底、這可以算得清潔了。子張道、陳文子底清、不是尋常人作得到底、不也算得仁麼。孔子道、陳文子底清、只是身上乾淨、他心裏私欲、未必都除得乾淨。就他去國這樣事、也未見得純是天理、全不爲利害起見。如何就算得仁呢。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是魯大夫、名行父。

解 魯國從前、有箇大夫季文子、他遇事必三番四覆、左思右想、想到透熟、方纔行事。孔子聽見這事、因說道、季文子作事、如此用心思想、可算得極謹愼底了、但未免思慮過多些。凡人作事、須要想到如何叫作是、如何叫作不是、想了一回、把是非分得清楚了。然後再細想一回、那是中到底還有不是沒有。如沒有不是、就依此行事、也就使得了。若還要三番四覆想去、就有許多私意生出來、倒把正經主意都攪亂了。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是衛大夫、名兪。知是巧。愚是獃。

解 孔子說、衛國從前有箇甯武子、他初出仕時、正當文公在位、國家有道、他也隨班進退、上和下睦、不願招災惹禍、像箇知巧底人。到後來成公無道、被晉文公拏去、送到京師、只有甯武子一人相隨、受盡千磨百難、始終不避、保全成公回國。這是知巧底人、斷不肯作底、他竟肯作、又像箇獃愚底人。據世俗人底議論、自然是愚不如知了。其實他那知處、人還作得到、他那愚處、人卻作不到。從來純忠純孝底人、誠到極處、那些利害禍福、心裏全不計較、人都笑他有些獃氣。那曉得這正是他不可及處。若計較禍福利害、心便不誠、如何還作得純忠純孝呢。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歸是回。吾黨是家鄉。小子是後輩。狂是志大。簡是不煩碎。斐是文彩。成章是成片段。裁是割斷。

解 孔子徧游列國、各國諸侯、沒有一箇能用孔子底。孔子去衛、在陳國閒住多時、見得道終不行、想要回鄉去教學生傳道。因說道、回去罷、回去罷、我終年在外、毫無益處、不如回家去教學生罷。我家鄉許多後輩、內中頗有天分

高志氣大可以傳道底人。這種人性情不耐煩碎不肯細心檢點。他學問雖也有了文彩成箇片段。但不合中正處還多他自己不知道割斷將來怕偏在一邊流弊不小。必須我回去教訓幾年使他們都入了規矩成箇賢才替古聖人傳道後世豈不比在外奔馳還好麼。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是古時賢人。希是少。

解 孔子說古時有兩箇賢人叫作伯夷叔齊。他弟兄二人秉性清高最惡底是惡人平日不與惡人見面。就偶然別處遇著也不與惡人交談。他這樣脾氣似乎易招人怨其實他並非與那人有仇。只因那人作惡方纔惡他。若那人自知愧悔棄邪歸正他二人也就以好人相待並不記念從前舊惡。因此人知伯夷叔齊惡惡出於公心並非私恨所以抱怨底人也就少了。可見若能秉公就嫌惡人人也不敢抱怨何况又肯容人改過呢。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高魯國人。乞是討。醯是醋。

解 魯國有箇微生高人都說他是箇直人。孔子見他不是眞直因說道誰說微生高是箇直人。那直性底人有便說有無便說無據實直言不會彎轉這可算得直了。微生高卻不如此日前有人向微生高討些醋用剛剛微生高家裏也沒有他不肯直說沒有卻去向鄰居討些醋來給那人。這種小事他都要設法彎轉討人喜歡豈是直性人作底事呢。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是過。左邱明是古時賢人。某是孔子名。匿是藏。

解 孔子說世上有兩種人最可恥。一種人言語故意要說得好聽顏色故意要裝得好看待人禮節故意要過於謙恭總要討人喜歡這是諂媚底人。左邱明羞作這樣人我也羞作這樣人。又一種人他本怨恨那人卻藏在肚裏不發外面仍然與那人爲友像箇很相好底樣子。這是奸險底人。左邱明羞作這樣人我也羞作這樣人。這兩種人居心行事全是一片虛假並沒半點眞實無非要欺哄人想於中取利底意思。他那心腸就像竊賊乘人不覺偷取

財物一般豈不是大可羞恥底事。如今人偏愛學這兩種。只因不曉得他底可恥處若有左邱明底見識自然斷不肯學這兩種人了。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季路是子路。侍是陪坐。盍是何不。裘是皮衣。敝是壞。憾是恨。伐是誇耀。施是張揚。勞是功勞。

解 顏淵季路陪孔子坐談。孔子說道。凡人皆有志向。汝二人志向如何。何不各人說給我聽。子路道。天生許多財物。願給天下人同用。不可以自私。今人都看不破。往往爭些須財物。把向來情意都忘了。我平日有箇心願。倘若家業富足。有車有馬。還穿有輕暖底皮衣。這許多車馬衣服。我情願與相好底朋友公共使用。就被他用壞了。也不記恨。這是由底志向如此。顏淵道。世上好勝底人。往往有一二善事。便要誇耀。有小可功勞。便要張揚。這也是自私。其實善是我性分本有底。勞是我職分當爲底。並不是分外底事。我平日底心願。只怕作不成聖賢學問。那一二善事。



算得甚麽。斷不敢向人誇耀。只怕作不盡天下事業。那小可功勞。值得甚麽。斷不肯自己張揚。這是回底志向如此。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懷是愛。

解 子路又說道。我二人志向。俱已說明了。還要請教夫子志向如何。願求夫子說給我們知道。孔子道。我底志向也不是有什麽高遠處。無非只是眼前道理。譬如眼前底人。是箇老者。他是筋力衰邁底人。應當安逸。我便要安他。不叫他受苦。眼前底人。是箇朋友。他是意氣投洽底人。應當相信。我便要信他。不叫他生疑。眼前底人。是箇少者。他是年紀幼小底人。應當憐愛。我便要愛他。不叫他含怨。就這三等人底樣子。推到天下無數底人。各人都有各人情分。各人都有各人待法。我總要按他各人底情分。盡我底道理去待他。自然處處妥協。沒有一人不得所底。這就是我底志向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是歇。訟是告狀。

解 孔子說人不能無過只要能改過我平日想要見那能改過底人如今歇了罷不用再想見他了凡人要改過須先要見得自己過失所在既見得過失所在又要心裏自家刻責就像與仇人告狀一般直要窮究到底不容他躲閃一步有這樣心腸自然必能改過如今人麤心大意能見得自己過失底甚少就能見得過失卻又迴護遮掩肯心裏自己刻責底更少如何望他能改過呢無怪我總未曾見有這般人了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好去聲

解 孔子說人都說我天資好其實我只是好學肯用功作到這箇地步並不是單靠天資若但要天資好底人這也並非難得就是十家村小地方內中必有天生忠信像我一般底人只因他不如我好學所以只作得鄉裏老實人一生沒有長進若是他肯像我這般用功就也能作到我這般地步可見人總要好學切莫單靠天資把自己一生耽誤了



##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南面是君位子桑伯子魯國人簡是省事然是是

解 孔子說冉雍為人氣度最好有人君底模樣若使他南面臨朝作箇諸侯倒也可以去得仲弓見孔子稱贊他不知孔子取他甚麼又不便問自己好處想起魯國有箇子桑伯子也是箇好人可以借他來說因問子桑伯子為人何如孔子道這人也可取他作事不煩碎是箇簡省底人仲弓見孔子取伯子底簡怕孔子看他同伯子一樣因說道子桑伯子固然是簡但簡有兩樣不同有一樣人居心極是謹慎事事都要照顧周到到了行事時節卻又總提大綱不肯過於煩碎像這樣去治百姓百姓自然安靜沒有擾累豈不是可取麼又有一樣人他居心本愛簡省諸事都不在意到要行事時節也只是要簡省一切都忽略過去像這樣去治民公事必然廢弛不也太過於簡省

些麽孔子竄仲弓底話與自己意見相合。因贊他道伯子底簡雖也可取究竟治不得民。雍說簡要從敬作出是從源頭上看透這話說得極是將來若要治民就照這話行去再也不得錯了。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遷是移。貳是再。

【解】魯哀公問孔子底學生。誰人算得好學。孔子答道有箇顏回好學。他平日治心工夫用得最深。偶然有惱怒底事。必是那人著實可惱他只惱這一人。從不把這怒氣移在別人身上。又或偶然有過失底事。他立刻便知。知了立刻就改。改了就要除根定不再犯這毛病。他用功到這樣地步。眞可以算得好學了。可惜他不幸短命。到三十二歲便死了。如今再尋這樣人就沒有了。自顏回死後。未曾聽見有好學底人了。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使爲衣並去聲○子華是公西赤。使是出差。粟是穀。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周是幫助。急是窮苦。繼是接續。

【解】子華爲孔子出差到齊國。冉有因子華家有老母。須要養贍。請孔子送些米穀與他。孔子說與他一釜。冉有請孔子再添些。孔子說與他一庾。冉有見孔子不肯多與。自己與他五秉。每秉十六斛共計八十斛。孔子知道了。因說道。赤往齊國去時。我見他騎著肥馬穿著輕裘想來家景必然寬裕。何愁沒有米穀養贍母親呢。我聽見古人說君子用財。也有界限。只可幫助那窮苦底人。解他底急。不必接續那寬裕底人。湊他底富。如今公西赤既是富人。本不應去接續他。並非我吝惜米穀。就只送他一釜一庾。也都是多餘底了。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原思是孔子學生名憲。宰是管事家臣。九百是米穀底數目。不知論斗論斛。

【解】孔子爲魯國大夫時用原思作管事底家臣。孔子與他米穀九百。原思是箇廉介底人。見孔子與他米穀太多

餙不肯受。孔子說道這是汝應得底俸祿辭不得底不要辭罷。汝若是用不了許多何不將這有餘底米穀分送與汝鄰里鄉黨底人叫他都沾些光豈不好麽何必要辭呢。這俸祿有一定底法制多不得也少不得汝若定要辭倒反成不是了。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

騂息營反舍上聲○犂是雜色。騂是赤色角是牛角端正。

解孔子講起仲弓爲人好因說道用人只論賢才不論家世如果有出衆底賢才就是家世寒微也不能廢棄不用。譬如祭祀用牛要揀純色。本朝尙赤須用純赤那雜色犂牛本用不得若犂牛生底牛子毛色純赤角又端正豈能說他是犂牛所生也用不得就有人想要不用那山川鬼神也不肯捨棄這牛如何能不用呢。仲弓父親本是微賤底人。生出仲弓竟作成箇大賢所以孔子稱贊他如此。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解孔子說人心上天理叫作仁往往容易被私欲蒙蔽須將私欲去得乾淨純是一片天理方算得仁。學問到這箇地步極是難事。只有顏回用功最深他把心上私欲全行去淨竟能三箇月許久一心不離這仁。以後就偶有疏失也很少了。其餘這些學生功夫不純不能到這箇地步或就偶然有些光景也不能耐久或一日到這裏隔一日又斷了。或一月到這裏過一月又忘了。大家總不過如此如何能比得回呢。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是作大夫管政事。何有是不難。果是有決斷。達是通事理。藝是有才能。

解季康子問仲由這人可使他作大夫管政事麽。孔子道爲政最怕游移不定沒有主意。由爲人性情果決最能斷事若使他管政事這有何難。康子又問端木賜這人可使管得政事麽。孔子道爲政最怕一不明事理受人蒙蔽賜

爲人見識通達。最明事理。使他管政事。這也不難。康子又問冉求。這人可使管得政事麽。孔子道。爲政最怕才具短少。照顧不到。求爲人才藝衆多。最耐煩勞。使他管政事。又有何難呢。後來康子竟不能引薦他三人作大夫。有賢不用。所以魯國也就衰微了。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因祕。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是孔子學生。名損。費。是季氏私邑。宰。是邑宰。善。是好。復。是再來。汶。是水名。在齊魯交界。

解 季氏有箇費邑。想要用閔子騫作箇邑宰。遣人去召他來。閔子騫不願意作季氏家臣。因對來人說道。我本不會作官。這費宰我作不來。拜託汝回去替我好言辭脫。若大夫不准我辭。還要再來召我。我就逃往汶水上邊。不在魯國境內住了。我是决意不肯作官底。千萬莫要再來尋我罷。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是孔子學生。姓冉。名耕。疾。是病。牖。是窗。亡。是失。

解 冉伯牛有了病。很利害。孔子聞他病重。親往他家問病。向來君問臣病時。臣將臥牀移在南窗下。使君得南面看病。伯牛尊敬孔子。也將牀移南窗下。孔子不敢當這禮。因在窗外問病。從窗中執著伯牛底手。見他病不能好。心裏悲傷。因說道。可惜失去這箇人。無非總是命罷了。想不到這樣人。會有這樣病。若不是命。如何這樣人。會有這樣病呢。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是竹筩。瓢。是瓠瓢。陋巷。是荒僻底巷道。憂。是愁苦。

解 孔子說。如今世上底賢人。要算顏回了。他家裏十分貧窮。食底一竹筩底飯。飲底一瓠瓢底水。住在荒僻巷道內。別人處這箇光景。眞是愁苦不堪。回卻不覺得苦。仍然灑落自在。不改他胸中樂趣。若不是有學問底人。如何能作得到。眞可以算得賢人了。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中道是半路廢是放倒畫是畫地界。

【解】冉求聞孔子常稱贊顏回好學自己不好意思因說道我們非不喜歡學夫子道德無奈力量不足總作不到這也是無可奈何孔子說道如果眞好學底人那有力不足底理就說有力不足底也要發憤去學學到半路力量用盡無可奈何只得放倒這可說得力不足如今汝並未曾盡力去作纔學得幾分便要歇脚就像在面前畫了一道地界自己限定自己只到這裏便止再也不肯前進了如何說得力不足呢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解】孔子告子夏說道凡讀書人叫作儒者自然該都是君子沒有小人了誰知人心不古就是讀書儒者不盡是君子也還有小人有一種人閉戶潛修只在自己身心上加功不管外人說好說歹他一心全是爲己這叫作君子儒又有一種人未嘗不講究學問但不在心裏用功只在外面裝飾希圖別人說好他滿心全是爲人這就叫作小



人儒汝今既作儒者須要作箇君子儒不要作那小人儒立定脚根從君子這一路作去把許多名利底私心去得乾淨學問方纔作得成若不是這樣略攙和些爲人底意思那學問便都是虛假任憑汝如何博學也總成一箇小人了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是魯邑澹臺是姓滅明是名行是走徑是小路室是住宅

【解】子游作武城邑宰孔子問子游道汝在武城曾得有好人才沒有子游答道武城是箇小邑沒有甚麼好人才只有一箇澹臺滅明他爲人方正一事不肯苟且就是平常行走總要走正經大路那些邪僻小路就是快便也不肯走他又從不肯干求若不是地方有應當舉行底公事他從不曾到偃底住宅來這樣人可算得君子了據子游所說滅明是箇最古板冷淡底人孔子問人才子游不取別人單取他一箇可見聖賢擇取人才只在冷處不在熱

處了。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伐是誇功。奔是敗走。殿是押後。門是城門。策是鞭。

解 孔子說。如今人有些小功勞。便要誇張。惟有孟之反這人不肯誇功。魯公十一年。齊來伐魯。魯兵戰敗奔回。孟之反在後面押隊。到要進城門底時候。大眾都在觀看。之反把馬加上一鞭。對眾人說道。我並不是有膽量敢在後面。都是這馬不好。跑不動。不能前進。所以就落後了。凡兵敗逃回。有人在後面擋住敵兵。保得全師。就算有功。之反不肯誇張。託言馬力疲乏。掩蓋自己功勞。這種人器量也就不小了。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河反○祝鮀是衛國大夫。宋朝。是宋國公子。

解 孔子一日感傷世道。因說道。如今世上底人心。不像古時。所好底是巧言。所愛底是美色。衛國有箇大夫。名叫



祝鮀。他最能巧言。人被他奉承。箇箇都喜歡。宋國有箇公子。名叫宋朝。他生有美色。人見他面貌。箇箇都愛慕。只有這兩種人最佔便宜。到處都合式。處如今世界。若不是有那祝鮀口才。與有那宋朝底美貌。那些招嫌惹怨底事。也就難免了。所以正人君子。生在這時候。只好自己修德。若要求合世俗。是斷不能底了。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解 孔子說。人心上自然有箇天理。依著天理行去。便是道。這道就像作人底門戶一般。一切人事。都應當從此作出。離了這道。沒有是處。試問人要出街。誰能不由門戶出去。何以人要作事。偏不肯由這道作去呢。豈不可怪可嘆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是鄉里人。史是管文書底人。彬彬是配合停勻底意思。

解 孔子說。禮要得中。有質有文。不可偏重。但人底性情各有所偏。有偏在樸素一邊。這是質勝過文。就像箇鄉里

務農底人只有誠實不懂得儀節如何比得君子呢又有偏在華采一邊這是文勝過質就像箇公門中管文書底人懂得儀節卻沒有誠實更算不得君子所以學禮底人須要將自己偏處用功融化譬如質多文少就要略加華采或是質少文多更要講求樸素總須作到文質兩件配合停勻彬彬可觀然後纔成箇君子底德行了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是不直

解孔子說天地生物是那陽氣直下入地又從地中直達上來發生萬物這是天地自然生理直上直下沒有邪曲人生世上受了天地這箇生理所以生來底心性也都是直底沒有邪曲到後來沾染習氣學些乖巧漸漸把這生理弄壞了壞到極處奸詐狡猾瞞心昧己這種人叫作罔他底生理盡絕天地不容就是形骸未死也不過暫時幸免其實算不得人雖生猶死了何況終久不能免禍呢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

解孔子說人不可以不學道無奈世上知道底少若能知有此道這就可以造就了但那知道底人未必能專





心去學不如那好道底人專心致志晝夜講求如飢欲食如渴欲飲這種人又較好了那好道底人未必就能得道用功未免艱苦不如那樂道底人工夫已到學問已成心與道合從容自在這種人又更好了究竟知了不好算不得真知好了不樂算不得真好其實只是一串事所以為學底人先要知道纔能好道先要好道纔能樂道由淺入深始終不怠自然會造到極處了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是告

解孔子說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但其中有麤有細有淺有深那麤底淺底是下一截這深底細底是上一截要看人資質如何若資質在中人以上這是極聰明底人那上一截道理可以告他說得他聽了便懂都無疑惑若資質在中人以下他聰明有限只好與他說些麤淺道理不可以告他上一截道理若把上一截道理告他他不但不懂反生出許多疑惑胡猜妄想把道理越發看錯了所以善教人底須看人材質高下不要越了等級那些受教底

人纔能得力呢。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務是專力。民是人。義是應當作底事。獲是得效驗。

(解)樊遲問如何纔算得知呢。孔子道。凡作人都有應當作底事。這就是義。須要專力去作。盡我作人底義理。那鬼神是無形無影底。本自與人不同。論理也該恭敬。卻要離得他遠些。莫要信許多荒誕底話。這可以算得知了。樊遲又問如何纔算得仁呢。孔子道。那仁者存心極純。不但人欲私心去盡。就是閒思雜慮也去盡。譬如正用功時候。忽然想起將來得何效驗。這心便是不純。仁者工夫最難。他把這最難工夫先要切實作去。作到極熟。自然得有效驗。那是以後底事。他從不預先計較。這可以算得仁了。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是愛。




(解)孔子說。天下有知者。有仁者。這兩箇都是成德底人。但般沒有一毫凝滯。所以他性情就愛水。仁者守理安定。就像山堅固一般。沒有一毫搖動。所以他性情就愛山。知者得力在動處。他體段也在動一邊。就有靜底時候。他天機活潑。也總帶這動底意思。仁者得力在靜處。他體段也在靜一邊。就有動底時候。他志行純篤。也總帶些靜底意思。動底人擺脫得開。胸襟瀟灑。外物拘縛他不得。所以多樂。這是知者底效驗。靜底人涵養得久。精神凝聚。外物耗損他不得。所以多壽。這是仁者底效驗。這兩樣人各有成就。若能再將知仁融合一片。那就作成聖人。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解)孔子說。人都說齊強魯弱。其實齊國雖強。那人心喜功好利。風俗刁詐。離道太遠。魯國雖弱。那人心守禮重義。風俗純厚。離道尚近。如今要治齊國。須先轉移風俗。一變纔能到魯國光景。魯國風俗好了。但是紀綱不立。只要整頓紀綱。一變就作到有道氣象。誰說魯國不如齊國呢。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是稜角。

【解】孔子說天下事有名就要有實。譬如觚是稜角名目。凡器皿有稜角底都可以叫作觚。如今酒器沒有稜角也名爲觚。其實竝不成觚底模樣。試問這器算得觚呢算不得觚呢。這等容易理會底事。尚且有名無實。別底事更不消說了。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有仁是有人。逝是往。欺是哄。罔是蒙蔽。

【解】宰我問道。如今好人難作。往往受人陷害。譬如要作仁者。就應該救人患難。顧不得自己一身。雖是告他說井裏有人。快些下井去救。他也不能推辭。只得從人下井了。孔子道要作好人。爲何如此作法。眞成箇笑話了。旣是君子。定然明理。是應當作底事。可以使他前往。那些不應當作底事。也不能陷害得他。是有情理底話。可以哄他聽信。那些沒有情理底話。也不能蒙蔽得他。若是從人下井。旣救不得別人。徒然害了自己。這種不近情理底話。愚人尚騙不過。何況君子。豈肯受他陷害呢。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畔是離背。

【解】孔子說君子是學道底人。道體廣大。先要多觀古人文字。講求義理。開拓自己識見。旣已博學。又怕浮泛。再要用禮去約束他。一言一動。都有箇規矩。把心身收斂得謹嚴。學問方纔切實。像這樣用功。雖未必就盡道底分量。也可以不相離背了。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是衛靈公夫人。矢是發誓。否是不是。

【解】孔子到衛國時。衛靈公夫人南子請孔子相見。孔子因此見他。子路想南子爲人淫亂。不是好人。孔子不該見他。心裏甚不喜歡。孔子說是禮上應當去見底。子路不信。孔子因發誓說道。我所行若有不是處。不但汝厭惡我。就

天也厭惡我了。我不怕汝厭惡也不怕天厭惡我麽。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是不偏庸是平常至是極地民是人。

經孔子說天地只有這一箇道理。這道理停停當當沒有一毫偏倚叫作中。卻又平平常常沒有一點奇特叫作庸。這中庸兩字是道理恰好處最是難事有這兩箇字那德行便已到極地了。世上人少有這箇德行也就很久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施去聲夫音扶○博是廣施是施恩濟是救患病是不足。立是站達是通方是方法。

經子貢問道譬如有箇人他廣施恩德與天下百姓又能救濟大衆患難這樣人何如。可以算得仁麽。孔子道這



樣人何消說仁除是聖人纔能如此就是堯舜那樣聖人他心裏猶自覺得不足呢。若但說那箇仁者不必太闊遠只在心上求。那仁者底心純是天理他把人己看成一體自己立身要站得住就連人底立身也要使他站得住自己處境要通得去就連人底處境也要使他通得去這是仁者心事如此。汝若要學仁者只要在近處設想能取自己底心事譬喻別人底心事就照自己一樣推出去這便是求仁底方法了。何用說得太闊遠反覺得沒有切實用功處哩。

論語話解卷之三終


中华古籍保护



# 論語話解卷之四

閩縣陳　濬心泉述

##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是傳說。作是自作。老彭是商朝大夫。

解孔子說。人須有聖人才德。纔能作書訓世。我沒有聖人才德。平日也纂集幾部。如詩我刪存三百篇。書我刪從唐虞起。周易我作繫傳。禮樂我都考定一過。春秋我也筆削一番。但都是將古人底傳說與人。並不是自己新作底。我平日最信底是古訓。最好底是古書。從前商朝有箇賢大夫。叫作老彭。他也是如此。我雖比不得聖人。卻也想比自己作箇老彭了。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默是不說。識是記。誨是教。倦是嬾。

解孔子說。人須要懂得這箇道。這道不是容易懂得底。在乎心悟。不在乎口說。須要默默底去體會。存在心裏。莫教忘記。自已依著這道道去學。學了又學。沒有生厭底時候。教人也把這道去教。教了又教。沒有嬾倦底時候。這可以算得有道了。我如何能有這般好處呢。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徙是遷移。

解孔子說。人不可無德。必須用力修治。德方能成。又不可不學。必須細心講求。學方能明。聞人說知義禮。必須要遷移。遷一步進一步。自己有了不善。必須更改。改一件去一件。這都是用功切要底事。設若德不修便不成。不成便越發頹敗了。學不講便不明。不明便越發昏昧了。聞善不能遷移便不進。不進便越發退了。不善不能更改便不去。不去便越發多了。眞是大可憂愁。我如何能不憂愁呢。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是閒。申申是舒展。夭夭是和悅。

解孔子平時。一言一動。自然中道。不用一毫勉强。到閒居無事時。更覺從容自在。所以容貌極其舒展。顏色極其和悅。這是聖人胸中有一團太和元氣。發露得如此景象。別人到閒居時。每多懶散。稍加矜持。又覺拘束。總難得中和了。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解孔子說。如今要治天下。定須行周公底道。我平生仰慕周公。一心一意。要想行周公底道。心志誠切得極。就是睡夢中常常像見著周公一般。誰知道蹉跎數十年。竟不能如願。到今日老了。無可望了。精神也衰得很了。有許多時我不曾夢見周公了。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據是守。依是依戀。游是游玩。藝是技藝。

解孔子說道是人人當學底。既要學道。須先立志。果能立定志向。專要求這箇道。心心念念只在這箇道上。別事



都不在意。這學問便有根基了。學道久了。心裏必有所得這就是德。既有此德。就要用力據守著。莫教失去。從此得一善守一善。那德便越積越厚了。積到德行全備。人欲盡去。純是天理。這便是仁。到這地步。只怕還有間斷。須要從容涵養。密密地依戀著。這仁莫教頃刻離開。越作越熟。心與道合。以後便入化境了。這是學問用功底次序。一毫不可鬆懈。但若用心太緊也。怕生出毛病。又有箇游藝底方法。即如射箭御車寫字算數這些技藝。樣樣有用。都是道中應有底。平常用功稍暇。兼習這技藝。當作游玩一般。藉此舒暢心懷。自然樂趣日生。那用功也不覺得喫苦了。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是乾肉。束是十脡。

解孔子說道是人人當學底。不但自學。還要教人。纔是我生平最肯教人。只怕人不肯來見我。我便無從教他。若是肯來見底。就是用十脡乾肉作一束。作箇贄禮。名為束脩。這是最薄底了。我從行這束脩禮以上底人。沒有一箇不曾教訓他過。我只望大家聽我底教訓。人人都曉得學道。這就是我底心願了。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是

急啓是開導悱是悶發是引動
隅是角反是回說復是再告

解 孔子說我生平雖肯教人但也要擇那可以受教底人方纔有益如有人心要通不得通著急得很我須要開導他叫他想得通或又有口要說不能說沈悶得很我須要引動他使他說得出若他心裏本不想通又開導箇甚麼不如不開導了他口裏本不愛說又引動箇甚麼不如不引動了天下事理無窮若待一一說知如何說得盡須要受教底人有悟性說這一件事就推到那幾件道理纔會貫通譬如四方底物事舉這一角便可以推到那三角若我說了這一角他不能把那三角來回說可見他全不用心就不必再告他說了這都是教人底方法若不問可教不可教只管勉强教去究竟與人無益豈不白費心麼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側是旁邊

解 孔子性最慈仁見人家有喪服心裏便替他悲傷與有喪服人同坐在他旁邊喫飯也不能飽或今日到人家行弔哭泣回家後就不歌詩這是聖人性情中和哀樂中節所以如此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 夫音扶 ○舍是不用

解 孔子告顏淵說道人只要有道在身那外面底遭遇都可以聽其自然如人君要用我我就將這道行出去若舍我不用我就將這道藏起來其實行藏都是這箇道並無分毫加損人只爲認道不眞所以多不能自主只有我與爾二人可以有這般志趣了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行軍是用兵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國三軍暴虎是空手打虎馮河是空足過河

解 子路見孔子稱贊顏淵心想顏淵若用兵未必能勝過我因問道夫子若行三軍時還有誰人可與呢孔子道行軍不是單靠勇猛可以濟事底有種人空拳可以打虎赤腳可以過河拚命向前至死也不退悔這是麤鹵武夫

我不肯與他。我所與底人，必定是當有用兵底大事，心裏就先戒懼，不敢一毫鹵莽。又好取衆人底謀略，加以決斷成功，沒有一點剛愎，這纔可以百戰百勝，不是那有勇無謀底了。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是手持馬鞭爲人御車，士是下士。

解 孔子說，我生平不求富，人都說我是矯情。其實我並非矯情。若使富可以由人求得來，就是執鞭底下士，我既要求富，說不得也只好作了。無奈富是有命，不是强求得來底，既不可求，不如從我心所好，省得多少怨尤，何苦白受委屈呢。人只爲看不透，所以癡心妄想。如果眞知富是有命，也就不必强求了。

子之所愼：齊、戰、疾。

解 孔子生平事事謹愼，內有尤其謹愼底三件事。第一件是祭祀齊戒，須要虔心誠意，屏除一切雜念，比平常加倍肅敬，纔能感通神明。第二件是出兵交戰，這是關係國家存亡，萬人生死底事，須要十分小心，不可一毫鹵莽。第三件是身有疾病，這是關係自己性命底，一切飲食湯藥，都要留心檢點，稍有疏忽，便爲害不淺。這三件，都是孔子最謹愼底，後人不可不知。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圖是想。

解 古時有箇虞帝舜，他作韶樂，是古今最善底。孔子在齊國時，值齊國演習韶樂，孔子因此得聞，遂考求韶樂音節，用心三箇月，連飲食都不在意，並不知道肉味。因說道，不想作樂竟到如此好法，眞是古今第一了。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衛君，是出公輒。諾是答應。

解 衛靈公世子蒯聵，因其母夫人南子淫亂，謀殺南子，被南子知覺，告知靈公，靈公要殺蒯聵，蒯聵逃奔晉國。後來靈公薨了，國人立蒯聵兒子輒爲君。蒯聵要回衛國，輒使人攔拒，不許入境。那時孔子正在衛國，衛人都說蒯聵得罪靈公，不當回國，輒是靈公嫡孫，當立爲君。冉有聽衛人所說，都是爲輒，心內生疑，不知孔子意中如何，因問子

貢道夫子肯爲衛君麼。子貢答道諾。我正想要問這事哩。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解〕子貢入見孔子。心想既在衛國。不便直說衛君。從前孤竹國君有三箇兒子。長子是伯夷。少子是叔齊。孤竹君愛少子。臨終遺命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不受逃去。叔齊不肯立也逃去。國人立他中子。這兩箇是讓國底人。可以借他來說。因問孔子道。伯夷叔齊是何等樣人。孔子道。這是古時底賢人。子貢又問道。他兩箇讓國不立。到後來窮餓時候。不知可也怨悔麼。孔子道。伯夷看得父命重。叔齊看得天倫重。若不讓心便不安。讓了心纔安。心安處便是仁。他二人求這箇仁。就得這箇仁。還有甚麼怨悔呢。子貢聽了。心想夷齊兄弟讓國。夫子說他是仁。那衛君父子爭國。不消說定是不仁了。因出來告冉有道。我已問明白。夫子是不爲衛君底。你我不必多疑了。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是喫。疏。是麤。食。是飯。曲。是彎。肱。是臂。



〔解〕孔子說。我生平最好底是學。最樂底是道。那外面底境遇都聽憑自然。就是窮到極處。喫底是麤飯。飲底是涼水。要睡時彎著手臂作枕頭。這樣苦況。只要我問心無愧。那樂趣也就在裏面了。若是義不當得底。任他怎樣富。又怎樣貴。在我看來。直同天上浮雲一般。忽起忽滅。轉眼成空。如何能移動我心中樂趣呢。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加作假。假是寬餘。五十作卒。卒是終。

〔解〕孔子說。古來聖賢傳下書籍。都是切於人事。惟有周易說透造化底道理。深微得很。我從五十歲知天命後。略窺見幾分。越學越有味。只愁歲月有限。工夫用不到。若上天肯寬餘我幾年歲月。終身學這箇易。把那盈虛消長吉凶得失底道理。一一都參透。可保得此生沒有大過失了。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是常。

解孔子平日最愛周易因爲道理深微怕學者未必懂得不肯輕易就說所常說底是詩書禮三件學詩可以涵養性情學書可以通達政事學禮可以嫻習儀節一切動作都有規矩可以執守這都是切實工夫孔子常說與學生聽底若要爲學這三件少不得底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葉舒涉反○葉是楚國葉縣葉公是葉縣尹名沈諸梁僭稱公

解葉公仰慕孔子向子路問孔子爲人如何子路想孔子道德高深那葉公見識淺近如何對他說得因此沒有答應孔子知道此事告子路道汝何不說那孔子爲人只是好學學不得力時候發起憤來竟至於忘食學到得力時候心裏快樂便可以忘憂只一心專注在學上憤了又樂樂了又憤日復一日竟不曉得老年將到這就是我底爲人了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解孔子說人都稱我是生知其實我並非生來便知得許多道理如今所有這道理是我平日好讀古人書籍又肯勤快用工去講求來底人若肯像我這樣去講求箇箇都能知道又何必羨慕那生知底人呢

子不語怪力亂神

解孔子平日教人事事都說有不肯說底四樣一樣是妖怪奇異底事一樣是好勇鬬力底事一樣是犯法作亂底事一樣是鬼神杳冥底事那妖怪勇力作亂三樣都是新聞罕見底事人人都愛聽多了便生許多邪念最害人心風俗孔子如何肯說那鬼神未嘗不是正理但是無形無影底事見識淺底人往往易生迷惑所以孔子也就不說了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解孔子說爲學必須從師師是最要緊底但若肯留心學問底人不必定須受業隨處都可以得師就譬如三人同行也必有我師在內除我不算外那兩人或是善或是不善我揀擇那善底從他照他樣行那不善底我就改他不照他樣行善不善皆與我有益豈不都是我師麼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是宋國司馬又叫向魋

解宋國有箇司馬桓魋性情凶惡慣與正人爲仇聽聞孔子將到宋國他遣人伏在要路要害孔子孔子行至中途得此信息從行弟子都替孔子躭憂孔子因說道凡人死生都由天命天旣生這樣德行與我必不肯使我就死凡事有天作主桓魋雖然凶惡其奈我何孔子得信後遂改裝易服過了宋國境界桓魋竟不能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隱是藏行是行事與是引導

解孔子學生見孔子道德高深大家總學不到心疑孔子有隱藏不說底祕訣孔子因說道你們諸位都道我有




隱藏不說底麼其實我何曾有隱藏不說與你底呢我平日教人最肯盡心不但言語中沒有隱藏就是行事我沒有一事不是引導你們諸位底這是某爲人如此只要大家肯留心學習自然都會知道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解孔子教人大綱有四件一件是文要人多讀詩書博聞廣見一件是行要人謹守禮義循規蹈矩一件是忠要人專心向善保全天理一件是信要人心口如一力去詐僞孔子把這四件教人這四件內忠信又是文行底根本尤爲緊要後人遵孔子底教總要守定這四件自然學得不錯了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恒胡登反亡讀爲無○恒是常久約是不足泰是有餘

解孔子說從古許多聖人雖是天生也未嘗不可學但要學到聖人實是難事我不得見這樣人了只要得見那

有才德底君子也就好了又想如今好學人少不但學不到君子才德連那肯學好底善人也不得見了只要得見箇有常性不變心底人也就好了那常久不變心底人他本性還在從此再發憤用功就漸漸可以學到聖人無奈世上人都愛虛浮本來無底要裝作有本來空虛裝作滿盈本來不足裝作有餘一味懷欺挾詐把本性全行迷失望他長久不變心也就難了如何能彀學作善人呢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用大繩連網攔水取魚弋是用生絲繫箭射取飛鳥宿是鳥睡

解 孔子釣魚只用竿釣不用大網攔水取魚射鳥只射飛鳥不射投林睡宿底鳥那釣魚射鳥是生人日用常事只用竿釣魚或生或死尚在未定若用大網攔水那魚就無所逃了只射飛鳥鳥或生或死尚在未定若射投林宿鳥那鳥就無所逃了這都有害於仁心孔子如何肯作呢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作是作事識是記

解 孔子說如今人不肯好學往往事理不知任意妄作我從來沒有這樣既是不知便須求知求知底方法只是多聞多見聞得多了又要揀那好底從他作去見得多了又要常記在心裏作箇考證能如此用心求知自然漸漸明白雖一時未必全行通曉也可以算得次等底了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見賢遍反○互鄉是鄉名惑是疑惑人潔己以下十四字原本疑有錯簡應移在與其進也上與是許往是前日退是退後甚是太過

解 魯國有箇互鄉鄉人風俗不好無情無理最難和他說話忽有一箇童子來見孔子門人疑孔子不當見他孔子說人無論如何但肯自己身心洗刷潔淨進來見我我就許他能潔淨己身原不能保他前日作事好歹且只許他進見時一點好心並不是許他退後再為不善這一見原無妨礙又何必拒絕他太過呢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解 孔子說。如今人不肯求仁。覺得仁離我甚遠。是作不到底事。其實仁是人心本有底天理。並不在外面。如何說得遠呢。如果我要求仁。當下要求仁一念便是天理發見。那仁已立刻來了。從這一念天理作到念念都是天理。便是仁底全體。可見仁何曾遠。只是人不肯去求。自己把仁失了。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取七住反○陳是國名。司敗是官名。昭公是魯君名稠。巫馬期是孔子學生。名施。黨是偏護。幸是有造化。

解 陳司敗問孔子道。魯國有箇昭公。外人都說他知禮。可是知禮麼。孔子答道知禮。孔子退後。司敗向巫馬期作



揖。請他進前。因說道。我聽見說君子不偏護人。難道君子也偏護人麼。昭公娶吳女爲夫人。是箇同姓。因要避諱同姓。改稱吳孟子。同姓不婚。是箇大禮。昭公連這箇都犯了。還說他是知禮。更有誰人不是知禮底呢。巫馬期將司敗所說。告知孔子。孔子說道。某有造化。若有過失。人必知道來教訓我。使我知改。豈不是有造化麼。其實昭公是魯君。孔子如何肯向外人說君底短處。他問知禮。便答他知禮。原沒有錯。司敗說出娶同姓一事。孔子不能說娶同姓是知禮。又不便說自己是爲君避諱。所以只好自認過失了。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是復歌

解 孔子與人歌詩。若那人歌詩甚好。定要使他復歌。細心再聽一番。全知得他音節妙處。然後和他底歌。使他歡樂。卽此一事。可見孔子待人至誠。見善必取。又兼作事從容。用心細密。就是尋常小事。那聖人底身分已全備了。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解 孔子說。讀書人文章品行。都是要講究底。但文是空言。還容易。行是實事。比文更難。若只論文章。我莫也可以

同人相等。如要身上所行。都與君子一般。我雖學了許多年。卻還未曾得此地步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解 孔子說。人要知能全備。到了神化地步。纔算得聖人。其次也要天理純熟。沒有一毫私欲。纔算得仁人。若說我就是聖人仁人。我如何敢當。但我平日最仰慕聖人仁人。也曾用力去作。今日作。明日也作。日日如此。沒有厭煩。不但自作。並且教人作。這箇教。那箇也教。人人如此。沒有懶倦。如要稱我底爲人。只可以說得這樣罷了。公西華在旁聽孔子這番話。因說道。夫子如此自謙。其實夫子所說不厭不倦。正是弟子們不能學得到底。如何謙得了呢。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疾病。是病重。誄。是祭文。上下。是天地。神。是天神。祇。是地祇。



解 孔子病得甚重。子路見孔子。請代禱告神明。孔子說。有這箇理麼。子路答道。有這箇理。曾看見祭文上說。禱你底病。自上至下。神祇都到。可見是有底。孔子說道。凡人禱告。是懺悔過失。求神明保佑。我一生兢兢業業。不敢有一點過失。想神明也必知道。是我平時久已禱告過了。何必今日又去禱告呢。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是順。固。是陋。

解 孔子說。先王定箇禮制。一切服飾器用。都有等級。多不得。也少不得。若有人要奢華些。就覺得過分不恭順。或有人要儉省些。又覺得簡陋沒文采。將兩箇比較起來。像那過分不恭底人。勢必至犯上陵下。流弊無窮。寧可作簡陋沒文采底人。尚能守住自己本色。可見奢不如儉多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是平。蕩蕩。是寬舒。戚戚。是憂愁。

解 孔子說。世上人肯作君子底極少。只因爲君子要守理義。覺得甚苦。小人但求嗜欲。覺得甚樂。其實不然。那君子作事。全憑天理。一毫不與人爭。心裏空空洞洞。平靜寬舒。何等自在。他幾時覺得苦呢。那小人滿懷私欲。用盡多

少機關得了這件又想去爭那件終日牽腸掛肚長久都是憂愁這又還有甚麼樂趣呢無奈世人迷惑都說君子苦小人樂所以枉自作箇小人了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是嚴肅

解 凡人氣質各有所偏惟孔子德性中和毫無偏倚氣度甚溫和又帶些嚴肅容貌頗有威又不覺猛烈禮節極恭敬又自然安詳剛柔交濟陰陽俱備若不是聖人與天地合德豈能如此

##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解 周太王有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三季歷歷子名昌生來便有聖德太王甚愛此孫想要傳位季歷由季歷傳位與昌泰伯知道太王底意思遂同仲雍託言採藥一去不回後來季歷接位傳國到昌竟有了天下三分之二後人稱為文王文王傳位武王遂滅商得了天下孔子因論此事說道泰伯眞可以算得極高底德行了周朝天下雖由




文王興起還是泰伯讓下底若泰伯接位這天下就是泰伯所有泰伯仰體太王意思不但自己肯讓並勸仲雍同讓他心裏再三思想要把天下讓與文王外面作得來卻一毫不露形迹後人不知他是讓要稱贊他不得他德行如此深微眞是高到極處了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是畏法絞是急切

解 孔子說為人須要學禮凡事纔能得中若不學禮就是過必至卑躬折節反覺勞苦了謹愼本是好處若沒有禮那謹愼太過必至瞻前顧後反成畏怯了勇往是好處若沒有禮那勇往太過不該作底也要作必然生出禍亂了直爽也是好處若沒有禮那爽直太過不該說底也要說必然有傷急切了這四樣流弊都從無禮中來可見禮是不可不學底了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篤是厚興是起遺是忘偷

是薄。

解 凡在上位底人，都稱君子，是百姓底榜樣，若君子平日厚待至親，百姓看見，都知道孝弟是好，也就興起仁愛底心了。從前舊相好底故人，日後還不遺忘，百姓看見，都知道和睦是好，也就不作澆薄底事了。大約要講教化，先從在上位底本身作起，若百姓化不轉來，便是在上底德行不足了。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是開。戰戰是恐懼，兢兢是謹慎。淵是潭。履是踹。小子是門人稱呼。

解 曾子年老得病，將次垂危，遣人召門下弟子，都來到牀前吩咐說道，揭開被，看我底足，可有損傷麼，再揭開被，看我底手，可有損傷麼。人生在世，這身子上毛髮骨肉，都是父母賜我底，須要極力保全，不可一毫傷損。我平日保全這身體，很不容易，就同詩經上所說，戰戰底恐懼，兢兢底謹慎，譬如站在深潭邊，生怕墜落，又如踹在薄冰上，生怕沈陷，這種提心弔膽，不敢一刻疏忽，作了幾十年，直到於今，壽數將終，從此以後，我纔敢放心，曉得可免損傷了。小子們聽著，莫要忘了。曾子一生，如此用功，所以作成大賢大孝，人人都是父母所生，若肯像曾子這樣用心，也都能作成賢人孝子了。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孟敬子是魯大夫，名捷。貴是重。遠是離開。暴是暴躁。慢是傲慢。近是依傍。信是誠實。辭是言語。氣是聲氣。鄙是麤俗。倍是背謬。籩是竹器，豆是木器。有司是管事底人。存是在。

解 曾子有病甚重，孟敬子來問病，曾子因說道，鳥性無知，到將死時，沒有別念，只是怕死，所以鳴聲甚哀，人性本善，到將死時，沒有別念，只存本性，所以言語也善。承大夫來問我病，我有幾句善言，說與大夫聽著，凡在上位底君

子所貴重底道理有三件。一件是身上動作底容貌。要依傍莊重一邊。切須遠離開暴躁傲慢底毛病。二件是面上端正底顏色。要依傍誠實一邊。切不可有虛假裝飾底毛病。三件是口裏說出底言語聲氣。要依傍謹慎一邊。切須遠離開麤俗背謬底毛病。這三件是在上位君子脩身底要法。爲政底根本。治國以禮爲先。學禮就要先學這三件那禮文上用籩用豆。許多器用數目。自有管事底人在那裏照料。不是在上位君子所貴重底了。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吾友是指顏淵說。從事是爲學。

解曾子說。如今人都是自私。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好。又怕被人欺負。自己有些須本事。便自高自大。看人不起。一分學問裝作十分。若被人觸犯登時發怒。定要爭較。這是世人底常情。若有箇人。自己能底。不自以爲能。還要去問不能底人。自己本事多。不自以爲多。還要去問本事少底人。有了學問像沒有學問一般。學問充實像學問空虛一般。就有人觸犯他。也能含容。不與他計較。這若不是深知大道無窮。把人己關頭打破。豈能作得到。從前我有好友顏淵。他曾用功爲學如此。可惜如今沒有這樣朋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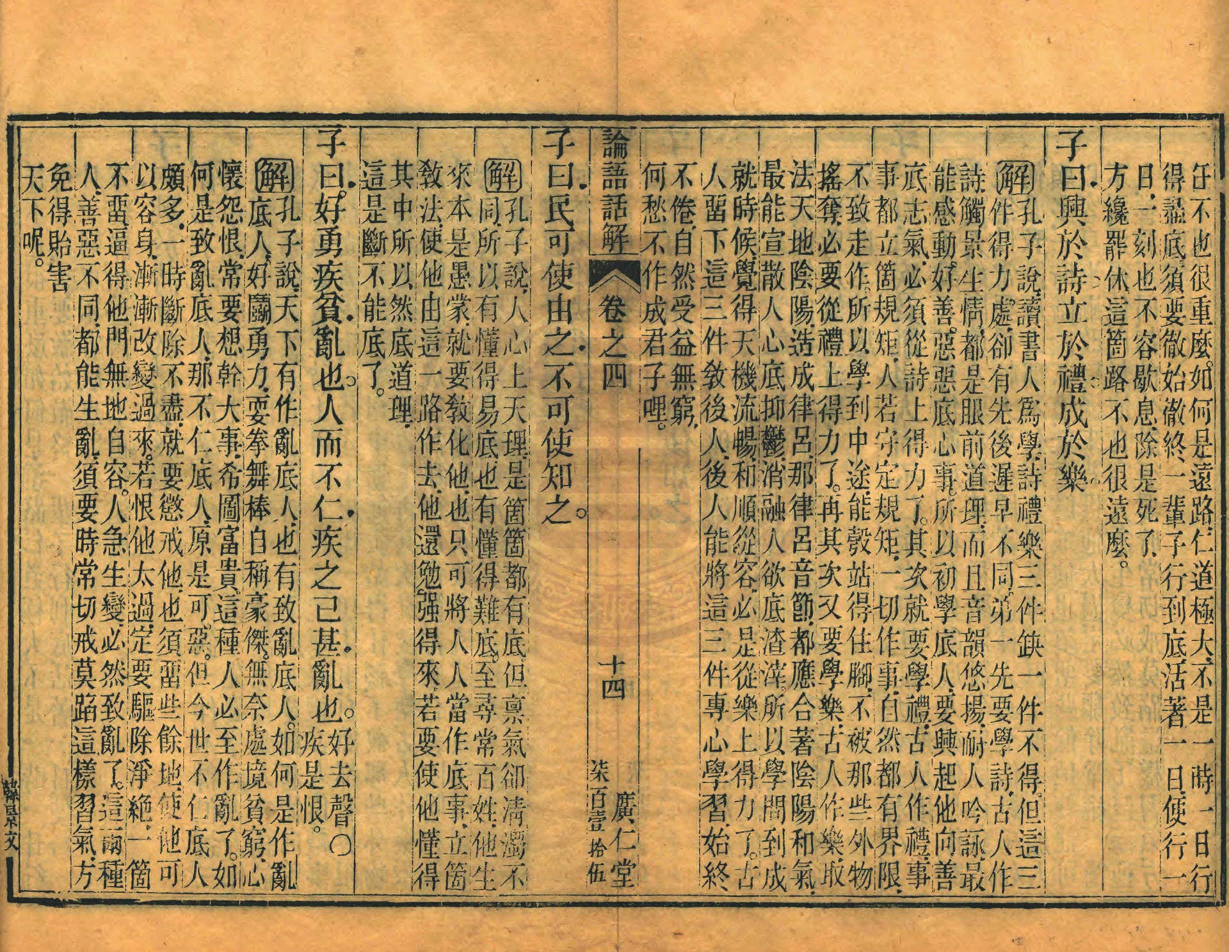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六尺是身材幼小。孤是孤兒。命是政令。

解曾子說。君子平日與衆人無異。一到時事艱難。那才情氣節。便迥然不同。設或國家不幸。先君已薨。只有六尺孤兒。屬託與他。他可以輔導幼主。使能成立。又將百里政令寄付與他。他可以保全百姓。使皆安樂。若當關係大節底事。他義重如山。無論死生禍福。都不能搖奪。人能如此。可算得君子麼。眞可以算得君子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弘是寬大。毅是堅強。任是擔當。道是行路。

解曾子說。讀書人心胸不可不寬大。志氣不可不堅強。不寬大不能擔得重任。不堅強不能行得遠路。如何是重任。人心中有箇天理。要全盡了天理。纔叫作仁。這箇仁體與天地一般廣大。我定要將自己一身擔當這仁字。這箇

韓景文



任不也很重麼。如何是遠路。仁道極大。不是一時一日行得盡底。須要徹始徹終。一輩子行到底。活著一日。便行一日。一刻也不容歇息。除是死了。方纔罷休。這箇路不也很遠麼。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解孔子說。讀書人爲學。詩禮樂三件缺一件不得。但這三件得力處。卻有先後遲早不同。第一先要學詩。古人作詩。觸景生情。都是眼前道理。而且音韻悠揚。耐人吟詠。最能感動好善惡惡底心事。所以初學底人。要興起他向善底志氣。必須從詩上得力了。其次就要學禮。古人作禮事事都立箇規矩。人若守定規矩。一切作事。自然都有界限。不致走作。所以學到中途。能彀站得住腳。不被那些外物搖奪。必要從禮上得力了。再其次又要學樂。古人作樂。取法天地陰陽。造成律呂。那律呂音節。都應合著陰陽和氣。最能宣散人心底抑鬱。消融人欲底渣滓。所以學問到成就時候。覺得天機流暢。和順從容。必是從樂上得力了。古人留下這三件教後人。後人能將這三件專心學習。始終不倦。自然受益無窮。何愁不作成君子哩。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解孔子說。人心上天理。是箇箇都有底。但稟氣卻清濁不同。所以有懂得易底。也有懂得難底。至尋常百姓。他生來本是愚蒙。就要教化他。也只可將人人當作底事。立箇教法。使他由這一路作去。他還勉強得來。若要使他懂得其中所以然底道理。這是斷不能底了。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疾是恨。

解孔子說。天下有作亂底人。也有致亂底人。如何是作亂底人。好鬬勇力。要拳舞棒。自稱豪傑。無奈處境貧窮。心懷怨恨。常要想幹大事。希圖富貴。這種人必至作亂了。如何是致亂底人。那不仁底人。原是可惡。但今世不仁底人頗多。一時斷除不盡。就要懲戒他。也須留些餘地。使他可以容身。漸漸改變過來。若恨他太過。定要驅除淨絕。一箇不留。逼得他們無地自容。人急生變。必然致亂了。這兩種人善惡不同。都能生亂。須要時常切戒。莫蹈這樣習氣。方免得貽害天下呢。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解 孔子說人最怕有才無德無德底人最易犯兩種毛病。一種是心氣高傲略有些技能便要誇張起來惟恐人不知道這叫作驕。一種是器量褊小略有些見解便要祕藏起來惟恐人也懂得這叫作吝他自以爲美才可恃殊不知德是本才是末譬如有周公底美才好到極處但使犯了這驕吝毛病根本上德行已虧其餘底才藝也都不中看了何況沒有周公底美才。如何靠得住呢。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〇至字當作志字。穀是祿。

解 孔子說如今世人都愛富貴就是勉強學問也都是爲富貴起見。往往用功一二年便想要得官受祿不能久耐貧寒。若有能學到三年許久他底志向仍然只在道德並不想到爵祿。這纔是眞能好學底人在今日尤爲難得了。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好去聲見賢遍反〇篤是眞切。見是出仕。隱是隱居。

解 孔子說道理本容易知只怕人信不及。如果眞切肯信這道便見得幾分再加專心好學越發知得透徹了。道理也容易行只怕人守不定。如果拚死去守這道便有幾分再能斟酌盡善越發行得妥協了。這道理不徒自脩還要濟世但須看時勢如何。如那國勢已危挽救無及只可不入他底境土。就是國勢未危他朝政已亂斷不肯任用賢才也不必久居此地只得去了。究竟天下若是有道自然應當出仕不可偷閒。天下若皆無道就是終身隱居也不爲忘世。他心裏自想遇著國家有道若無才德可用縱能安處貧賤也是可恥。若遇著國家無道不能保守節操還要貪圖富貴豈不更可恥麼。像這樣有才有品眞不愧爲學道底人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 孔子說國家立制官位有高下職分有大小。旣居此位便有當爲底職分要把國政當作家事盡心謀幹方爲

稱職。若不居此位，那政事便不與己相干，強要參預，反爲越分。除了君大夫虛心下問，理應直言相告，此外都不必代謀了。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是魯國樂師，名摯。亂是樂歌末章。洋洋是美盛底意思。盈是滿。

㊣解 孔子說：我從前從衛國回到魯國，恰遇著師摯初作樂師。我與他商酌整頓樂律，把關雎詩篇作了樂歌末章，整頓好了。奏起樂來，音律和美，洋洋滿耳。如今師摯去官，回想起來，還髣髴記得當初光景哩。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是無知。愿是柔順。悾悾是無能。

解 孔子說：凡人生質不美，由於稟賦太偏，但有短處，也必有長處。譬如疎狂底人，他心地坦率，往往爽直；無知底人，他諸事由人，往往柔順；無能底人，他一味自守，往往信實。這都是天資極差底人，也還有一長可取。若疎狂又不爽直，無知又不柔順，無能又不信實，這種人天資本已不佳，又愛使乖弄巧。我不知他存底甚麼心，定要作箇最下底人品呢。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解 孔子說：人生學問，是無窮無盡底事，一時鬆懈不得。所以好學底人，早起晚眠，寸陰是寶，忙忙急急，一刻不肯停息，就像趕路底怕趕不及一般。如此著緊用功，還恐怕精神照顧不到，偶爾疎忽，致有遺失底事。倘若安心大意，那疎失必更多，學問如何得有成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是高大形狀。不與是不相關。

解 孔子說：古來受禪底帝王，只有舜禹二人。他底德行真是巍巍高大了。舜本是耕田底農夫，禹本是罪人底兒子，能彀舉用登朝，已是過分了。又誰知後來竟把天下讓與他，這真是意外底事。在他人有此遭遇，必然驚喜過望，十分得意，那些驕侈底心事，不知不覺從此生根了。舜禹二人，他有了天下，竟像沒有天下一樣，安常處順，居仁由

義覺得天下與我毫不相關絕不肯以尊位爲樂。這種器量眞是古今少有所以算得大聖人了。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名是稱。煥是光明。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則是準。蕩蕩是廣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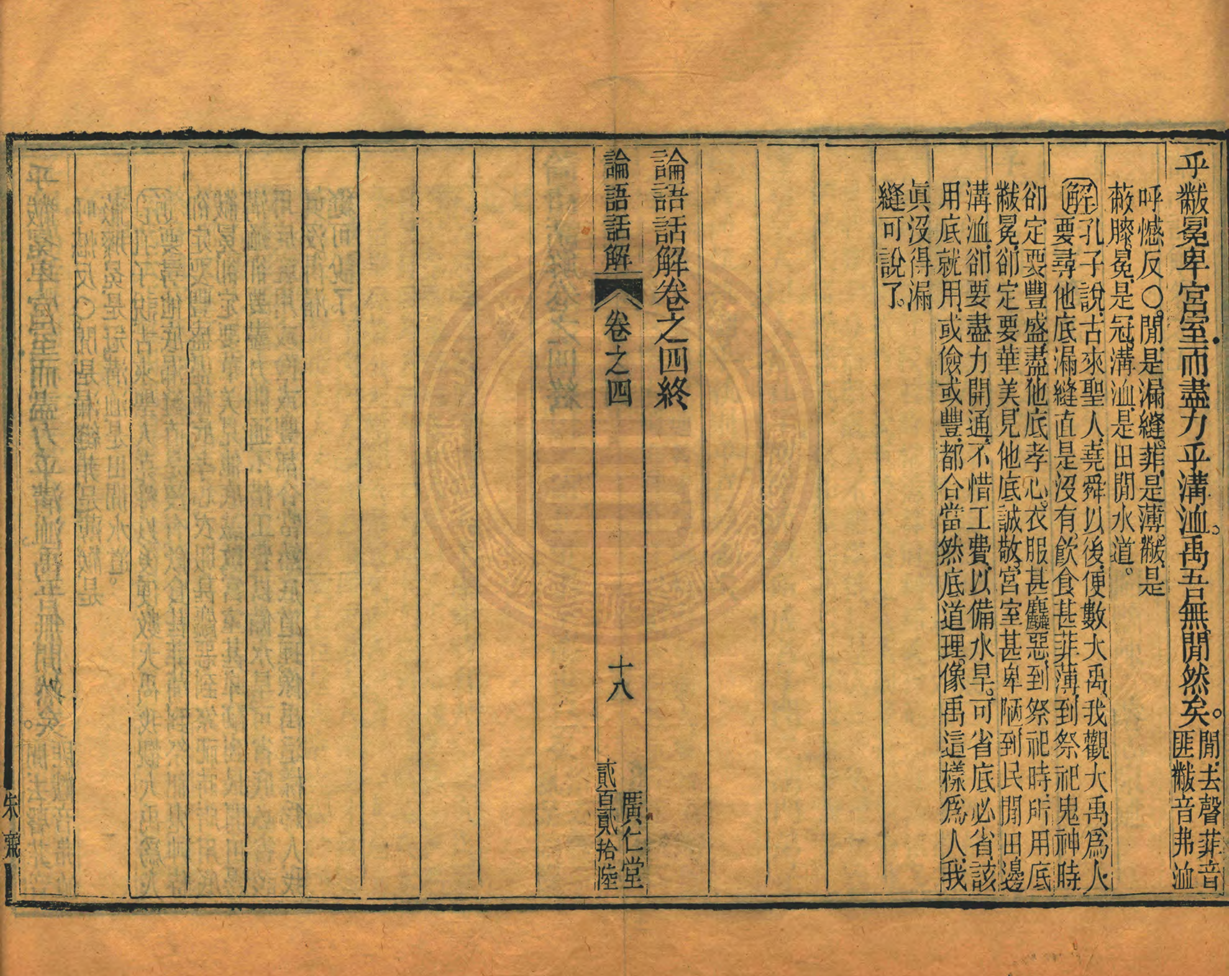
解孔子說古來帝王德量最大底莫過堯底爲君子。世上高大底物事只有天最大惟獨堯底德量能與天相準。他德量廣遠底很百姓想要稱贊他直無從說起就像天體一般不能說得盡只見他從德量中作成功業極其高大使天下底人民耕田鑿井無一人不得其所從德量中發爲文章極其光明使中古底世界禮樂制度煥然一新。後來爲君底雖有許多聖人總不能比堯更好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治去聲○亂是治。際是接。



解古來帝王治天下全靠人才。虞舜時有大臣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都是聖人。所以天下大治後來武王與周自言有治天下底大臣十人。那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還有一人是王后姜氏。孔子與門人論到此事因說道古人常說才難這話眞是不錯。從古人才無過虞舜五臣是因唐堯禪位與他兩朝相接纔能有此。自唐虞以後要算武王此時人才最盛但所說十臣內有一位是婦人其實只有九人而已豈不是人才難得麽。這人才雖是武王所有也是文王培植。那文王在位時候三分天下有了二分文王不肯伐紂終身執守臣節服事殷朝這種德行眞是到了極處所以三代天下惟周朝傳世最長不但人才衆多也還由積德深厚了。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𢘪反○閒是漏縫菲是薄黻是蔽膝冕是冠溝洫是田閒水道。

解 孔子說古來聖人堯舜以後便數大禹我觀大禹為人要尋他底漏縫直是沒有飲食甚菲薄到祭祀鬼神時卻定要豐盛盡他底孝心衣服甚麤惡到祭祀時所用底黻冕卻定要華美見他底誠敬宮室甚卑陋到民閒田邊溝洫卻要盡力開通不惜工費以備水旱可省底必省該用底就用或儉或豐都合當然底道理像禹這樣為人我真沒得漏縫可說了。

論語話解卷之四終

# 論語話解卷之五

## 子罕第九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是少。

解孔子平日敎人。諄諄訓誨。卻有少說底三件。一件是財用底事。人生固不能無財用。但是身外底物事。不欲常放在心裏計較。若時常籌算財利。那義理底心便漸淡了。所以孔子不肯多說。至於天命。是人人同受底。但微杳難見。若非十分高明底人。不能懂得。仁是人心上天理。但全體甚大。淺學底人。一時作不到。所以孔子也就少說了。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解魯國有箇鄉村。地名達巷。鄉村內有箇人。姓名不傳。只叫作達巷黨人。他仰慕孔子。說道。大得很。孔子底學問。只可惜學問太博。沒有專長。可以成名。俗人不知。未免埋沒了。孔子聽聞這話。對門下弟子說道。他說我不專執一藝。以致不能成名。這也說得有理。但我如今。要專執那一藝好呢。那射箭御車。雖是小技。也都可以成名。我到底是執御呢。或是執射呢。究竟御比射容易學些。我還是執御罷了。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麻冕是緇布冠。純是絲。儉是簡省。泰是驕慢。違是不合。

解孔子說。如今世俗都不循古禮。我一人定要從古禮。未免與大衆不合。但就要從俗。也須看那事體無害義理底方可從。譬如麻冕用緇布爲冠。這是古禮。但那緇布須用麻二千四百縷織成。縷密工細。也很費事。不如今人用絲線編底容易成功。較爲簡省。我也從衆用他。至於臣拜君。應在堂下。君辭不受。然後上堂成拜。這是古禮。如今竟拜在堂上。未免驕慢不恭。君臣是人生大倫。我斷不敢如此驕慢。雖與大衆不合。我定要從古禮。在堂下拜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解人性皆善本與聖人同只因私心所蔽遂至失了本性那利欲底私心賢人君子尚能擺脫惟有意見底私心最是難除譬如遇著有事不肯虛心觀理商度是非卻要自逞聰明獨出高見這就是私意既有這意見就必須遂這意見把未來底事機都要預先料定這叫作必及至事機已過不盡如我所料卻還要固執己見不肯融化這叫作固推求病根只見自己底是不見別人底是自己意見總高於別人別人意見總不如自己全是私己底心這叫作我此四樣毛病最深最細就是賢人君子往往也不能免惟有孔子心同天地至公無私這四樣毛病不待禁止絕無半點沾染所以作成大聖人了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是魯國地名畏是驚畏喪是消滅與是有分

解魯國有箇陽虎貌似孔子陽虎為季氏家臣肆行暴虐匡人多受其害心懷怨恨後來陽虎得罪出奔孔子適



行至匡地匡人誤認作陽虎大眾向前圍拏孔子因與從行底弟子說道我朝文王傳古聖人大道制作文章垂教後世自文王沒世後這些文章不都在我此處嗎天如要消滅這文章我這後死底人不當又與這文章有分若天未消滅這文章必不肯令我就死匡人雖眾其奈我何孔子說畢匡人知道不是陽虎遂解圍而去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與平聲○大宰是官名縱是放鄙是麤牢是孔子學生姓琴字張試是用

解有箇大宰問子貢道夫子是聖人麼何以如此多才能呢子貢道凡人作不到聖人雖是學力尚欠也由聰明有限惟有我夫子學力既有十分聰明更無限量本是上天特為縱放他由他一直上去將作到聖人地步又兼多有才能豈是尋常人所能及底孔子聽見這話不肯自居聖人因說道太宰也知道我麼我自少年時本是貧賤

切雜務都要躬親所以多能其實所能底都是些麤事算不得甚麼況且人品高下只在德行不在才能請看古今許多君子都是多能底麼他並不必多能又何嘗不作成君子呢門人聽孔子這話都覺得孔子過謙琴牢因說道夫子日前曾說我不爲世用閒居無事所以學成這些才藝可見夫子向來是如此謙讓底了。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鄙夫是麤人。叩是發動。竭是盡。

解 孔子說人見我諄諄教人都說我頗有知識我眞箇有知識麼其實我也沒有知識只是待人勤懇遇事肯說就是有箇麤人來問我決事他心裏空空毫無主意我也定要發動他底心思替他徹始徹終打算一番左思右想兩頭都到然後盡言相告使他了然明白這是我誠心待人處何曾眞有許多知識呢。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解 孔子說帝舜時有鳳鳥來儀文王時鳳鳴岐山伏羲時河中有龍馬負圖這都因聖人在位所以天降許多祥瑞如今沒得聖人在位鳳鳥也就不來河中也不出圖只見災異不見祥瑞看這光景天意尚未欲開治我平日想要行道心事也只得歇了。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 衰七雷反 少去聲 ○ 作是起立。趨是快走。

解 孔子看見身穿齊衰孝服底人或是戴冕旒穿衣裳作官底人或是瞽目底人這三樣人若從面前走過雖然年少必要站立起來若是孔子從這三樣面前走過也必要快走幾步甚麼緣故呢因爲人家有喪事是最可哀底作官底人受朝廷爵命應當敬重瞽目底人不見天地日月尤其可憐心裏動了憐憫恭敬底念頭外面容貌也就改變這是聖人舉動自然中禮處後人都當效法底。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若位反鑽祖官反○喟然是歎聲瞻是看循循是慢慢誘是引導。博是開廣。約是約束。罷是歇息。卓爾是直立樣子。末是無。由是從。

解顏淵一日喟然長歎說道我從夫子學道多年起初想要仰望這道那曉得越仰越高望不見頂。又想要鑽入這道那曉得越鑽越堅入不進去偶然看去似乎只在前頭。及至尋時忽然轉在後面恍恍惚惚捉摸不定眞令人無法可施。幸虧遇著我夫子慢慢底指教最善引導人見我知識未明教我學文開廣我底知識見。我心志未定教我學禮約束我底心志。我因此日日學文學禮越學越有味要歇息也不能歇息。直到把才力都用盡了纔見得道體親切就像有高山一座直立面前卓爾不動一般。心裏想著離道不遠可以跟上夫子無奈那上面地步更難雖然想要跟上究竟無從用力。纔曉得夫子眞不可及只好盡力去學罷了。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閒如字○臣是家臣閒是少差。

解孔子一日得病甚重其時業已去位沒有家臣。子路因使門人代爲家臣預備治喪。孔子病勢少差纔知道此事因說道我病得許久那曉得仲由竟行出這等詐僞底事。我既不爲大夫本沒有家臣卻要假裝有家臣這是欺哄誰呢難道是要欺天麼。而且我若死在家臣手上倒不如死在兩三箇弟子手上好些。況且我縱不得用大夫禮葬難道我死在道路上沒人掩埋不成。何必定要假裝家臣行這詐僞底事呢。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是包裹匵是櫃。沽是賣。

解子貢見孔子有道不仕意欲勸孔子出山因問道譬如有一塊美玉在此到底是包裹在櫃中收藏底是呢。還是去求那好價錢出賣底是呢孔子答道賣底是賣底是但我固然要賣也要等人自肯出價來買人若不肯出價

我也只好再等，倘不能耐心等待，卻要先去求人，這便大不是了。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解 東方夷狄有九種，孔子因在中國不能行道，想要移居夷國。或人說那夷國地方，不知禮法，甚是麤陋，如何住得。孔子說夷國地方，因從前沒有君子居住，無人教化，所以麤陋。若有君子肯去居住，那夷國人民受了君子教化，自然都會改變，何愁他地方麤陋呢。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是整頓，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

解 孔子說古人作樂，都要歌詩，名為樂章。到後來年代久遠，樂章殘缺不全，詩歌亂了次序。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將那詩歌次序用心考訂一番，然後樂章纔整頓起來。或當用雅，或當用頌，都有一定底部分，各得其所，不相紊亂。我一向在外，不能行道，到晚年回鄉，卻作了正樂一事，也不枉然了。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解 孔子說出外作官，須要奉事公卿大臣，極其恭敬。回入家門，須要奉事父母兄長，極其孝悌。或遇有喪葬底事，須要用心謹慎，就是家道貧薄，也不敢不勉盡心力。或遇有宴樂底事，須要有箇節制，就是酒肴豐盛，也不可過飲受困。這幾件都是人生常事，卻非深明禮教底人不能作得妥當。我自己揣想，倒底能有那一件呢。切莫看得太輕易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川是河，逝是行，舍是息。

解 孔子與門人在河上游玩，見河水通流，可以悟道，因指示門人道，天地間氣化流行，就像這河水流行一般，前面纔往，後面又來，往來相接，無晝無夜，沒有一刻停息。這是天地道體無窮，自然如此。但這道體微隱，難以形容，惟有這河水通流，彷彿可見。人心與天地相似，也有這箇道體，只因私欲夾雜，便有間斷。須要時時省察，洗盡私欲，莫

使他毫髮間斷。那天理自然流行。也與天地底氣化。一般不息了。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解 孔子說。色是人人同好底。德也是人人同好底。色是人欲。好德是天理。如今好色底人。一心專注在色上。纏綿展轉。夢寐不忘。若將此心移在德上用。何德不成。無如世上好德底少。就有知道好德底。也不過徒慕虛名。並非十分篤好。我從未見有好德底心。像那好色底心一般眞切底。輕天理。重人欲。世風如此。豈不可歎。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是土籠。覆是倒。

解 孔子說。學問是無窮底。須要自强不息。不可始勤終怠。譬如積土成山。積得甚高。所差僅一籠底土。倘若從此止息。便前功盡棄。山終未成。這由自己懶惰止息。不是別人能攔阻得底。或有初學底人。學問極淺。譬如平地上。纔倒了一籠土。離山甚遠。只要肯加功前進。日積月累。終可成山。這由自己勇往前進。不是別人能幫助得底。可見學問是由己不由人。切莫因循自誤了。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是告。

解 孔子說。我平日教弟子。無不盡言相告。但弟子們聽我言語。雖然懂得。未必都能行得。就是勉强行得。也未免有懈怠時候。惟有顏回。我告他底言語。句句都能領悟。事事都能奉行。自始至終。沒有一毫怠惰。這由他天資極高。又最肯用功。纔能如此。我所教弟子雖多。要像這樣好學底。只有顏回一人了。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解 孔子一日思想顏淵。因說道。可惜了這人。別人用功。有發憤底時候。也有歇息底時候。惟有他用功。自始至終不間斷。像走路一般。越走越遠。還往前走。像登山一般。越登越高。還向上登。我從來只見他有進步時候。沒見他有止息時候。他若不是短命。怕不作到聖人地步。眞是可惜了。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是發苗。秀是開花。實是

結顆。

解孔子說。學問是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時便成。若非始終不怠。往往沒有成就。譬如種五穀一般。起初發苗。到後來不能開花底也有。及至開花到後來不能結顆底也有。既不能結顆。以前發苗開花都是枉然。可見學問總要徹底作成。倘或始勤終怠。必至前功盡棄。豈不可惜呢。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解孔子說。世人都輕視後生。說他年幼無知。其實後生底人。最是可怕底。他底年輕力壯。精神甚足。日子又長。若肯發憤用功。將來學問長進。安知不同我如今一樣呢。若不肯發憤用功。只管嬉遊懶惰。蹉跎過日。到了四十五十年紀。還仍然沒有聞道。這是不能長進底人。也就不必怕他了。可見作後生底時節。是人生最難得底。切勿虛度光陰。把這一生躭誤了。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是正經。語是說。巽。是委婉。繹。是尋思。貴。是好。末如之何。是沒奈何。

解孔子說。人有過失。須要規勸。大凡勸人有兩樣方法。一樣是嚴辭正色。說些正經話責備他。他如何能不聽從呢。但只能使他聽從。也要他自己肯去改變纔好。一樣是和顏悅色。說些委婉話開導他。他如何能不喜悅呢。但只能使他喜悅。也要他自己會去尋思纔好。倘若喜悅了。卻不會尋思。雖然中心見好。那規勸底深意。究竟不曾懂得。聽從了。卻不肯改變。雖然當面認錯。那過失底病根。究竟不曾拔去。這種人。勸他總是無益。我也沒奈他何了。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是微賤一箇人。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志不可奪。其餘外物。都是可奪底。譬如三軍擁護著元帥。那是何等威風。似乎不可奪了。其

劉桂圃

實元帥威風是倚仗三軍底勇力總是靠人有時人心渙散那元帥仍然被人奪去惟有立志一事是靠己不靠人就是微賤底匹夫他若立定了志向任憑別人多大勢力終不能奪得動他可見立志是爲人最要緊底那些三風吹草動便被人搖奪去喪了平生氣節總是無志底人了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敝是壞緼是絮忮是忌刻求是貪臧是善

解 孔子說世人都是嫌貧重富看那富貴人鮮衣肥馬箇箇羨慕遇那貧窮人衣衫藍縷不但人鄙笑他他自己也覺得慚愧惟有賢士與俗人不同他立志高遠專心求道貧富二字從不放在心裏一毫動他不得就是穿一件壞舊絮袍同那穿狐貉皮裘底富貴人站在一處他也不覺得羞恥這種人眞不易得只有仲由他能如此詩經上有兩句說得好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說貧窮底人見別人富貴强梁底必起忌刻心柔弱底必起貪求心人若能去盡忌刻貪求底心諸事順理所爲豈有不善這兩句可以稱贊仲由了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解 子路見孔子贊他心中甚喜將詩經這兩句時常誦讀要終身不忘底意思孔子怕他自己滿足不求進益因又說道學道底人已知還要求知已能還要求能纔能盡道中分量不是但靠那已知已能底便可終身受用即如這不忮不求四字何嘗不算得好處但天下事理無窮還有許多見不到作不到底若只守定這一樁道理又如何能彀盡善呢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是落

解 孔子說小人柔靡譬如花卉一般君子剛正譬如松柏一般當國家太平時候人都喜小人有才覺得君子沒趣就像春風和暖底光景百花齊放松柏反淡然無色及至國家危亂時候那些小人貪生怕死辱身失節一箇也靠不住惟有君子守正不阿始終如一纔曉得天地間綱常名教惟有君子擔當得起與俗人大不相同就像歲暮寒冬底光景草木俱已彫落惟松柏長青不改纔曉得松柏枝葉是最後彫落底不與那些花卉相同了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解孔子說。學問先要明理。理有一分未明。心中便有一分蒙蔽。遇著難處底事。揣度不定。未免疑惑。算不得知者。若是知者。他事理見得分明。是非不迷。邪正不亂。沒有一毫蒙蔽。是斷然不惑底。明理還要去私。私有一毫未去。心中便有一分挂累。遇著拂意底事。消受不過。未免憂苦。算不得仁者。若是仁者。他私欲去得淨盡。富貴不貪。貧賤不厭。沒有一毫挂累。是斷然不憂底。明理去私。又要養氣。氣有一分未足。心中便有一分虛怯。遇著驚險底事。把持不住。未免畏懼。算不得勇者。若是勇者。他正氣養得充盛。道義爲重。生死爲輕。沒有一毫虛怯。是斷然不懼底。不惑方能不憂。不憂又能不懼。備了知仁勇三德。學問纔得大成了。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適。是往。權。是稱錘。

解孔子說。學問由淺入深。有許多層級。當初學時候。只要有志向善。肯讀書學好。便可以與他同學了。但是方纔




用功。尚未求得門徑。若就要與他往這道上行。也還不能。及至學得許久。得了門徑。可以往這道上行了。但只是勉强行去。還沒有十分把握。若就要與他站定脚根。不爲外閒事物搖奪。也怕不能。須再加上工夫。到了站定脚根。外閒事物都不能搖奪。這學問也就很好了。但道理是箇活底。有常有變。須要用權。這箇權譬如稱錘。一般隨他物件輕重。各有所用。若只守定常行底道理。到要用權底時候想與他商量輕重。隨時變通。他也未必能了。這權字最難。不是輕易說得底。除非學到聖人地步。纔可以說得用權了。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唐棣。是花名。一名郁李。偏。應作翩。反。與翻同。翩翻。是搖動。

解古詩上有四句。上兩句道。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說唐棣花開了。風吹著翩翻搖動。甚是可愛。下兩句道。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因見花可愛。念及相愛底人說。我何曾不思想你呢。無奈你底家室相離太遠。不能見面。徒然思想也是無益。孔子讀此詩。見他說思想無益。怕人廢思不用。因說道。人心最靈。在乎能思。世閒萬事。非思不通。此詩

既說爾思又說室遠可見他並未曾眞心思想如果眞心思想必然念念不忘任憑多少遠也攔阻他不得就是身不能到精神也能感通何怕他遠呢爲學底人思量道理須要用心眞切自然無遠不到切莫畏難自阻了

##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恂相倫反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〇恂恂是老實樣子便便是詳細

解 孔子在鄉居家時候常與宗族親戚往來那族戚中多有父兄長輩孔子見著這些長輩謙卑退讓是箇老實人樣子凡事都聽長輩分付從不自發議論好像不會說話底一般及至出仕時候在宗廟遇有祭祀須要講求禮節在朝廷遇有政事須要商量可否孔子知無不言必說得詳細分明不肯含糊遷就但存心恭敬措詞仍自謹愼不是信口直說底這一段是記孔子居鄉出仕言語不同如此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與平聲或如字〇侃侃是剛直誾誾是和氣踧踖是不安與與是安詳



解 列國大夫分爲二等大國卿三人爲上大夫大夫五人爲下大夫孔子仕魯爲司寇是箇下大夫當黎明進朝時候君尚未出見著同班下大夫孔子與他說話據理論事侃侃直言若見著上大夫因他分位較尊言詞須要委婉孔子與他說話誾誾和氣卻仍自守定正理到了日出時候君出在朝孔子加倍恭敬似乎踧踖不安底光景卻又不矜持太過仍然舉止安詳這一段是說孔子在朝事上接下不同如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擯必刃反躩驅若反襜赤占反〇擯是擯相勃是變色躩是盤旋襜是整齊翼是鳥翼復命是回話賓是客

解 古時鄰國相聘主國有贊禮傳話底人先出接客名叫作擯擯底人數照命數減半魯是侯爵七命應用四人

有一日魯君召孔子爲擯孔子聞命顏色勃變行走盤旋恭敬得很。及客將到孔子同衆擯站立大門外接客。主君有話上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客有話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孔子是承擯立在中間當傳話時與上擯末擯相揖手勢左右無定衣服前後仍整齊不動。客既入門升堂要授玉與主君主君須拜謝受玉。那時孔子以承擯代上擯贊禮從庭中走至阼階前須要快走幾步。當那快走時候兩手端拱。兩臂張開就像鳥底翅翼舒展一般。及至禮畢君送客出門客已退去孔子必然到君前回話道客去遠不回顧了。這一段是記孔子爲擯禮容周到如此。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閾於逼反齊音咨○公門是國君大門鞠躬是彎身閾是門限。履是踏。位是君位攝是手提齊是衣襟屏氣是收斂中氣。息是鼻息降是下。等是級逞是放。怡怡是和悅沒是盡趨是快走。趨字下多一字應刪。



解古時諸侯宮室前面有三重門。第一重叫作庫門第二重叫作雉門第三重叫作路門。又有三朝庫門外叫作外朝國有大事君出外朝詢問國人平時不常設位。雉門內叫作治朝是每日視朝所在有位無堂。路門內叫作內朝。朝堂高七尺有階七級孔子上朝先進庫門再進雉門那公門雖然高大孔子必彎身走入像是門矮不容直身一般。而且站立不敢當中行走不敢踹著門檻都是敬君底意思。雉門內便是治朝。君視朝畢退入內朝羣臣如有事底陳奏底同入內朝見君必從治朝君位旁邊走過。孔子過君位顏色勃變腳步盤旋言語低小似乎欲說不能說底一般。進了路門在內朝堂下站立等待君命宣召兩手提起衣襟從西邊台階升堂那衣襟離地一尺恐怕踹著跌倒失儀孔子升堂必要彎身致敬收斂中氣似乎沒有鼻息一般。及至奏事已畢退出下台階一級放開顏色仍然和悅。下盡七層台階快走幾步回到堂下本位心中還有些踧踖不安。這一段是記孔子在朝敬君禮容如此。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

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勝平聲蹜色六反〇圭是玉。尖頭長方形。上是高。下是低。授是遞。蹜蹜是促狹。循是依傍。享是獻。覿是見。愉愉是和悅

解 諸侯遣大夫聘問鄰國。必用玉圭通信。孔子到鄰國行聘時。捧著魯君底玉圭。彎身致敬。好像捧著重物。力不能勝一般。那捧玉底手勢。高不過像作揖樣子。低不過像遞物樣子。上下得中。面上勃然有戰懼底顏色。腳步窄狹。足不離地。像有依傍底物件在地面旋轉一般。這都由恭敬之極。所以有此模樣。到次日行享獻禮。將魯君送鄰國禮物。擺列庭中。那禮物雖多。究不及聘圭貴重。此時神氣發揚。便有容色可觀。又過一二日。自己另備些須禮物。拜見鄰君。此是私事。與爲君聘享。那容色又更加和悅了。這一段是記孔子出聘鄰國禮容如此。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內除必有寢衣一節。移在齊必有明衣布一節下〇君子是指孔子說。紺是天青色。緅是燕青色。飾是鑲邊。褻是私居。袗是單。絺是細葛。綌是麤葛。表是外重。緇是元青淺色。素是白色。羔是黑色小羊皮。麑是鹿子白色。袂是袖。帷是帳幔。裳是下衣。殺是斜縫。吉月是每月初一日。

解 孔子平日衣服。不用天青燕青顏色鑲邊。因這二色青中帶赤。不是正色。至於紅是赤白二色合成。紫是赤黑二色合成。也不是正色。而且近於婦女服色。就是平日私居常服。也不宜用。當夏令暑熱時候。單穿葛衣。嫌他露體不敬。孔子無論所穿細葛粗葛。總要裏面加一件。把葛衣在外重托出。便不露體。冬令穿皮裘。外面加一件罩衣。把衣襟打開。叫作裼衣。衣要與裘同色。如朝服用羔裘。羔是黑色。須用緇衣。聘享用麑裘。麑是白色。須用素衣。蜡祭用狐裘。狐是黃色。須用黃衣。這都是配定底。至平常私居穿底皮裘。較禮服稍長些。取他溫煖。右邊袖子略短。便於作事。那狐貉皮毛深厚。用作私居衣服最好。古時君子玉不去身。取他顏色溫潤。可以比德。聲音鏗鏘。可以比樂。除了

喪服不佩玉其餘沒有不佩玉底還有小刀火石等項雜物也都佩帶古時衣有兩截在上爲衣在下爲裳若是朝祭禮服裳用正幅如帳幔一樣腰間摺疊束帶沒有斜縫若是常服所用底裳便上窄下闊必有斜縫既與禮服辨別又可稱省衣料古時喪服用素色吉服用元黑色那黑色羔裘同元色冕冠是朝祭所用不可用他弔喪每月初一日羣臣禮當賀朔孔子雖然退老在家到了月朔也必要朝服上朝不忘敬君底禮節這一段是記孔子衣服禮制如此。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內添必有寢衣一節

解 孔子將要祭祀必先齊莎齊戒時必要沐浴浴完另換新服叫作明衣這明衣是用布作成單爲齊戒時用取其潔淨樸素及至夜間睡臥穿不得明衣又必有一件寢衣那寢衣比身體多長一半取其遮蓋腳底與被相同凡齊戒必要改變飲食斷絕葷酒就是平日常住底所在坐位必要挪移不敢與平日相同這一段是記孔子齊戒敬慎如此。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食是飯精是細膾是肉片魚片饐是熱溼餲是味變餒是爛敗是腐臭是氣飪是烹調亂是大醉脯是乾肉宿是隔夜蔬是麤羹是湯瓜字應作必字。

解 飲食所以養生孔子也不肯苟且飯米須要多舂不厭舂得極精魚膾肉膾須要多切不厭切得極細若是飯煮得太熱太溼或是隔夜變味魚或是爛了肉或是腐了這都不可食大凡食物顏色不好底不食烹調不得法半生半熟底不食五穀果品不到成熟時令底不食割肉歪邪不成塊式孔子嫌他不正也不食食肉須用醬醋相配

若沒得醬醋配和，也不食。凡食總以五穀爲主，肉就很多只可用些下飯，不使肉氣勝過飯氣。酒隨量飲，沒有限定多少，但不至飲得大醉。街上零沽底酒，零買底乾肉，究不及家中自作底潔淨，也不食。凡食物總要加薑，薑性辛香能通清氣，去濁氣，撤去不得。食物須有限制，不貪多過飽傷了脾胃。孔子在魯君廟內助祭，得了胙肉，當日就分送人，不敢留過夜。若是自己家中祭肉，也不敢過三日。過三日怕肉味改變，人不能食，必至拋棄，未免褻瀆神明。口既食物，又要與人說話，必然有礙肺氣。孔子當食便食，從不和人問答。身已就寢，又想有事要說，必是心事不靜。孔子當寢便寢，從不再有言說。古人飲食，必取少許另置盤中祭始作飲食底人，這是不忘本底意思。孔子每食必祭，就是麤飯菜湯也必要祭。祭時也必恭敬，像齊戒一樣。這是聖人底誠意。這一段是記孔子平日飲食禮法如此。

席不正不坐。

解 古時沒有椅凳，坐必用席鋪地。鋪席不正，孔子不坐，必要挪正方坐。聖人存心至正，就是坐席小事，也不肯苟且如此。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杖者，是老人。儺，是驅逐疫鬼。阼階，是東階。

解 孔子居鄉時，與鄉人聚會飲酒。內中有執杖老人，是應當加敬底。飲酒既畢，老人未出，孔子不敢先出。老人出去，孔子隨即跟出，也不敢停留。這是敬老底意思。季冬十二月，鄉人驅逐疫鬼，名爲大儺。用四人扮爲神將，黃金塗面，畫成四眼，手持大刀擋牌，挨家逐鬼。這事近於戲耍。孔子也要穿著朝服，立在東邊阼階。一則不敢怠慢神明，二則怕驚動家中祖先。這一段是記孔子居鄉無一事不是誠敬如此。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問，是問候。他邦，是別國。饋，是送。未達，是不懂。

解 孔子有知好底人，住在別國。託人寄信去問候他。那寄信人動身時，孔子必要再拜相送，就像親見知好底人一般。有一日，季康子遣人送藥於孔子，孔子拜謝受了藥物，告來人道：大夫賜藥，極感厚意，因某未曾懂得藥性所

以不敢就嘗這一段是說孔子與人相交誠意如此。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廄是馬號。焚是燒。

解 孔子爲大夫時。家中養馬數匹。一日上朝後馬號忽然失火焚燒。孔子從朝上退回家中。問家人道。今日馬號失火。可曾傷著人沒有。卻不問馬如何。因聖人愛人心切。猝遇火災。一心只怕傷人。無暇想到馬匹。所以不問。這是記聖人貴人賤畜心事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食是食物。腥是生肉。薦是上供。生是活物。畜是養。侍是陪。紳是大帶。俟是等。駕是套車。

解 魯君賜孔子食物。孔子必要鋪正坐席。像對君一般。自己先嘗一遍。然後分人。因這食物是君喫剩底。所以不敢上供。若是賜底生肉。必要煮熟了。先上供祖考。然後自食。覺得君賜貴重。不必尋常殺饌。或是君賜活物。如雞鴨豬羊等類。必要仰體君上仁心。留在家中養活。無故不敢宰殺。有時在朝上陪君飲食。君取各味祭始作飲食底人。孔子是人臣。不敢與君並祭。因先喫飯幾口。替君嘗食。有時臥病在家。君來看病。孔子臥時頭必向東。因病不能起。將朝服罩在身子上面。又拖著大帶。就當作穿朝服見君底樣子。有時孔子在家。遇著君命來召。生怕遲延。不等套車。當時就行。隨後車纔趕到。這一段是記孔子事君禮節如此。




入大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殯是收斂設位。

解 孔子待朋友。情意最重。有外鄉朋友病死。離家甚遠。沒有歸著。一切殯斂等事。無人作主。孔子說。這朋友既無至親在此。只好我替他作主。就在我處殯斂罷。孔子交朋友重義不重財。朋友饋送東西。惟有祭肉。孔子必要拜受。

董福泰

是敬他祖考底意思。其餘就是車馬那樣貴重，但不是祭肉，也不須拜受了。這一段是記孔子交友情義如此。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尸，是死。容，是禮貌。狎，是熟習。褻，是私見。式，是車前橫木扶手所用。負，是背負。版，是戶口冊籍。迅，是驟。烈，是猛。

【解】孔子平日坐立，必要正直，到夜間睡臥，不要挺身直臥，像那死人一般。出外應酬，必有禮貌，在家閒居，不必用許多禮貌，反覺得客氣。若見齊衰孝服底人，雖是熟習，也必要變色。見那戴冕旒穿衣裳底人，或是瞽目人，雖是在家私見，也必要加以禮貌。在路上乘車，遇著穿孝服底人，必要手扶著車前橫木，彎身而過，這是哀他有喪底意思。或遇著背負戶口冊籍底，也是如此，因冊上所載，都是本國底生民數目，所以要致敬。如到人家作客，有豐盛底酒菜，必要變色起立，謝主人底厚意。有時遇著天變，時候雷聲驟起，風勢狂猛，似乎天怒一般，孔子容貌必要改變，就是夜間睡後，也必要起來，衣冠正坐，這是敬天底意思。這一段是記孔子容貌隨時變動，不同如此。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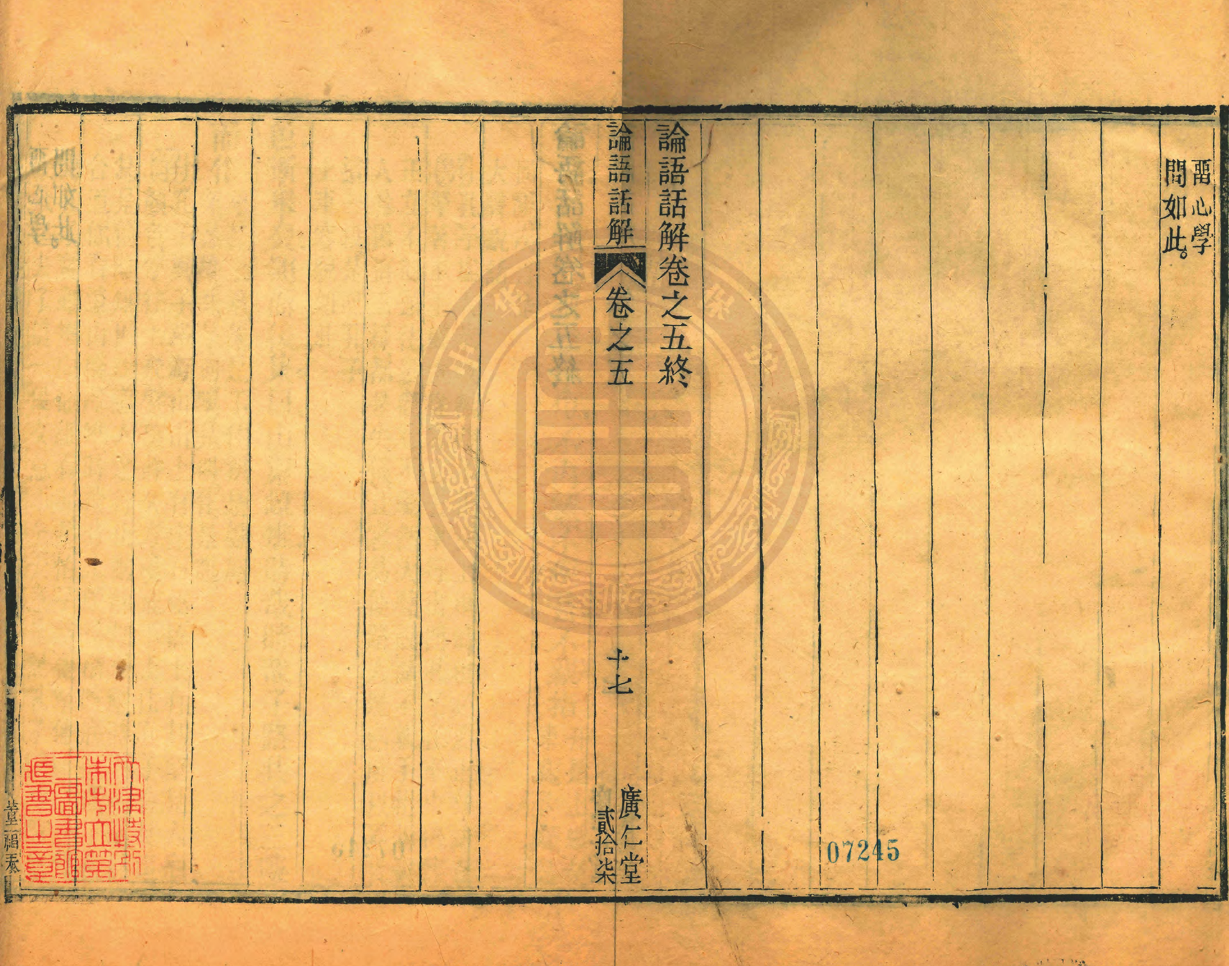
升，是上。綏，是車繩。內顧，是回視。疾言，是大聲說話。

【解】孔子為人恭敬，無時不正。當上車時，也必要正身站立，拏著車上繩索，從容上去。車行出門，孔子在車中，仍然正立，不回頭往裏觀看，不驟然大聲說話，不親手指物與人看，因這三樣都是失儀，且容易使路人疑惑，所以不肯。這一段是記孔子上車容貌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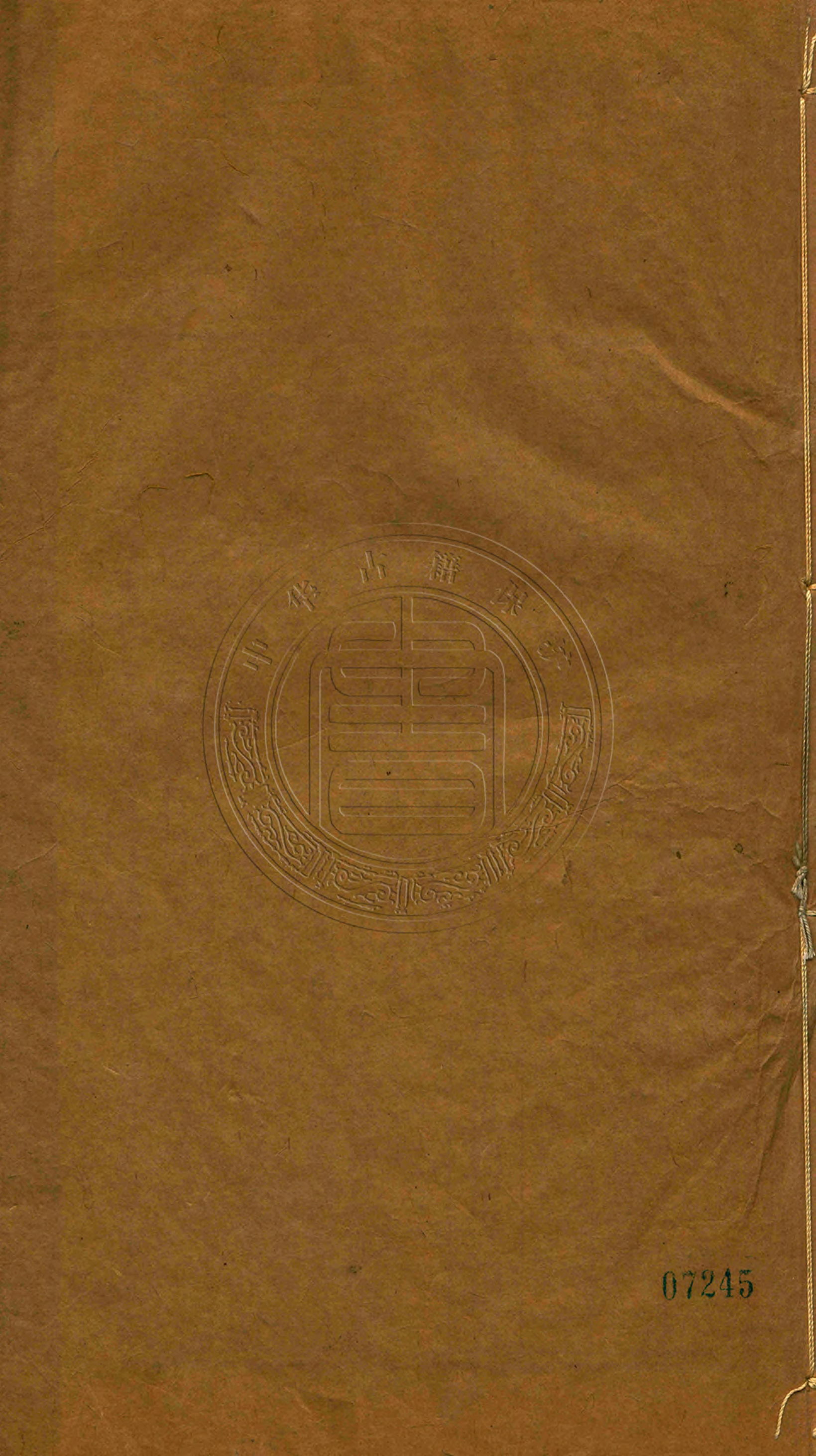
舉，是上飛。集，是下住。翔，是盤旋。梁，是橋。共，是向。嗅，是叫。作，是起。

【解】孔子與子路游山，山上有座石橋，橋上有鳥，望見人底顏色，便往上飛，盤旋許久，方纔飛下止住。孔子看見這鳥是箇雌雉，因說道：人之行止動靜，都要隨時斟酌，纔能合道。你看這山橋雌雉，時飛時止，頗得隨時底道理。子路聞孔子贊雌雉，向他細看，那鳥怕子路要拏他，叫了三聲，便飛起去了。這一段，文意不全，大意是記孔子隨時隨地


問如此。
留心學

論語話解卷之五終





# 論語話解卷之六

## 先進第十一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是前輩。野人是鄉裏人。後進是後輩。君子是有學問底人。

解孔子說前輩講究禮樂文采中帶些樸實意思。如今人嫌他不華麗。說他是鄉裏野人。後輩也講禮樂。但在外面添出許多文采。全沒有樸實底底子。如今人愛他華麗說他是有學問底君子。這是因後代風俗逐漸奢華。所以世俗議論如此。如果要用禮樂究竟是前輩底得中我還是從前輩底好。那世俗議論。如何信得他呢。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從是隨從。及門是在門下。


廣仁堂
伍百玖拾貳

解孔子從前要往楚國。走到陳蔡地方。被二國發兵圍住。絕糧七日。那時隨從弟子頗多。回到魯國。這些弟子俱已散去。孔子想起前事。因說道。從前隨從我在陳蔡地方。同受患難底人。此時都不在我門下。人生聚散無定。眞可感歎。門人因孔子這話。記得那時隨從孔子底共有十位。有長於德行底。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有長於言語底。是宰我子貢二人。有長於政事底。是冉有季路二人。有長於文學底。是子游子夏二人。可見孔子門下人才極盛。眞是古今未有底了。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解孔子說。我平日教誨弟子。弟子聽我底話。心中覺有可疑。必要再問。我與他辨論。因此觸發我底心思。倒也得他們幫助不少。惟有顏回這人。他不是幫助我底。我與他說話。沒有一句他心裏不覺喜悅。並無一毫可疑。從不見他再問。我從何處能得他幫助呢。這樣弟子。眞是少有了。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是不同。昆是兄。）

解 孔子說。外間人都說閔子騫是箇孝子。這由他平日在家方行孝道。感動他父母兄弟。都稱贊他孝順。外人聽他兄弟所說。留心看他行事。果然眞是孝順。因此大家稱他是孝子。一傳十。十傳百。沒有一箇人。不同他父母兄弟稱贊底話一樣。若不是十分純孝。如何能使許多人信服。眞是難得了。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復是念誦。）

解 詩經大雅有四句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這是說白玉有了污玷。還可以磨得去。人若說錯了話。收不回來。這箇污玷再沒法兒整治了。南容平日將這四句再三念誦。惟恐自己有一句話說錯。孔子因他作人謹慎。所以把哥哥女兒配他。可見爲學。必須謹言是最要緊底。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解 季康子問孔子許多弟子。是那一箇好學。孔子答應道有箇顏回。他能好學。不幸短命。業已死去。如今沒有好學底人了。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是孔子兒子。字伯魚。椁是外棺。）

解 顏淵家貧。死時有棺無椁。他父親顏路。求孔子賣車作椁。孔子說道。人無論有才無才。從各人父親說來。也都是一樣兒子。鯉雖然不如回。但既是我兒子。我豈不愛他。他死時也有棺無椁。我不肯賣車作他底椁。因爲賣了車。出門便須徒步。我曾出仕隨從大夫班後。若是徒步。便違了國家體制。如何使得呢。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是痛聲。喪是亡。）

解 孔子聽聞顏淵病死。心裏傷痛不過。歎氣道。噫。這是天亡我了。這是天亡我了。顏淵是孔子最得意底弟子。一

心望他傳道不想他竟短命先死孔子悲痛至極
想著大道無傳就像天亡自己一般所以如此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是哀過人是這人

解 顏淵死後孔子往弔哭得極其哀痛隨從底弟子說道夫子今日哀痛太過了孔子答道我自己不覺得果眞哀痛太過了嗎我想顏淵這樣賢才非他人可比如今忽然沒了怎禁得不十分傷感你們說我哀痛太過我若不爲這人哀痛還爲誰哀痛呢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解 顏淵死後門人因孔子甚愛顏淵大家幫助資財要替他厚葬來告知孔子孔子說道這使不得喪禮須要與家中光景相稱家貧厚葬便不合禮不可如此門人因是大家美意不遵孔子底教遂與顏路商議竟然厚葬了孔



子後知此事因說道回平日看待我同父親一樣我如今不能看待他同兒子一樣竟由人把非禮底事加他身上豈不抱歉呢這不是我要如此這幾箇弟子們幹底事叫我也沒奈了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解 季路問道鬼神無形無聲如何能奉事呢孔子答道你且莫說事鬼神先要說事人這人倫中事君事父事長無一處不當盡誠盡敬那鬼神與人雖然幽明分隔其實只是一理若能盡事人底道理事鬼神也就不難了若不能盡事人底道理又如何能事鬼神呢季路又問人有生必有死究竟死後是如何孔子答道你要曉得死是如何先要曉得生是如何人生在世自少至老有許多當作底事有許多當盡底心無一樣不由天性這箇性是天與我底就是那四支百骸聰明智慮也無一樣不是天與我底這一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究竟是要如何纔不虛度一生纔不辜負上天生我底意思若能知得這箇道理生如此死也如此若生時底道理尚且不知又如何能知到死

後呢。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側是旁邊。誾誾是和悅樣子。行行是剛強樣子。侃侃是爽直樣子。

解孔子一日與弟子坐談。閔子騫子路冉有子貢四人陪侍在旁。閔子是厚德底人。氣象從容。是箇和悅樣子。子路是好勇底人。氣象軒昂。是箇剛強樣子。冉有子貢是多才底人。氣象開展。是箇爽直樣子。孔子看他四人氣象都是天下英才。將來大有成就。心中更覺喜樂。微嫌子路太剛。怕他猛些。過剛必折。恐怕將來不得善終。須要漸漸變化到中和地步纔好。後來子路出仕衞國。果然死難。可見人身氣象。是最要緊底。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長府是庫名。貫是事。中是合理。



解魯國財庫名叫長府。魯人嫌舊庫狹小。要從新改造寬大底。有人向閔子騫說此事。閔子騫道。凡多一事。不如省一事。長府本有舊庫。相沿已久。如今仍然照舊日事體。豈不省事。大家商量看是如何。何必改作。又多一番勞費呢。孔子見閔子說話又正派又委婉。因贊他道。這人平日不肯輕易說話。偶然說幾句話。必然合理。他本是有德底人。說底話。再沒有不可聽底了。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瑟比琴大。有二十五絃。

解子路氣質剛猛。平時彈瑟也帶殺伐聲音。孔子說他道。像由這樣彈瑟麤厲不和。何以在我底門下。竟有這般聲調。門人見孔子常說子路短處。想是子路學問平常。因此不甚敬重他。孔子因又說道。凡人學問有三層境界。起初下手。尋得箇路逕。定了一生趨向。可比纔進門底樣子。到後來學問長進。見識廣大。心術光明。可比上了廳堂底樣子。及至學到純熟。那些精微深奧底道理。無不透徹。可比進了房屋底樣子。如今由底學問。已造到正大光明地

麗球

步只是精奧道理尚未十分透徹。可比已升廳堂。不過未入房室。也就很不容易了。你們如何可以輕慢得他呢。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解 子貢問顓孫師與卜商這兩人那箇好些。孔子道這兩人都有毛病。師是聰明人。才氣開展。但一心好為高遠。不肯踏實。是箇太過底毛病。商是篤實人。謹守禮法。但規模太覺窄狹。不能開擴。是箇不及底毛病。子貢道這等說來。似乎師比商稍勝些。孔子道道理總要得中纔好。那太過底人。自覺得比不及底人強些。其實他所知所行。一切不合中道。與那不及底人同是一般毛病。又何曾能彀稍勝呢。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是集。斂是稅。附益是添助。鳴是擊。攻是責。

解 魯國先君周公。他本是成王叔父。又兼位居冢宰。家景自應富裕。季氏只是魯國大夫。他家景富裕。還過於周公。這都由他家數代專權。不知作了多少虐民欺君底事。以致如此。如今冉求作季氏家臣。又替他極力催集民間糧稅。去添助他底富。孔子責備冉求道季氏家富本已過分。求還要剝削民財。去添助他。這種舉動。直不像是我底學生了。我門下許多小子。大家擊起鼓來。明白說出他底罪過。去攻責他。有何不可呢。冉求本是有才底人。只因作了季氏家臣。要想見長。替他聚積財利。不顧傷損百姓。所以孔子惡他如此。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柴是孔子學生。姓高。字子羔。魯是鈍。辟是虛浮。喭是麤俗。

解 孔子學生有箇高柴。他是孝子。為人極其仁厚。但心地不甚靈動。是箇愚拙底樣子。又有箇曾參。他也是孝子。為人極其篤實。但天資不甚聰敏。是箇魯鈍底樣子。又有顓孫師。他是多才底人。儀容極其華美。但性情略近於虛浮。又有仲由。他是好勇底人。行事極其果斷。但舉止略帶些麤俗。這四人都是美材。生來氣質也不免有偏。只因得孔子為師。受了聖人教訓。後來都成大賢。可見學問能變化氣質了。曾子最鈍。後來傳道底竟是他一人。又可見學問總要切實底好了。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庶是近。命是天命。貨是財。殖是生。億是揣度。

解 孔子說回平日學道、他與道似乎近了。他家景極貧、屢次遇著食用俱空。若不是他求道有得、焉能毫不動心呢。至於賜他不能聽受天命、耐守貧窮、定要把那財貨生殖一番、這是他不及回處。但他極是聰明人、若使他揣度事理、卻往往十中八九。所以我們下若論天資、除了回也就算賜了。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解 子張問善人爲人道理是如何。孔子說道、那善人天生美質、他自然能知向善、不必要學前賢底榜樣。可比那行路底人、不必踐踏前人腳迹、自然識得路逕一般。但善人天資雖美、不曾下過功夫、於聖賢精奧道理、也不能十分透徹。就像那行路人、雖然識得路逕、只在屋外行走、不曾入到屋裏來底一般。這就是善人底爲人了。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是談論。與是取。色是外貌。莊是端正。

解 孔子說、凡要取人、須細看那人心術品行如何、纔能取得不錯。若但聽他談論、覺得篤實、因此便就取他、究竟所憑不過幾句話兒。不曉得這人果眞是箇君子、或是外貌裝作底人、都未可定。如何便相信得呢。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解 子路問道、聽人說件好事、就要去行麼。孔子道、父兄在上、子弟不得自專、凡事須要請示、如何聽見人說便要去行呢。冉有也問道、聽人說件好事、就要去行麼。孔子道、凡是好事、都應當作、既聽見說了、便要上緊去行、纔是。公西華因問道、先前由問聽見好話就要去行、夫子說有父兄在、須要請示。後來求也這樣問、夫子又說既聽見了、便要去行。前後所說不同、赤心裏疑惑、請問是什麼緣故呢。孔子答道、那求是箇退讓底人、我怕他有推諉底毛病、所

以說既聽見了便要去行是催逼他向前進底意思由爲
人好勝一人常想作兩人底事我怕他有冒失底毛病所
以說有父兄在須要請示是攔阻他向後退底意思這是
因人施教所以不同其實該請示底求自然會請示該就
行底由自然會就行究竟同是
一箇道理你可不必疑惑了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解 孔子在匡地被圍受驚及至解圍脫難大家出了匡地
單不見顏淵孔子十分惦記等了許久顏淵隨後趕到
孔子因說道我正在替你躭心怕你因爲我與匡人爭鬬
死了顏淵答道夫子在世回何敢輕易就死請放心罷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
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然
是季氏子弟異是異眾
不同止是罷具是備數



解 季氏家中子弟有箇子然見他家有仲由冉求爲臣都
曾受教孔子是箇著名賢人心裏十分得意因問孔子
道像這仲由冉求二人可以算得大臣麽孔子答道我只
道你問大臣必然問那與眾不同底人那曉得就是問由
求這兩人呢所叫作大臣底人必要守定平生所學底正
道去奉事君上君上如用我我定要使君依我這正道行
若君上有私意不肯行我這道我就罷官不作斷不肯從
君上私意失了這正道有這樣力量纔可以當得大臣如
今由與求雖然有些才具未必能守定正道不肯一毫遷
就如何當得大臣只可算得箇備數底臣子罷了子然又
問道據這等說來那由求二人是從順上意底人了孔子
道那由求二人雖算不得大臣卻也頗有志氣深知君臣
大義如在上底人尋常過失或者不能救正若是弒父弒
君這大逆不道底事想要强他順從他也是甯死不從底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賊是害社是土神稷
是穀神佞是利口

解 子路爲季氏家臣。季氏費邑缺少宰官。子路見子羔爲人甚好。想保舉他作費宰。來與孔子商量。孔子道。高柴天資極美。是人家底好兒子。但他年紀甚輕。正是要用功學問底時候。如今你就要使他出仕。就誤他下學功夫。豈不是反害了人家底兒子嗎。子路道。若論爲學。不拘何處都可爲學。即如出仕以後。有地方民人。可以撫治。有社稷神明。可以奉祀。如果用心歷練。這也何嘗不是學。闕何必定要閉戶讀書。纔算得爲學呢。孔子道。天下只有學成後可以出仕。那有先仕後學底道理。你說這些話。何嘗是你底本心。不過是不肯認錯。要強詞分辯。我所以平日最惡那利口底人。因他不肯認錯。無理要說成有理。不想你如今。也有這般毛病哩。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皙。名點。曾參底父親。也是孔子學生。



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人陪孔子坐談。孔子說道。因爲我這一日年紀比你們長些。你們大家都恭恭敬敬其實有話儘管就說。不要因爲我年長你們就不敢說了。你平日閒住時。都說世上人沒有知道用我底。倘或有人知道用你。你究竟有何本領可用呢。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率爾。是慌忙樣子。攝。是管束。師是二千五百人。旅。是五百人。因。是重。饑。是穀不熟。饉。是菜不熟。方。是向。哂。是微笑。俟。是等。端。是元端禮服。章甫。是禮冠。相。是贊禮。

解 子路見孔子相問。也不推讓別人。就慌忙答應道。有出兵車千乘底大國。夾在大國中間。左右都被人管束。那

周日新

大國又與我不和時刻把師旅相加又重上連年饑荒國勢弄到極弱若用由去作先整頓他器械再操練他技勇又教訓他紀律等到三年後可使這一國底人戰鬭奮勇且知道大義底方向這是由本領了孔子聽了微微一笑又問冉有道求你是如何冉有答道求底本領小只可治小地方譬如地方只六七十里或止五六十里若用求去作整理農桑等到三年後可使百姓富足求所能不過如此若還要興禮作樂求不能勝任只好且等後來底君子孔子又問公西華道赤你是如何公西華答道這禮樂是君子事赤不敢說能作但心裏願意去學譬如有祭祀宗廟底事或是兩君相會或是衆國同來這般大典禮若用著赤時赤穿著元端禮服戴著章甫禮冠願意作箇小小贊禮底人罷了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希是歇鏗爾是瑟聲舍是放下作是起撰是才具傷是妨礙莫是晚暮春是三月古人二十歲行冠禮冠者是二十以上人浴是洗沂是水名舞雩是祈雨地方詠是唱歌喟然是長歎與是取

解 四人序齒子路之後便是曾晳孔子因曾晳方在彈瑟先問冉有公西華三人俱已說畢因問曾晳道點爾是如何那時曾晳彈瑟纔歇瑟聲鏗然尚響曾晳把瑟放下站起身來答道三子都有才具點沒有才具所說與三子不同孔子道這有何妨礙也不過各說志向罷了曾晳道人生四時都可行樂惟有晚春時候最好春深天氣和暖應用單袷衣服那時都已作成穿在身上閒暇無事帶著二十餘歲已冠底五六箇人還跟著十餘歲童子六七箇人同往郊外閒遊走到沂水旁邊大家洗手洗腳頑耍一番又走到舞雩地方那處樹木最多坐在樹陰底下風涼一番等到日頭平西時候大家唱著歌兒歡歡喜喜緩步歸家這頗有些樂處點心中願意如此孔子見曾點說底灑灑落落從容自在隨時隨地都成樂境直說得天地太和氣象與聖賢萬物一體胸襟都從言下現出不覺打動自家心事因喟然長歎道這箇樂處眞不容易得點底志向果然是不同我取點了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解】四人言志已畢。三子先出。曾晳獨在後未去。問孔子道。那三子所說何如。孔子道。也不過各人說各人志向罷了。曾晳道。由說能治兵。他眞有治兵本領。夫子何故笑他。孔子道。他底本領原是不錯。只是治國須講禮讓。他說話鹵率。沒有謙讓底意思。所以笑他。曾晳道。那求所說不是治國麽。孔子道。求是知道謙讓。所以只說小地方。其實就是治國。怎見得六七十里五六十里。算不得一國呢。曾晳道。那赤所說。不也是治國麽。孔子道。赤說話更謙讓了。其實說宗廟說會同。不是諸侯底事。還是甚麽。赤自說願作小賛禮。其實像他本領。只作小底。又誰人能作大底呢。



##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是勝。己。是己身私欲。復。是還。歸。是服。

【解】顏淵問道。如何纔是仁。孔子道。仁。是人心本有底天理。這是天與我底德性。從這德性發現出來。一切行事。都有規矩法度。便是禮。這德性本是完全底。只因人身上有許多私欲攪壞。以致不得完全。如今要完全這箇德性。先要把己身上私欲。用力掃除。使天理勝過人欲。一切行事。仍然還入規矩法度。這叫作克己復禮。就是爲仁工夫。若果有一日眞能克己復禮。那德性自然完全。天下底人。無有不歸服他是箇仁人了。這爲仁工夫。全由自己作主。只要立定志向。也不是什麽難事。若不由自己作主。難道還由別人不成嗎。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是條件。事。是作事。

解 顏淵問道、這克己復禮四字、是為仁大綱。請問那條件是如何。孔子道。這條件甚多說不盡。但就人身上總說、也不過視聽言動四樣。人有目必視、不當視底便是非禮。有耳必聽、不當聽底便是非禮。有口必言、不當言底便是非禮。有四肢百骸必動、不當動底便是非禮。非禮處便是私欲。這視聽言動、稍不留心檢點、私欲便已發生。到得私欲大發時、就明明知是非禮、自己也制伏不住。所以為仁底人、須要在平日視聽言動上、刻刻留心檢點、覺得非禮立刻便要禁止。不當視底、斷不可視。不當聽底、斷不可聽。不當言底、斷不可言。不當動底、斷不可動。如此切實用功、到得純熟時候、視聽言動、處處都是天理流行、那私欲一毫也容留不住。這就是克己復禮底條件了。顏淵聽夫子指教、心裏十分領悟。因說道、蒙夫子這番教訓、回雖然不聰敏、也必要照這話作事、斷不敢怠惰了。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民是人。承是奉。施是加。



解 仲弓問如何是仁。孔子道、仁是本心底天理、往往被私欲損害、不能完全。那私欲從何而生、由於居心不敬、放肆妄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以致傷害了天理。如今既要為仁、須先守定敬字、平時兢兢業業、一念不敢放縱、就偶然出門看箇人、也如謁見大賓客一般。就偶然使人作椿事、也如承奉大祭祀一般。無論大事小事、都是一般敬慎。到有與人交涉底事件、又要自己代別人設想。譬如別人將這事加我、我不願意、我就不可將這事去加別人。這方是恕道。能敬能恕、私意沒處容留、纔能保全本心底天理。像這樣作人、在國處置國事、國中人再沒有抱怨底。在家處置家事、家中人也再沒有抱怨底。可以算得仁了。仲弓聽了、心中悅服。因說道、雍雖然不敏、請照夫子所說去作、斷不敢辜負這番教訓了。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是孔子學生、名犂。訒是說不出。

解 司馬牛為人性躁多言、有一日也來問仁。孔子因就他底毛病指教他說道、汝要知如何是仁、先要看那仁者

模樣麽。仁者爲人他平日說話最不輕易常有說不出底光景如此便是仁者模樣了。司馬牛道只是不輕易說話常有說不出底光景這就可以算得仁麽。孔子道凡事但說不難要作便難。如今人不管能作不能作只是信口妄說這由他本心放縱慣了所以如此。仁者爲人操守此心一毫不敢放縱他平日切實用功深知作去甚難口裏如何能輕易說得呢。所以常有說不出底光景。並不是勉强如此汝從這裏想去便可見仁者底存心那爲仁底路徑也就可見了。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省是察。疚是病。

解 司馬牛有兄名叫向魋素性凶惡最好作亂牛因此就憂怕要取禍。一日問孔子道如何纔是君子。孔子見他常懷憂懼因說道君子與衆人不同衆人多憂君子不憂衆人多懼君子不懼。司馬牛道只不憂不懼便可算得君子麽。孔子道汝莫看得太容易了那君子秉性正直行事光明平生所爲都可對天地鬼神他心裏常自省察並無一毫過不去底心病胷中何等舒坦。就使外面偶遭禍患也無損他德行分毫。能如此又何憂何懼呢。這箇豈是容易作得到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解 向魋爲惡日甚一日司馬牛苦勸不聽料他不久必要死亡心裏憂愁不過。有一日對子夏說道人家都有兄弟我獨沒有。子夏見他有兄弟說沒兄弟曉得他是心裏發急想要替他寬解。因說道商從前聽見夫子說凡人死生都有命限定富貴都由天作主。不是人力轉移得底。只好聽天由命憂愁也是枉然。況且有兄弟說沒兄弟不過是爲兄弟不好雖有也同沒有一樣。其實爲君子底人只要修己不必責人。自己果然居心敬慎一念不敢差失。與人往來交接又能謙恭有禮。自然四海以內底人都愛我敬我雖不是兄弟也相待同兄弟一般了。君子又何愁沒

兄弟呢。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是灌。潤是溼。譖是毀謗。愬是訴寃。

解 子張問道。人若不明。往往被人蒙蔽。如何纔算得明呢。孔子道。那蒙蔽人底有兩樣法術最巧。一種是要毀謗人底。他來說別人是非。若說得太驟了。我必不聽。他慢慢說去。今日說一句。明日又說一句。若有意若無意。就像用水灌物一般。外面漸漸灌。裏面漸漸溼。令人不知不覺聽了進去。就上了他底當了。這名爲浸潤之譖。又有一種誣告人底。他來訴自己寃枉。若說得太緩了。我必不聽。他裝作十分迫切。忙忙急急。呼天喊地。就像皮膚受傷。忍痛不住底光景。令人突然一見。觸起怒來。就上了他底當了。這名爲膚受之愬。那兩樣巧法最難識破。若能識破他底機關。使他巧法不行。這是何等見識。可以算得明了。大凡蒙蔽只在近處。不在遠處。近處受蔽。遠處自然不見。如今浸潤膚愬這般巧法。都不能行。再沒有別法能蒙蔽他底。天下事還有什麽見不到處。這箇明也就算得遠了。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解 子貢問爲政是要如何。孔子道。爲政大綱有三件。第一件要緊事是食。須要多積米穀。豐年收糴。凶年賑濟。使百姓不受飢餓。這是足食。第二件要緊是兵。須要修整武備。無事操練。有事守禦。使百姓有所保衞。這是足兵。兵食既足。又要行教化。使百姓都知禮義。人人親信於我。沒有一人異心。這是民信。若說爲政。這三件少一件不得底。子貢道。這三件固然少一件不得。但國家有那艱難時候。三件不能全有。不得已必要去一件。這三件是先去那一件呢。孔子道。這三件少一件不得。如果必不得已要去一件。只可先去兵。兵既去了。只要糧倉充足。百姓齊心相信。就沒有兵。國家也還守得住哩。子貢道。兵既去了。還有兩件。但國家又有那危急時候。連這兩件也不能兼顧。不得已

信更是去不得底。你如今偏說不得已要去一件。就依你所說。沒奈何也只得去食。食既去了。百姓必然餓死。但箇可大家餓死。也不可棄了這箇信字。須要曉得自古以來誰人不死。死是人人不能免底。若是棄了這箇信字。必至忘恩負義。忍心害理。無一不為。大家都不成箇人。雖生也不如死了。所以百姓沒有這箇信。就站立不住。信是斷斷去不得底了。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棘子成是衛國大夫。駟是四馬。鞟皮去毛。

(解)衛國有箇大夫棘子成。見當時盡講虛文。心想要矯這弊。因說道。質在裏面是實底。文在外面是虛底。為君子底人。只要有質實就彀了。何用許多虛文幹甚麼。子貢見子成說底不是。因說道可惜了夫子這句話兒。是箇君子救世底好意。只是說得太偏了些。大凡君子說話。不是輕易說得底。這話一出了口舌。以後便收不轉來。譬如四馬



駕車。也追他不及了。夫子說只用質不用文。其實有質不能無文。文同質是一樣。有文不可無質。質同文也是一樣。如何能偏得一邊呢。若是只用質不用文。那君子便都成了野人一般模樣。就像那虎豹底皮。若盡去了毛。同那犬羊皮去了毛底是一般樣子。又有甚麼分別呢。這子貢是因子成說要去文。所以如此說。究竟質是本。文是末。本重末輕。還是質比文重了。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解)哀公問有若道。年歲饑荒。國用不足。如何是好。有若答道。周朝井田法制。九百畝合為一井。每井八家。每家各受百畝。中間一百畝是公田。這八家耕田。通力合作。按照一井收成十分取一分歸公。名叫作徹。取通融均平底意思。魯國從宣公時起。又按畝另收一分。這便是十分取二了。如今年歲饑荒。百姓完納不起。何不仍行徹法。使百姓

韓文

寬裕些呢。哀公道，十分取二，我尚且不彀用，如何還要行徹法，又怎麽能彀用呢。有若道，國以民爲本，君與民同是一體，爲君底須要省節用度，體恤百姓。百姓若能充足，爲君底自然安樂，又誰能使他不足呢。若是百姓先不充足，大家窮不聊生，爲君底也不安穩，又誰能使他充足呢。如今年歲饑荒，就要多取百姓，不能完納，也是枉然，不如愛惜百姓底爲是了。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崇是積得高，辨是識得破，徙是移。

（解）子張問人身上德行，如何積得高；人心中迷惑，如何識得破呢。孔子道，若論積德，先要有根本，又要有進步。這忠信二字，便是箇根本。人若忠信，作事都是實心，說話都是實理，把這箇作了主，德行就站得住了。但義理本無窮盡，須要漸漸講求。今日所知如此，明日所知又有不同，便要移進一步。今日所能如此，明日所能又有不同，又要移進一步。義理日進日深，那德行便越積越高了。至於人心迷惑多般，總不過私愛私惡。譬如私愛這箇人，便願意他生；私惡那箇人，便願意他死。這生死是由天定，只因私愛私惡迷了心，倒像要由我作主一般，這已是糊塗了。還有本是愛他，願意他生，後來忽然惡他，又願意他死，連自己心意也沒箇定準，這更是糊塗了。總之人心私意一起，必至如此顛倒錯亂，能搜尋這箇根子，那迷惑處就不難識破了。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節應移在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節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齊景公名杵臼

（解）魯昭公末年，孔子到齊國。那時齊景公政事怠惰，大夫陳氏要結民心，景公又愛那妾生底小兒，不肯就立世子。一日向孔子問政。孔子答道，爲政須從根本作起，這君臣父子，是人道大綱，爲君底必要能盡君道，爲臣底必要能盡臣道，爲父底必要能盡父道，爲子底必要能盡子道。這根本既然立得住，那政事再沒有不好底了。景公贊道

好呀這話說得很是眞若是君不成箇君臣不成箇臣父不成箇父子不成箇子那時國家必然大亂就有米穀我還能與得下麼後來景公臨終立孺子荼被陳氏廢立因此事權數世遂篡齊國孔子當時早已說破無奈景公不悟不能聽用雖然贊好也是無益了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片是一半折是斷獄是訟事宿是留諾是應允

解 孔子說天下惟有訟事最不易斷原被兩造各爭是非就是秉公判斷也要費許多脣舌纔能得他輸服豈有只說一半句話兒便可以判斷得下誰知仲由他竟有這般本領他平日爲人忠信不欺又能見事明决人人都知他是箇正直底人若有訟事叫他判斷誰是誰非他只須說一半句話兒兩造早已信服不必等他把話說完這豈是別人所能及底孔子贊子路如此這都由子路平日最有信義如有人託他底事他若應允了必然急急作成此事從沒有停留不作底他素性如此所以人都相信他了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解 孔子說如今教化不行民間往往好訟這最是風俗人心底大害在上底聽斷公明能替他分別曲直也算罷了但這樣本領不難我也還能同人一樣如果要講那安民底德政必須使百姓都知禮義大家相親相愛自然沒有爭訟這纔是正本清源底道理若但靠聽斷公明如何能轉移人心風俗呢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是居心倦是懈怠行是行事忠是實心

解 子張問爲政是如何孔子道大凡爲政底人起初都知奮勉到後來漸生懈怠往往有始無終所以爲政第一要勤須要振刷精神自始至終不敢一毫懈怠像這樣居心何事不成但勤政底人也有但圖外面作得好看裏面沒有十分誠意這也不能感人須要賞一善人眞是有好善底心罰一惡人眞是有惡惡底心說要愛人眞是有愛人底心說要節用眞是有節用底心無論所行何事都是一片實心百姓豈有不感動底這是爲政底要道了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美是好。

解 孔子說凡為君子底人他存心仁厚只願意人好不願意人不好。如人有一樁好事惟恐他不成必要多方勸助使他這好事作得成。如人有一樁惡事惟恐他會成必要設法挽救使他這惡事作不成。那小人居心刻薄事事與君子相反。如今人妬忌人作好事攛掇人作惡事這等居心正是小人底行徑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帥是督率。子是男子底美稱。

解 季康子向孔子問政。孔子答道凡國事都名為政。原是取正人底意思。但要正人必先正己。己若不正如何正人。子若能修身齊家一言一動都守正道。然後將這箇正道去督率百姓。那百姓自然人人敬服。又有誰人敢為不正呢。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是貪。

解 季康子因魯國多盜心中甚憂問孔子如何禁止。孔子答道這盜賊本也是良民只因見在上底人大半都是貪利因此百姓都起了貪利底心忘了廉恥底心遇著窮困時節沒奈何便去作賊。這都由教化不明緣故。如今要禁止盜賊先要能行教化。子如果清廉守正平日所為沒有一毫貪利底心。那百姓自然感化也都知重義輕利誰肯不顧羞恥去作盜賊呢。那時候就用賞勸他作賊他也斷不作這偷竊底事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偃是仆。上一作尚是加。

解 季康子又向孔子問政說道如今百姓壞底多不殺不怕若多殺幾箇無道底人使百姓畏懼都改就有道一邊這法何如。孔子答道要百姓學好總要為政底先好。如今魯國是子為政百姓仰望就在子一人為什麼要用殺

呢。子如果要好，百姓自然也就都好了。凡在上底人名爲君子，君子底德行，可比是風。在下底人名爲小人，小人底德行，可比是草。那小人德行，隨君子轉移，可比那草隨風勢，要東便東，要西便西。請看草上面加了風吹，還有不肯隨風仆倒底麽。這是最有效驗底，何苦定要用殺呢。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達是通達無礙。質是朴實。慮是思想。下人是讓人。色是外貌。違是背。

解 子張問讀書人德行，如何能使人處處見信，可算得通達無礙呢。孔子知子張常有務外底毛病，因反問他道，你所說通達無礙是怎麽樣呢。子張答道，爲人總要有名譽，在國必要使人聞名，在家也必要使人聞名，纔能通達無礙了。孔子道，德行通達叫作達，名譽著聞叫作聞。你所說只是聞，不是達了。如果要說那達呢，他爲人必然是心地朴實，性情爽直，平日行事最好講求義理，與人相處，審察他底言語，觀看他底顏色，處處要留心體貼，本身又謙恭得很，時時刻刻思想著讓人。這都是修德底實事，德行充實，自然人人見信，無論在國在家，都是通達無礙了。若只說那聞呢，他爲人不肯切實修德，只想在外貌裝飾箇仁人模樣，叫人說好，其實平生品行，都與仁人相背，只因外貌裝飾得好，人人說他是仁人，他自己也就得意，居然自信是箇仁人，全不覺得可疑了。這是務外好名底人，無論在國在家，他都必要使人聞名，究竟問他底德行，是全然沒有底了。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慝是心中隱惡。修是治。得是功效。親是父母。

解 魯國禱雨地方名叫舞雩，立有神壇，樹木最多。樊遲從孔子在下面閒遊，因問道，人身上底德行，如何積得高

人心裏底隱惡、如何治得去、人念頭上迷惑、如何識得破
呢。孔子道、這三件、都是切己底事、你問得甚好。人要積德、
先要極力去作善事、且把功效放在後面、不必計較。常常
作去、沒有間斷、到得久了、不知不覺自有功效、那德行不
越積越高嗎。自己心中隱惡、須自己修治、別人底過惡、我
如何管得他。只要攻擊自己過惡、不要攻擊別人底過惡。
如此專心併力、惡念無處躲藏、還怕治他不去嗎。人念頭
上迷惑、須識破他根子。那根子都只在細微處、第一要切
戒底、最是忿怒、那忿怒發動時、往往因一時底小事、釀成
終身底大禍、只要出這口氣、自己身子忘記了、家中父母
也忘記了、一切都顧不得、這不是大糊
塗嗎。若早識得破根子、又何至如此呢。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達是通曉。鄉是前。

解 樊遲問如何是仁。孔子說、能愛人便是仁。又問如何是知。孔子說、能知人便是知。樊遲心裏想、愛人是要無人不愛、知人是要分別好歹、這兩樣如何合得攏呢。孔子見他不甚通曉、因又說道、人有邪有正、要舉用正直底人、棄去邪枉底人、自然能使枉底也變作直底了。樊遲不敢再問、退了下來、過一日、見著子夏問道、前日我見夫子問知。夫子說道、要舉用正直底人、棄去邪枉底人、自然能使枉底變作直底、這是怎麼講呢。子夏道、夫子這兩句話裏面包含底道理、富裕得很。豈但是說知呢。從前虞舜得了天下、在眾人中選擇、舉用這皋陶、天下知皋陶是好、大家也都學好、那不仁底人、竟遠遠底不見了。後來商湯得了天下、在眾人中選擇、舉用這伊尹、天下人知伊尹是好、大家也都學好、那不仁底人、也遠遠底不見了。這豈不是能使枉變直底效驗麼。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解 子貢問交友底道理是如何。孔子道、交友道理、是要勸善規過。那勸善不難、惟有規過最難、須是勤勤懇懇、盡

董福泰

自已誠心去告訴他。又不可直說。還要委委婉婉說許多好話。去開導他。他若聽了最妙。若他定不肯聽。也只好歇了。切莫再三煩絮。惹那朋友厭恶。變成嫌隙。倒反自已取辱了。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解講。曾子說道。君子取友。必要學文學了文。然後大家有得講論。可以聚會許多賢友。沒有文。朋友就來相會。也覺得沒甚興趣。所以用文去會友。那道理便越講越明了。君子爲仁。必要取友。取了友。然後彼此有所觀摩。可以輔助我底仁德。沒有友。自已就去用功。也覺得加倍費力。所以用友來輔仁。那德行便日修日進了。

論語話解卷之六終

# 論語話解卷七

閩縣陳　濬心泉述

##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解子路問爲政如何。孔子道。爲政第一是能化民爲善。如要教百姓向善。須自己首先爲善。與百姓作箇榜樣。百姓自然感化。都肯順從了。至於民間生業。第一在勤。如要百姓能勤。須將百姓底生計。自己也不怕勞苦。件件替他料理。百姓自然踴躍。不敢怠惰了。子路是箇勇往底人。見孔子只說這兩件。心中覺得太少。還要請孔子添說幾句。孔子道。爲政不在多言。只要耐久。即如我說這兩件。是一生作不盡底事。汝只要守定這兩件。儘力作去。徹始徹終。一毫不敢懈怠。這就很好了。何必再求多呢。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解仲弓爲季氏家宰。來見孔子問政。孔子道。家宰總理一家政事。若要一一親自料理。如何兼顧得及。要曉得每事都各有專司底人。須先責成專司底辦理。然後由總理考核功過。自然事事有條理。不致遺漏了。凡人都有過失。要看過失大小。有害事底太過。理應懲處。若無關緊要底小過也要苛責起來。人人各懷疑慮。那事更難辦了。不如一概赦免。自然人心喜悅。都願盡心報效了。爲政全靠用人。如遇有賢德底人。或有才能底人。不可聽其埋沒。必須舉薦用他。自然輔助衆多。那政事更容易有成了。仲弓道。夫子見教極是。但天下人多。不認識如何知得他是賢才。去舉用他呢。孔子道。天下賢才。如何能盡識。但汝平日所知識底人。難道都沒一箇賢才。不成。汝只要就現在知識底賢才盡數舉用他。將來又知識得幾箇賢才。再盡數舉用他。汝如此好賢。自然也感動別人好賢底心。汝所不知底。別人知得。也會代汝舉薦。不致廢棄了。又何愁不能盡知呢。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衛君是出公輒待是等

解魯哀公十年孔子由楚國回到衛國那時靈公已薨其孫出公輒代立不肯接他父親蒯聵回國就將靈公底廟作爲禰廟子路爲出公底臣要勸孔子出仕說道衛君仰慕夫子得很要等夫子爲政不知夫子爲政要從何事先整頓起孔子道諸侯爲父立廟名爲禰廟靈公是衛君底祖不應稱爲禰廟這箇名兒不正如衛公用我爲政我必將這箇名兒先行更正其餘且可從緩了子路聽孔子這話正犯著衛君底大忌心中不悅說道不想夫子說話也有這樣迂闊底這是斷行不去衛國應辦底事很多何必定要先更正這箇呢孔子見子路說話無禮因責他道由說話竟成了野人了若是君子說話斷不如此就有心裏不懂底事也只放在空虛慢慢尋思不敢妄說那有像由這般鹵率底汝說我要正名是迂闊殊不知名若不正道理先不順如何說得去說去既不順行去也必不順事如何作得成事既作不成講禮不成箇禮講樂也不成箇樂又如何興得起來禮樂興不起來民間沒有教化必然爭訟繁多大家汝害我我寃汝互相傾陷刑罰如何能恰當刑罰不當姦邪得志良善遭殃百姓人人不能自保必至手足都無措了這都由名不正起就弄成許多流弊出來所以君子爲政最重底是名要立這箇名必要理上說得去要說這箇理又必要事上行得去這纔不至有名無實諸事都可以整頓了君子出言豈可輕易說一句就要算一句從沒有可以苟且將就得底汝如何說是迂闊呢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稼是耕田爲圃是種菜襁是布帶負是背負。

解樊遲請問耕稼如何學呢孔子道要學耕稼須尋老農我不及老農在行了又請學種菜孔子道要學種菜須尋老圃我不及老圃在行了樊遲退出後孔子向門人說道方纔樊須所問竟成了鄉裏小民了讀書人總要學治民本領豈可但作鄉裏小民如要在上位治民第一先要好禮平日一舉一動都要守定規矩百姓見他這樣端嚴也沒有敢不恭敬底了第二又要好義平日所言所行都要求合義理百姓見他這樣公正也沒有敢不服從底了第三還要好信平日待人處事都是一片眞心百姓見他這樣至誠也沒有敢不用眞情底了這好禮好義好信全由平時學成若果能如此不但一國百姓仰慕四方百姓也仰慕大家用布帶背著小兒都願意來作百姓又何用自己去學那耕稼呢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授是交付使是出使專是獨。

解孔子說詩有三百篇內有累朝底政化列國底風俗人情物理無不該載讀詩底人用心講求可以通達政體這是一層效驗而且那詩人性情溫厚心氣和平命意措詞又正大又委婉最能使人感悟所以讀詩底人得他益處也能立言得體這又是一層效驗如今學詩底人三百篇也曾讀過但交付他政事他仍然不能通曉差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獨自一人隨機應對這是全不用心毫無得力與未曾學詩一樣雖然讀得多又何中用呢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解孔子說人無論教家教國總要從修身作起身若修得正了不必要我強令他遵教那人心自然感動教化早已行了若是己身先有不正如何能責人不正雖要強令他遵教無奈人心不服也是斷不肯依從底了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解孔子說魯國是周公底後裔衛國是康叔底後裔他二國當初本是兄弟如今魯國不能守周公法度國勢衰

弱了。衛國不能守康叔法度。國勢也衰弱了。將二國政事比較。情形彷彿相似。也同兄弟一般。豈不可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是衛大夫。合是聚。苟是略且。

解孔子說。衛國公子荆居家最好。他平日利心甚淡。家中貲財不甚留心。起初纔有些須積蓄。就說道。略且合聚了。隨後稍稍有得多些。又說道。略且完備了。到後漸漸有底富足。又說道。略且美好了。看他意思。富與不富。都聽其自然。未富時不求富。既富時不誇富。全無貪鄙驕奢惡習。這也就算好了。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適是往。僕是御車。庶是眾。

解孔子往衛國。冉有為孔子御車。到了衛國。看見人烟稠密。孔子道。衛國百姓可算得眾多了。冉有道。百姓既然眾多。還要加添甚麼呢。孔子道。人既眾了。就怕貧窮。須要均分田業。薄收糧稅。使百姓都能富足。這就更好了。冉有道。百姓既然富足。又還更加添甚麼呢。孔子道。百姓富足後。又怕不知禮義。須要多立學校。廣行教化。使百姓都懂得道理。不致為非作歹。這便最好了。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月是一年十二月。

解孔子說。我生平志在行王道。人都說王道迂遠難行。一時不能見效。其實王道並不迂遠。如果今世有用我底人。我行王道。不過一年十二月。規模略定。也就可觀了。若再行到三年。那時百事具備。上下相安。人民樂業。教化大行。治功便也算成就了。這箇效驗是拏得穩底。只是今世沒有能用我底人。又何嘗是王道難行呢。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〇勝是化。誠是信。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善人在世上極有益。他秉性仁慈。居心忠厚。最能感發人心底天良。培養世間底和氣。所以古人常說。若有善人相繼在上治國。到了百年。也可以感化那殘暴底人。變為良善。那些殺人底刑法。也可以去得

不必用了。古人深知善人有這等功效。所以如此說。如今細細考驗這話。眞是可信。果然不錯了。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是三十年。

解 孔子說。凡治天下。要興利除害還不難。只有這移風易俗最難。後世教化不明。風俗敗壞久了。譬如就有聖人受了天命。興起爲王。他治天下。也必須要治到三十年。纔能使教化漸入人心。消融了舊時惡習。百姓改過遷善。同歸仁厚。復成堯舜三代時風俗。這豈是容易作得到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解 孔子說。讀書人出仕。叫作從政。如知他將來政事優劣何難。只看他平日修身如何。如果身修得甚正。這從政又有何難呢。若己身尙不能修得正。就想要從政。又如何能正人呢。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朝是季氏私朝。晏是晚。以是用。



解 魯國季氏專權。有政不與大夫公議。卻在私朝與家臣商量。冉有爲季氏家臣。有一日退朝甚晚。孔子問道。何以回來得晚呢。冉有答道。今日是有政商議。所以晚了。孔子道。在國叫作政。在家叫作事。汝所商議。大約只是季氏家事。未必是國政罷。凡國政須要與大夫商議。就是致仕底大夫。也得與聞。若是眞有國政。我曾作過大夫。如今雖不見用。我也應該與聞了。冉有說底本是實話。孔子卻如此說。是要辨明公私名分。使季氏知國政比不得家事。可以私自專主底。這用意就深了。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易去聲喪去聲下同樂音洛○幾是期望喪是亡。

【解】定公問道只一句話就可以與國有底沒有。孔子答道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但君既如此問也有一句話相像底人都常說爲君底總理一國人民這是最難爲臣底助君治國也不容易。如果眞知道爲君最難必然心懷畏懼兢兢業業一事不敢懈怠常常如此國家自然興起。這不也算得一言與國了麽。定公又問道只一句話就可以亡國有底沒有。孔子答道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但君又如此問也還有一句話相像底人都常說我若爲君也沒有別底樂處只是說出話來人人都是順從沒有一人敢違拗底這眞是箇樂處了。如果話說得好人不敢違拗這不也很好麽。若是說得不好也不許人違拗那忠直底人一箇也容不住君越驕臣越諂所用底都是小人所行底都是虐政國家豈有不亂。這不也算一言亡國了麽。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解】葉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道爲政第一是要愛民。如果眞能愛民那近處百姓受我底恩惠滿心感激人人喜悅就是那遠方百姓聽聞我能如此愛民也都願作我百姓來這裏安居樂業了。這效驗是由近及遠若不是眞有愛民底心如何能感動得許多百姓呢。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上聲○莒父是魯邑名。速是快。

【解】子夏爲莒父邑宰來見孔子問政。孔子說道爲政底流弊都從性情上起。汝底性情褊狹第一切戒急性。凡事須從容布置不可太趕急要快。第二切戒小算。凡事須從大處著想不可只圖目前小利。那急性底人他何嘗不是勤政。但作事總有箇次序。若不管次序一味趕急要快手忙腳亂這事如何行得通呢。那小算底人他也何嘗不是爲公但見識落在小處那大處自然見不到。縱使作得成事也不過只得目前小利那久遠底大事業又如何作得成呢。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語去聲爲去聲〇語是告。直躬是直身行事。攘是奪。隱是瞞。證是佐。

解 葉公告孔子說道。我鄉黨中有箇直身行事底人。他生平不說一句謊話。有人告他父親奪人底羊。他作兒子底人。也去作箇證見。這可算得直了。孔子說道。我鄉黨中所說底直人。不是這樣。兒子有罪。父親替他隱瞞。父親有罪。兒子替他隱瞞。父子是一本至親。若要不替他隱瞞。心裏如何忍得。這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不必說是直。直就在裏面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是居家。之是往。

解 樊遲問如何是仁。孔子道。仁是人心上天理。天理有在居家時發見。居家時若有傲慢底心。那天理便不能存了。須是居家時一切容貌舉動。都要極其恭謹。不敢一毫傲慢。這便是居家時天理了。天理又在作事時發見。作事時若有怠忽底心。那天理也不能存了。須是作事時。凡有大事小事。都要極其敬慎。不敢一毫怠忽。這便是作事時天理了。天理又在待人時發見。待人時若有虛僞底心。那天理更不能存了。須是待人時。無論親疏厚薄。都要出於實心。不敢一毫虛僞。這便是待人時天理了。這三件功夫。是一生底事。須要常常作去。就在夷狄地方。也不可丟棄。這三件功夫作到純熟。天理自然完全。也就算得仁了。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使去聲弟去聲行去聲硜告耕反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〇硜硜是堅固。筲是竹器。斗裝十升。筲裝十二升。

解 子貢問道。如何纔算得讀書底士人。孔子道。作人第一要有廉恥。一切卑污苟賤底事。自己斷不肯爲。如或出

使四方又能熟習禮儀善能應對使四方人敬重不致玷辱君命這種人操守既靠得住才具又有可用可以算得士了。子貢問道請問次一等底何如孔子道孝友是爲人根本。如果宗族中人都稱他是孝鄉黨中人都稱他是弟這種人根本既好就是才具稍差也算得次等了。子貢道請問又次一等底何如孔子道有種人說話無論如何既說了就必要信實行事無論如何既行了就必要果決。他執意堅固得很是箇器量狹小底人但論他操守還有可取也算得又次一等底了。子貢道如今在位爲政底這些人如何孔子見他忽然說到這裏心內不悅歎氣說道噫這些人底器量可比只有一斗一筲樣子是箇極瑣細微末底人如何算得到他哩。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中行是中道。

解孔子說道理總是得中纔好。但人生才質往往不能得中。如今我要尋天生中道底人與他學道是不能得了。不得已思想那次等底也必是狂狷底人。狂底嫌他太好高。但他一心要上進求取這箇志向可取。狷底嫌他太量狹但他卻有決不肯爲底事這箇操守可取。我得這兩種人加以磨礪造就都可以成材傳道。若只是老實人沒有這等志向操守如何能擺脫世俗不如狂狷底可以造就了。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恆是常久。承是進。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無常底人是事都作不成。南方人有句話說人若是無常巫醫也作不得。這話說得極好。巫是事鬼神底醫是治病底若不是常久斷然學不成何況別底大事業呢。易經恆卦爻辭有兩句說道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這是說人若德行無常人人鄙薄他就有羞辱底事進來。孔子讀這兩句爻辭因說道如今無常底人不知是有羞辱想因未曾占過爻辭了。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解孔子說與人相處總是和氣最好。但和氣中又有分別。出於公心底叫作和。出於私情底叫作同。君子存心寬

厚推賢讓善全無忿嫉底意思這是和及至有違道背理底事要使君子曲從君子也斷不肯這卻又是不同小人用情偏私一唱百和全是瞻徇底意思這是同及至有爭權奪利底事要使小人相讓小人也斷不能這卻又是不和和同二字相反須要辨得淸不可誤認了。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解子貢問道一鄉人都好他這人何如孔子道這人未見得可取子貢又問道一鄉人都惡他這人何如孔子道這人也未見得可取要曉得一鄉中有善人也有不善人這兩種人性情相反善人所好不善人必惡若不善人也好他他平日必曾與不善人相親這就是甜軟了不善人所惡善人必好若善人也惡他他平日必曾與善人不合這便是偏僻了總不如一鄉中善人好他不善人惡他這纔是正直光明底人可算得君子了。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 說音悅

解孔子說君子在上容易奉事難得使他喜悅他平日不愛逢迎如有人奉承他要討他歡喜若不是正道底事他必不喜悅及至他用人時候隨材委任如用器皿一般無論大小俱有可用豈不是易事麼小人在上難得奉事卻容易使他喜悅他平日最愛逢迎如有人奉承他要討他歡喜就不是正道底事他也必喜悅及至他用人時候搜尋過失求全責備總沒人能合他意豈不是難事麼這一公一私一寬一刻由他存心相反所以不同了。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泰是安舒 驕是傲慢

解孔子說君子心地寬平平日舉止從容全是安舒氣象卻又一言一動都有禮法並無一毫傲慢小人不知禮法縱慾自恣全是傲慢惡習而且性情浮躁輕舉妄動忙擾不堪又如何能得安舒呢。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木是質朴 訥是口鈍

解 孔子說仁本是人心底天理只因後來私欲漸盛又沾染世俗習氣甚深所以離得遠了只有剛强底人他秉性硬直世上許多卑屈底事他作不來又有果毅底人他立志堅定世上許多委靡底事他作不來又有質樸底人他居心篤實世上許多浮華底事他作不來又有口訥底人他說話遲鈍世上許多巧佞底事他作不來這四種人天姿卻厚所以與仁還相近若肯加功爲學自然容易有成了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是誠懇樣子偲偲是勸勉樣子怡怡是和悅樣子

解 子路問道如何可算得士人呢孔子道凡相與人誠意懇到披肝露膽是箇切切樣子勸勉人詳細開導盡言無隱是箇偲偲樣子親愛人情意悅樂始終和好是箇怡怡樣子有這三樣既正直又和平可以算得士了但這三樣用處又有分別朋友以義爲重須要切切偲偲若太面軟必然廢義了兄弟以恩爲重須要怡怡若太切直倒反傷恩了這定要分別底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卽是就 戎是兵

解 孔子說人都說善人爲政只能有文德不能有武功其實不然如果善人爲政他先教百姓孝弟忠信底德行又於務農閒暇時候操練技勇演習陣法約計到七年光景百姓受善人教訓已久皆曉得尊君親上底道理武藝又已嫻熟一旦用他往就兵戎大家都肯出力報效這也可以制勝了何愁不能有功呢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解 孔子說天下惟有用兵最是凶險平日教百姓須要認眞訓練一旦臨事纔有可用若平日全不訓練等到別國來伐時就用這不曾教過底百姓與他交戰必至大敗虧輸徒取滅亡豈不是丟棄自家底百姓麽

##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是原思名 穀是祿

解原憲問道爲人可恥底是何事孔子道爲人可恥底是無才尤其可恥底是無品吾人讀書出仕原要展布材能不是希圖穀祿倘遇國家有道可以展布時候卻不能建功立業只是虛糜穀祿這是無才底可恥了或遇國家無道不能展布時候又不肯守節辭官還想貪戀穀祿這更是無品底可恥了那無品底可恥你是早知道底這無才底可恥卻也不可不切戒呢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解原憲又問道人心有四件大病第一件是己非人是箇好勝底病叫作克第二件誇張得意是箇自滿底病叫作伐第三件抑鬱不平是箇忿恨底病叫作怨第四件嗜利無厭是箇貪求底病叫作欲這克伐怨欲是人心大病若不能制伏隨處便發露出來我如今能制伏得住使他不行這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克伐怨欲最是人心大害譬如毒蛇猛獸極不容易制伏你如今能制伏得住使他不行有這等力量可以算得難了究竟這四件病根仍舊



藏蓄在心未曾拔去譬如毒蛇猛獸惡性未與銷除雖然一時制伏終必有時爲害如何可算得仁呢你要說這便是仁我就不曉得了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懷是思想居是便安

解孔子說凡人意中都有箇方便安樂處所時時思想著這在平常人也不爲過惟有讀書底士人他平日修德行道要幹許多大事業一生辛辛苦苦還怕作不盡卻也要思想那方便安樂處所圖自己快活自在就這一箇念頭便已落在人欲窠裏拖泥帶水終身洗脫不淨到頭成了箇庸俗底人如何可以爲士呢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是高孫是卑讓

解孔子說君子言行超出衆人所以國家有道時候他議論既高品行又高迥然與流俗不同這是君子體格如此倘遇國家無道正人不能見容那時君子也斷不肯屈身變節品行還是要高底惟有言語卻不敢盡說甯可過於卑讓不肯招觸時忌如此纔可以避禍這固是君子不幸也便是國家不幸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解 孔子說。有德底人。他說出議論。都是實事。作出文章。都是實理。裏面道德充積。外面光華發露。自然必有言辭可觀。若但是能言底人。他不過善能揣度事理。又兼有口才。說得好聽。其實未必眞能有德了。仁者爲人。一心純是天理。並無一毫私欲牽累。理當作底。他必去作。利害禍福搖奪他不得。自然必是有勇。若但是有勇底人。他不過仗著那血氣剛强。一時奮激拚命向前。其實未必眞能有仁了。可見有本必然有末。有末不必有本。爲學總是要先講求根本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卽南容。盪舟。是推船。



解 南宮适問道。從前夏朝有箇有窮國君。名羿。最善射箭。百發百中。他篡了夏后相王位。後來又被他臣子寒浞篡位殺害。寒浞底兒子名奡。力氣最大。能於旱地推船。後來夏少康起兵滅浞。奡也被殺。羿奡二人。有絕等材力。都不得好死。這是一段故事。夏朝開基底始祖是禹。周朝封國底始祖是稷。舜使禹治水。同稷二人教民耕種。一切翻犁布種底事。都要親身教導。禹稷二人是最喫辛苦底。後來都有了天下。這又是一段故事。據這兩樁故事想來。豈不是上天重德不重力麽。南宮适意思。是把羿奡比當時有權力底人。把禹稷比孔子。孔子聽了。知他是要推尊自己。因此便不回答。南宮适出去後。纔稱贊他道。這箇人可以算得君子了。如今世人都重力不重德。他獨知道推尊有德底人。這箇人豈不是君子麽。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解 孔子說。君子必仁。小人必不仁。這是人品大分別處。如今嫌君子底偏要說君子不仁。愛小人底偏要說小人也有仁。據我看來。那仁道甚大。一生作不盡。偶爾間斷。便是不仁。君子雖極力爲仁。難保沒一念疎忽底時候。如今

要搜尋君子過失、說他不仁、卻也還有。至於小人、他居心刻薄、行事詐僞、把天良都埋沒盡了。如今要替小人迴護、說他也有一二事是仁、這是斷然沒有底了。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誨是諫諍。

解 孔子說、爲父底都知道要愛子。但既要愛子、卻只是一味姑息、把兒子嬌嬾慣了、必至百事無成。這樣愛法、倒不如不愛了。如果眞有愛子底心、必要爲他計慮久遠、使兒子勤身苦學、作成保家底賢子。如何能免得勞苦他呢。爲臣底都知道要忠君。但既要忠君、卻只是百般承順、把人君驕倨慣了、必然任性妄爲。這樣忠法、倒反成不忠了。如果眞有忠君底心、必要爲他分辨邪正、使人君去惡從善、作成有道底明君。如何能免得諫諍他呢。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命是辭令。如今表啟之類。裨諶、世叔、子羽、皆是鄭國大夫。世叔名游吉。子羽名公孫揮。行人是官名。東里是地名。子產住處。草創是起草稿。討論是考究議論。修飾是增減。潤色是加文采。



解 孔子說、小國聘問大國、必有辭令。惟有鄭國子產執政時、所作底辭令最好。有箇大夫裨諶、他善能謀事。先叫他起箇草稿。又有箇世叔、他學問淹博。又叫他考究典故、評論是非。又有箇子羽、他作行人底官、常往各國、深知風土人情。再叫他斟酌一番、當刪減底刪減、當增添底增添、然後送到東里子產住處。他又細細加上些文采、更覺得光潤華麗。所以能使大國和悅、不生兵禍。同時列國、也有辭令、都不能及他底好了。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子西是楚國大夫公子申。伯氏是齊大夫。駢是邑名。沒齒是終身。

解 或人問子產何如。孔子道、子產爲政、修立法度、整頓地方、都是爲愛民起見、是箇慈惠底人了。或人又問楚國有箇子西、他能讓楚國、也很著名、這人何如。孔子道、這樣人他只是他底路數、就有一二件好處、也不過只成了他底路數、何必論他呢。或人又問管仲何如。孔子道、這人便不同了。他相齊桓公、興起霸業、功勞極大。桓公因伯氏有

王慶有

罪奪他駢邑三百戶賞與管仲。那伯氏被奪貧困家中喫麤飯過日終身沒有怨言豈不是管仲功大能使他人心服麽。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解)孔子說凡人惡貧喜富處貧必生怨恨處富必至驕奢這是常人通病若有學問底人處貧必不生怨恨處富必不至驕奢但這兩件工夫也有淺深不同那處貧底衣食缺乏困苦不堪若不是道德充積內重外輕安能毫無愁怨這是最難那處富底家計寬裕諸事順遂但能謹守禮法屏除嗜慾自然沒有驕奢這便稍為容易了所以為學底人無論貧富都要用功究竟總是安貧為上了。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孟公綽是魯國大夫優是有餘老是家臣長。

(解)孔子說孟公綽為人操守廉潔性情恬靜是箇寡欲底人只可惜才具稍短有守不能有為譬如趙魏兩家他是晉國世卿權勢極重家臣甚多須要有人約束若使孟公綽這等人作箇家臣長官必能正身表率使家臣箇箇敬服這是他作得有餘底至於大夫官位既高國家政事都是他底責任就是滕薛二國地方最小也有許多繁難底事須要費心料理那孟公綽怕未必作得來哩。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是全人臧武仲是魯大夫名紇卞莊子是魯國卞邑大夫。知是聰明不欲是不貪

(解)子路問如何纔算得全人孔子道全人是要才全德備第一要有見識若像臧武仲那樣聰明見識必然通透了第二要看心地若像孟公綽那樣不貪心地必然潔淨了第三要有膽力若像卞莊子那樣勇烈膽力必然堅定了第四要能辦事若像冉求那樣材藝辦事必然周妥了既兼這四人底長處還怕氣質太麤沒有文采須要學禮學樂陶鎔氣質把偏駁處都化為中和天姿既好學問又深自然才全德備也可以算得全人了。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授命是將性命交付與人。久要是舊約平生是平日。

解 孔子說畢想起近日人才難得不能如此求全責備因又說道我方纔所說底全人如今怕未必有但就如今論人何必定要如此纔算全人呢只要見著財利眞能不貪必先思想義理當得不當得見著危難眞能不避肯把自己性命交付與人若有舊約眞能不失信無論相隔多年必不忘記平日底言語這是義烈忠信底人最能扶持世道縱然才德未能純備也可以算得次等全人了。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是衛人信是實。

解 孔子問衛國有公叔文子是箇賢大夫一日見著衛人公明賈因問他道聽見人說公叔文子見著人也不言也不笑人送物與他他也不取這話是實麼公明賈答道這是來告底人說得太過了夫子何嘗不言但必要當說時纔言人不厭他多言就覺得他是不言了夫子何嘗不笑但必有可樂處纔笑人不厭他多笑就覺得他是不笑了夫子何嘗不取但必要合義底纔取人不厭他多取就覺得他是不取了孔子聽公明賈說來那公叔文子爲人直是隨時得中無一事不作到恰好處這非有聖賢學問底不能心裏想文子雖是好人未必就到這箇地步但君子樂聞人善不肯去駁他不是因說道你說底也有理或者是如此但這樣德行是最不容易底難道果眞是如此麼。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防地名是臧氏封邑要是挾制邀求。

解 孔子說臧武仲因與孟季兩家不合被季孫所逐武仲逃奔防邑使人往魯國求魯君爲臧氏立後魯君應許

後方纔退出防邑揣他底意思魯君若不應許立後必然據邑背叛這分明是要挾君上了。他請立後時言辭委婉也像箇恭順樣子究竟那心迹總遮掩不去就有人替他解脫說他不是要挾君上。我也必不肯信了。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是詭詐。

解孔子說自齊桓公創興霸業後來又有晉文公繼起論他功業也與齊桓公不相上下但行事卻有不同。那晉文公天資刻薄好用機巧。一切行事都是詭詐多端全然不是正道。不如齊桓公天資忠厚沒有機巧雖也是假託仁義但他行事卻還有些正道不肯用許多詭計。這就比晉文公高了。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公子糾是桓公兄弟召忽是齊臣。九通作糾糾是結連。



解子路說道齊桓公爲公子時他哥哥襄公爲君無道鮑叔牙知齊國將亂先護送桓公逃奔莒國後來襄公被無知所弑管仲同召忽二人護送桓公兄弟公子糾逃奔魯國魯君聞齊人殺了無知起兵送公子糾回國不料桓公從莒國先入已立爲君魯兵被齊兵打敗退回桓公使鮑叔牙帶兵來說請魯國殺公子糾將管召二人交出帶回齊國治罪。召忽不肯受辱自刎身死。管仲不肯死到了齊國桓公赦罪用他爲相據這樣說來管仲背主事讐是未有仁心底了。孔子道論人固要論心也要論功。果有救世底大功也就算得仁了。那齊桓公不過是中材只因用了管仲竟能作成霸主結連聚合許多諸侯大家同心和好全以禮義相交不用兵車爭戰天下太平了數十年。若不是得管仲底力焉能如此。管仲有這樣大功當時誰人能及他底仁到于今又誰人能及他底仁呢。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匡是正，被是披，衽是衣襟，諒是小信，經是縊，瀆是大溝，溝瀆是田間水道。

解 子貢說道，管仲不是仁者哩，桓公殺公子糾，他不能死也罷了，還要爲桓公底相，這太忍心了。孔子道，虧得管仲肯相桓公，纔能興起霸業，統率諸侯，尊戴周朝，驅除夷狄，使天下一齊歸正，沒有禍亂，直到于今，百姓尚能安居中國，不致陷入夷狄，這都是受他底恩賜，若沒有管仲這人，當時夷狄日盛一日，中國被他侵削，于今不知是何世界，我們怕要披著頭髮，穿著左襟衣服，都變成夷狄樣子了。管仲有這等大功，如何還說他不仁呢，要曉得管仲意思，原是知道桓公要重用他，自己揣度才力，可以救世立功，所以不肯就死，豈同那匹夫匹婦鄉裏小民，講一種小信，相約同死，自縊在溝瀆旁邊，終久沒人知道名姓呢。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臣是家臣，僎是人名，公是公朝，升是登。

解 公叔文子有箇家臣名僎，文子因他爲人甚賢，薦與衛君，衛君遂用僎爲大夫，與文子同登公朝，孔子聽見這椿事，因說道，今世大夫妬賢嫉能底多，況且是自己家臣，誰肯與他同列，文子既知僎賢，便薦與君，忘記他是家臣，凝了自己分位，這樣忘分薦賢，只知有君，不知有己，在當時實屬難得，他諡法叫作文，文子真可以不愧這文字了。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是失位，仲叔圉即孔文子，治是管理。

解 孔子一日與季康子談起衛靈公爲君無道，康子問道，這人如此無道，何以不會失位呢。孔子道，靈公雖然無道，卻會用人，有箇仲叔圉，熟習禮節，用他管理接待賓客底事，又有箇祝鮀，他善能禱告，用他管理祭祀宗廟底事，又有箇王孫賈，頗知兵法，用他管理操練軍旅底事，這三人雖不純正，卻各有才幹可用，靈公用他，又用得恰當，使他們各盡所長，能如此知人善任，雖然無道，也可以自保，何至於就要失位呢。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怍是慚愧。

解孔子說。于今人每好說大話。想要藉此欺人。我揣度他底意思。當說那大話時。心裏本不曾打算要作。所以也不問自己能與不能。任意誇口。毫無慚愧。這不慚愧處。便可以看破他那無能為處。如果眞要叫他去作。那就千難萬難。必至出乖露醜了。如何能欺哄得人呢。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陳成子。是齊大夫。名恆。簡公。是齊君。名壬。

解此陳成子在齊國專權。要想謀篡。弒了齊簡公。孔子聽聞此事。先在家中沐浴潔淨。然後上朝。告魯哀公道。陳恆弒了齊君。這是大逆不道。天地不容。必須加誅。請我公發兵去討他底罪。哀公聽了這話。無奈三家專權。自己不能作主。因說道。你說底話知道了。請你去告那季孟叔三子。聽他們商議罷。孔子出朝。說道。因我從前隨大夫班後。



遇著此等事。不敢不告。君不肯自己作主。又叫我去告三子哩。孔子隨即到三子家中。把這話告他。那三家都是權臣。與陳恆是一路人。如何肯討他底罪。箇箇都說不可發兵。孔子見他們不肯。因說道。這不是我愛多事。因陳恆犯了弒君大罪。凡天下為臣底人。理應同心憤怒。要立刻誅滅他纔是。我從前也曾隨從大夫班後。所以不敢不告。若是可以不討。我也不來說了。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是冒犯顏色。

解子路問事君是要如何。孔子道。事君無非是要盡忠。須有一片至誠底心。事事認眞。處處踏實。不敢有半點欺蒙。自己既竭盡心力。倘若遇見君有過失。又不忍坐視。必要直言諫諍。即或冒犯君底顏色。被君惱怒。也不敢畏禍躲避。這樣事君。可以算得盡道了。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是上到極處。下達。是下到極處。

解孔子說。君子小人起初也相離不多。只因君子一心用在天理上。那天理本是高明底。在天理上用功。就像上

登高山一般越上越高高到極處便與聖賢相同小人一心用在人欲上那人欲本是污暗底在人欲上快意就像下墜深坑一般越下越低低到極處便去禽獸不遠這一上一下只在天理人欲上分路到後來人品便天淵相隔了。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解 孔子說古人爲學今人也爲學但爲學底念頭卻有不同古來爲學底人總要正心修身一心想保全天性是箇爲己底念頭於今爲學底人大半沽名釣譽一心想干求人爵是爲人底念頭那爲自己底只是要自修不是要人知所學全是眞底到得道德充積時候自然會感動人心那爲人底只是要人知不是要自修所學盡是假底遇著困頓無聊時候連一身名節都保不住了古今人不同如此豈不可歎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蘧伯玉是衛國大夫名瑗使者是出差底人。



解 孔子到衛國時住在蘧伯玉家中後來回到魯國伯玉思念孔子差人到孔子處問安孔子因是伯玉差來底人很敬重他與他同坐問道夫子在家中近日所作何事那使者答道夫子在家別無他事只常常用功檢點身心想要減少些過失用功許久還覺得過失未能減少工夫總放不下這是夫子近日心事了使者說畢退出孔子聽了心喜伯玉能切實用功又喜使者能說出伯玉心事因稱贊他道這樣使者眞不負他主人差來底意思可以算得好使者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解 曾子讀易經艮卦象辭因說道凡人有身就有現處底分位有位就有當作底職事有事就有應用底心思這是自然如此但分位有定心思無定往往有人不去思想分內底事倒要想分外底事不但懸空思想總是無益而

且此心越放越遠反把分內底職事抛荒了。所以爲君子底心裏思想事理總在他分位以內從不出他分位以外說本分話幹本分事本分當作底都盡心去作沒有一毫分外想頭所以象辭上說君子思不出其位這是夫子喫緊敎人底話後學切不可忽略了。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過是趕向前。

解 孔子說凡人學問言易行難君子最怕言易所以開口便懷著恥心不敢任意妄說君子又深知行難所以作事要趕過向前莫敎落後不及果能如此自然一言不苟一行不遺安得不作成君子呢。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解 孔子說君子道理有三件我自揣度沒有能作底第一是仁果是仁者他把私欲去得淨盡並無一毫挂累斷然是不憂底第二是知果是知者他把事理看得透徹並無一毫蒙蔽斷然是不惑底第三是勇果是勇者他把正



氣養得充足並無一毫畏怯斷然是不懼底這豈是我能作得到呢子貢道這三件夫子作得有餘如今還要說無能不過是夫子自己謙虛話罷了。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是比。暇是閒。

解 子貢平日最喜評論人物將許多人言行一一比較論其長短這也是知人底學問孔子怕他專作這事把心用在外面只揣度別人底是非不考察自己底得失因說他道賜如今已作到賢人了麽爲何自己身心並不用檢點竟有閒工夫比較別人長短嗎若是我自揣覺得自己身上缺陷甚多日日用功修治還來不及那有閒暇時候去管別人長短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解 孔子說凡人果有才能何愁沒有知己即或沒有知己這是有才無命也用不著憂愁所愁底是自己一無所能人要用我我無可用這便成箇棄材了。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是預料詐是欺哄億是揣度不信是無實

解孔子說近世人情巧僞往往外面說許多好話裏面卻藏著歹意這叫作詐又有裏面懷許多猜疑外面卻裝作相好這叫作不信有種人受他愚弄毫不知覺這箇固然算不得賢又有種人心裏怕人詐那未必詐底也預料他必是詐怕人不信那未必不信底也揣度他必是不信覺得人人都是仇敵自己心術也就變成刻薄這更是不賢了君子忠厚待人從不預料人詐也不揣度人不信至是推誠相與只因他事理透徹心地虛明如有詭詐不信底人一到面前那些如鬼如蜮伎倆早已露出破綻自然先行知覺若不是窮理功深安能如此這可以算得賢了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微生是姓畝是名栖栖是依戀佞是諂疾是嫌固是固執不通

解微生畝是箇年高隱士見孔子周游列國覺得未免多事因謂孔子道你何故依戀各國地方不肯退隱山林豈不是要學作世上諂佞底人謀取功名富貴麼孔子答道若學作世上諂佞底人謀取功名富貴這是我斷然不敢底但人生出處總要隨時不能一定若偏在一邊便是固執我何嘗不想退隱山林卻又嫌偏在一邊作成固執不通底人所以周游列國都是這箇意思了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是上好馬名

解孔子說上等底好馬名叫作驥人說馬底好處總在善走有一種馬雖然善走卻性氣惡劣也算不得驥既名爲驥就不但稱他腳力善走是要稱他德性馴良纔見他眞可貴重處馬且如此何況論人豈有不以德爲重底呢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德是恩惠

解或人問道近世人心澆薄往往各懷仇怨互相報復弄得不成世界有種厚道人出來矯這箇弊生平待人純是一片好心就是素日有怨底人也用恩惠報他這樣人如何孔子說據你所說可算得厚了但與我有怨底既然

用恩惠報他那與我有恩底人又用什麼去報他呢若不是把恩人看成讐人一樣麼依我說那與我有怨底我只以直道相待一切都是秉公不記從前私恨也就算待他好了至與我有恩底人我必要以恩惠相報斷不肯忘恩背義這纔是正理呢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解孔子一日忽然發嘆道如今沒人知道我了子貢問道現在夫子道德弟子們箇箇敬仰就是外人也多佩服怎麼說沒人知道夫子呢孔子道我平日為人貧富貴賤聽憑著天從來不敢怨天愛惡毀譽聽憑著人從來不曾怪人心裏平平坦坦別無所求專在學問上用功那學問工夫又別無奇妙只在下面淺近處切實下手到後來漸漸往上面長進這箇境界惟有我自已理會得別人如何得知但道從天出我心中理會許多道理都是上天所與如要有知我底除非就是天罷了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愬是誣告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孫惑志是疑心肆是陳尸廢是不行

解子路為季氏家臣有箇公伯寮在季孫面前誣告子路說了許多壞話子服景伯聽聞此事來告知孔子恟說道季孫聽了公伯寮底話頗有疑心那公伯寮實在可恨就我底力量也還能殺他把他陳尸市朝纔快我意孔子勸他道你也不必如此動氣大凡我輩出仕是要行道能行與否有天作主如果道將要行呢為上底自然信用就有人阻撓也阻不住這是天命如果道將要廢呢為上底自然齟齬就有人挽回也挽不轉這更是天命那公伯寮雖進讒言其實他也無奈命何枉自作了小人我們又何必怪他呢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色是禮貌

（解）孔子說賢人隱居總爲避亂起見但避法卻有不同有因天下無道不肯出仕這叫作避世其次底見此國將亂去住他國這叫作避地又其次底因國君相待頗好暫且畱住後見禮貌漸衰遂去這叫作避色再其次底國君禮貌雖衰尚不忍去因聞小人進了讒言然後決去這叫作避言這幾等避法雖有不同總是爲潔身遠害不失他賢人身分這意思卻是同底了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是起身去

（解）孔子說賢人去畱關繫國家治亂國家若治賢人必畱國家若亂賢人必去如今聽見起身去底業已有了七人賢人都要遠避那國家氣象也就可想了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是地名晨門是管早晨開門底人自是從

（解）子路出行在石門地方住宿有箇晨門來問子路道看汝這樣不是平常人你從何處來呢子路答道我從孔



家來底晨門道我久聞有箇姓孔底他周游列國一心想要救世其實他也知這世界是作不好底無奈救世底心總放不下還要盡力去作想來就是這箇人了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荷是擔蕢是草籠鄙是陋硜硜是石聲堅確厲是和衣過水揭是揭衣過水果是決末是無

（解）孔子閒住衛國偶然擊磬有箇擔草籠底人從孔子門口經過聽見磬聲因說道這擊磬底是箇有心人他心裏想要救世呢聽了一會又說道這人見識陋了就同那磬聲一般硜硜不變是箇固執人哪如今世上沒有知己該歇便歇罷可比水深就和衣過水水淺就揭衣過水世事原沒有一定何必定要救世呢孔子聽他說話像箇隱居高士因說道天下人都與我同類同類失所我心不安這救世底心如何放得下若世亂便隱一切不管像他說

底這樣果决那出處也就無難了。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是居喪。薨是死。總已總理自己職事。冢宰是太宰。

解子張問道商書上說高宗居喪時候三年不曾發言新君不言政事又誰作主這書是如何說呢。孔子道這事何必高宗如此凡古來人君初即位時都是如此只因這三年喪服是人子至情天子與庶人同是一理先君去世爲子底非常哀痛何心談及政事那太宰是國家首相可以代管所以這三年內百官總理自己職事都聽太宰吩咐新君不言也不礙事了。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解孔子說近時爲上底人往往說民情刁頑難於使令其實這箇病根由於民不知禮民不知禮底病根又由於上不好禮如果爲上底眞能好禮一言一動都合規矩百姓早已敬服再能將禮法教民使百姓都知禮意箇箇曉得上下定分自然不敢違抗還有不易使底麼。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解子路問如何方是君子。孔子道要作君子第一是脩己將自己身上性情氣質以及視聽言動一一都要脩治好了。這脩己事極多總綱却在敬字把敬字作主提起精神一毫不肯放過那身上許多言行自然漸漸脩密沒有過差這是君子底學問了。子路道君子學問只這樣脩己便完了麼。孔子道自己既脩治得好自然待人必好親疏厚薄一一都處治得妥貼自然大家相安所以脩己也能安人這是君子底功效了。子路道君子功效只這樣安人便完了麼。孔子道除自己以外便都是人百姓雖多也不過是人既能安人就推到天下四海那人心情理總是一

般所以能安人。就能安百姓。工夫總從脩己作起。君子只脩自己一身。到了道德充積時。由近及遠。便可以安百姓。這不是小小功效。就是堯舜那樣大聖人。說到安百姓三字。他心裏還要抱歉。你切莫看得太輕易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原壤是孔子舊交。夷是蹲踞。俟是等待。孫弟是謙順。述是稱。賊是害。叩是敲。脛是腳骨。

（解）孔子有箇舊交原壤。他見孔子前來。蹲踞在地下等待。孔子看他不講禮法。因責他道。他年幼時不知謙順敬重尊長。到長大時。又沒有才德爲人稱說。徒然虛生在世。到老不死。這不是賊害風俗底人麼。孔子說畢。將拄杖敲他腳骨一下。使他知道蹲踞無禮。以後便會改過了。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闕黨是地名。將命是傳話。居是坐。位是正位。先生是長輩。



（解）闕黨有箇童子。也在孔子門下從學。孔子如有賓客往來。常使這童子傳話。或人問孔子道。這童子年紀尚幼。就使他當傳話底職事。想是他學問有進益了麼。孔子道。凡作童子底人。陪長輩坐。須在席角旁坐。從長輩行。須在後面隨行。這是禮當如此。如今這童子不知守禮。我見他坐席常在正位。又見他同長輩並肩行走。這樣心高志傲。不是求學問進益底人。只是想要快快長成底意思。我所以使他傳話。是要教他觀看賓主禮節。曉得些長幼次序。學習這謙讓儀容。好變化他氣質。並不是另眼賞識他呢。

論語話解卷之七終




中华古籍保护

# 論語話解卷之八

## 衛靈公第十五

閩縣陳濬心泉述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陳是戰陣。俎豆是禮器。興是起。慍是怒。濫是亂作。

解 孔子在衛。靈公一日問起行兵陣勢如何。孔子答道。臣平日在家只是學禮。那行禮底器具。如俎豆等類底事。臣都聽見前輩說過。頗懂得些。至於行軍戰鬬底事。向來未曾學過。就不懂得了。孔子因靈公無道。想要勸他行仁政。如今見他一心只想殺伐。知道他必不能愛民。畱住衛國無益。明日便收拾起行。走到陳國。被陳蔡二國發兵圍困七日。絕了糧食。隨從底人飢餓生病。不能起立。子路心懷怨氣。見孔子說道。爲君子底人。理應蒙天庇佑。也有這樣窮困時候麼。孔子道。人生遭遇無定。就是君子也本有窮困時候。但君子雖然身處極窮。還能守道不變。不像那小人遇著極窮時候。忍耐不過。便要胡行亂作了。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解 子貢是極聰明人。平日從孔子爲學。專在知識上用功。以多聞多見爲事。孔子一日告他說道。你以我平生學問是學一件記一件。學得多了。記得也多。所以能理會許多道理麼。子貢答道。向來愚見覺得是如此。如今聽夫子這樣說。難道不是如此麼。孔子道。你見得左了。我不是如此。我平日雖學得多記得多。但有箇總綱所在。這總綱處是道理根原。有了這總綱。一理可以通貫萬理。若沒有這總綱。儘管零碎湊合。如何能成片段呢。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解孔子呼子路名字告他說道由人心中所得義理叫作德是從學問中得來底實有了這德纔能曉得德中意味如今人不肯好學不能有德所以曉得德中意味底人也就很少了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解孔子說凡治天下總不能無所作為除非聖人盛德化民可以不用作為究竟也不能全不費力惟有虞舜他本有聖德能感化百姓又接堯底後手更兼五臣輔佐一切政事全然不消費力所以古今來不用作為天下自然平治底第一是算虞舜了既不見他作為底形迹外面還有何事可見呢只見他恭恭敬敬自己一人正坐向南受天下人瞻仰如此而已這樣治天下真是神化了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篤是厚蠻是南蠻貊是北狄州是二千五百家參是並立輿是車倚是靠衡是車頭駕馬用底書是寫紳是大帶下垂底





解子張問人要如何方到處行得去呢孔子道凡人處世與人交接總不過言行兩件說話要忠誠又信實作事要篤厚又敬慎果能如此就走到南蠻北狄也行得去若說話不忠信作事不篤敬這是險詐刻薄底人不但別處行不去就在自己家鄉一州一里地方也如何行得去呢但言行工夫甚不容易作須將這忠信篤敬四字牢牢緊記念念不忘就是偶然站立時候也恍惚見他參並在面前一般或是偶然在車時候也恍惚見他倚靠在車頭一般無論何處總不能頃刻離開這道理然後說出話來必是忠信自然人人聽從作出事來必是篤敬自然人人佩服再沒有行不去底了子張領了孔子教訓就把教訓底話寫在大帶下稍時時刻刻觀看生怕忘記這是聖門弟子潛心學問處不比後人隨聽隨忘了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是衛國大夫史是官魚是名矢是箭卷是收懷

是藏。

解 孔子說，衛國有箇史魚，這人眞算得直了。他是便說是，非便說非，從不肯瞻徇情面，曲意順從。到臨終時候，因衛君愛彌子瑕，不用蘧伯玉，自己說不能進賢退不肖，吩咐兒子不要殯殮，要將尸首諫君。這種人不但國家有道時候，他爲人像箭一般直底，就是國家無道時候，他爲人也像箭一般直底。但史魚雖是直人，不能隨時屈伸，還未盡君子之道。惟有蘧伯玉這人，纔眞是君子。他平日品學俱優，才德兼備。國家有道，如要用他，他便出仕。國家無道，不能用他，他便將平日許多本領，都可以收藏起來，不必求知於人。或出或處，都合正道。比那史魚又更好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解 孔子說，我平日所講道理，都是人人當學底。但凡人材質高下，各有不同。有可以與他說底，有不可以與他說底。有一種人，天資高明，又肯虛心受教，這可以與他說。若不詳細與他說，他沒有傳授，從何領悟，豈不耽誤了人材。這叫作失人。又有一種人，天資愚昧，又不肯虛心受教，這不可以與他說。若要勉強與他說，他毫不用心，終是無益，豈不白費了言語。這叫作失言。惟有知者最能識人底好歹。可教底必與他說，斷不失人。不可教底不與他說，也不失言。自然所教必成，不致徒勞無功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解 孔子說，常人都是貪生怕死，所以平日作事，尚不敢背理。到了生死關頭，把持不住，往往錯了念頭，作出不仁底事。惟獨有氣節底志士，與有德行底仁人，斷沒有貪生怕死，苟且求活，虧損他心中天理。若遇著患難當死時候，只有捨命殺身，保全天理，成就得一箇仁字便是。這由他平日見得理透，所以守得理定。那生死關頭，也搖動他不得了。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解子貢問道、人要學爲仁、如何用功呢。孔子道、譬如作工匠底、或斲削木材、或鐫琢金石、不能徒手去作、須用斧鑿等項器具。若要這事作得好、必先要選那鋒利底器具、方纔作得成。我輩爲學、須有明師益友。就如作工底須有利器一般。但凡住在這一國、國中在上底大夫、如有賢能、我當尊敬奉事。在下底士子、如有仁德、我當結交爲友。有許多仁賢在前、使我心常懷敬畏、諸事又可求教、爲仁自然容易成就了。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爲邦、是治國。輅、是大車。服、是戴。放、是禁絕。遠、是驅逐。殆、是危。

解顏淵才具甚大、志在行道濟時、因向孔子問治國道理。孔子說道、凡講求治道、總須取法先王。那夏殷周三代制度、各有好處。夏朝制度最好是時令。天有四時、分十二箇月。周朝用子月爲歲首、取天開於子底意思、叫作天正。殷朝用丑月爲歲首、取地闢於丑底意思、叫作地正。夏朝用寅月爲歲首、取人生於寅底意思、叫作人正。這三正都



可用、但因時作事、人道更爲切近、若論治道、須要行夏朝時令爲是。殷朝制度最好是輅車。古來車制甚略、到殷朝分出許多形式、始有輅名、以辨貴賤等級。後來周朝又加金玉裝飾、未免過費、而且容易損壞、不如殷朝木輅樸素結實、可以耐久。若論治道、須要乘殷朝輅車爲是。周朝制度最好是冕旒。古來已有冕旒、到周朝纔製造精密、等級分明。冕旒戴在頭上、體中最尊、本該華美、而且形模不大、就多費工料、也不覺過奢、比古時壯觀多了。若論治道、須要戴周朝冕旒爲是。至於樂律、三代雖然都好、總不如虞舜韶樂爲最善。治道既成、便要作樂、須是用韶樂舞法纔好。以上制度、俱已全備、還怕有撓壞治道底、不可不戒。那撓壞治道底有兩件、一件是鄭聲、必要禁絕他。一件是佞人、必要驅逐他。那鄭國曲調、聲音淫蕩、最易敗壞風俗。巧佞小人、心術危險、最會變亂是非。這兩件若不除去、治道如何能長久呢。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解孔子說、常人見識淺陋、往往只想得到近處、想不到遠處。殊不知遠近都是一理、有近處就有遠處、須要由近

及遠層層慮到作事方能妥協若遠處都不照管左觸右礙連近處也不得穩當自然必有憂患生出所以爲人須要深思遠慮從長計議不是但顧目前便殼了底。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解孔子說凡爲學底人自己都說是好德其實那好德底心不如那好好色底心算不得眞好我平日很望有眞好德底人如今也歇了不必盼望了從沒有見箇好德同好色一般底大家只是空空思慕這又何益呢。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柳下惠是魯大夫展獲字禽謚惠居柳下。

解孔子說凡人取所不當得底物事心裏有愧便同竊取一般若身居高位卻德與位不稱這便是竊位那臧文仲就是箇竊位底人了何以說是竊位同時有柳下惠是箇賢人文仲若是不知成了糊塗底人倒還罷了既已深知其賢卻由他直道被黜不肯極力保薦與他並立於朝這分明是隱蔽賢人了賢人是國家至寶有意蔽賢便爲



不忠於國辜負了朝廷委任豈不是竊位麼。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躬是身厚是責重薄是責輕。

解孔子說大凡講究作人底責己要重責人要輕自己若有過失必須反身重責不可一毫寬恕纔能痛改前非他人若有過失當寬恕底寬恕他不當寬恕也止可輕微責備叫他悔悟不要過於嚴刻使人難堪果能如此修己待人無一事招人怨恨那讐怨自然離得遠了。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解孔子說凡人處事先要仔細思量心口相商道此事這樣辦去是如何那樣辦去又是如何再三斟酌方能妥協若不肯細心思索遇事不問如何只一味胡行妄作這便是糊塗到底底人我平日最肯教誨人若遇著這樣人勸他不聽說他不懂也就無可如何了。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羣是同類。慧是巧。

劉桂園

解孔子說凡人朋友聚會須互相勸戒講求正道方是有益若但招引同類閒居度日大家亂說亂笑沒一句說到正經道理而且喜歡賣弄聰明學那些小小機巧底事以爲得意這樣人性情既已放蕩心術又習成狡猾不但德行無望還怕招惹禍殃像這樣作人眞是難說底了。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質是骨子。孫是謙讓。信是誠實。

解孔子說凡爲君子底人須先認定義字把他作箇骨子若要行時還須有許多儀節這就是禮及到行出來時又須謙恭退讓不可有一毫矜張氣象卻又不是在外面修飾須內中先有一片誠實底心纔能作得成就能如此可以算得君子了。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病是抱愧。

解孔子說君子心中所抱愧底只怕自己沒有本領不能致君澤民便是虛生一世所以可愧若自己果有本領



別人卻不曉得沒有遇著知己因此埋沒不顯這是人不用我並非自己無能又有甚麼可抱愧處呢。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是恨。

解孔子說君子平日勵志爲學原爲修德起見並不是要求名到了德行成立時候自然令人敬仰就是身沒以後也還有聞名生慕底若平日悠悠泛泛不肯好學到頭來一事無成當時既無可表見身後更沒人稱道這一生竟成虛度豈非恨事想到此如何能不發憤用功呢。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解孔子說凡人一生學問德行是自己作主底君子所求惟在學問德行所以只須求己富貴榮寵是別人作主底小人所求無非富貴榮寵所以必要求人求己底志高品亦高不但可以修己而且可以化人求人底志低品更低極意想要悅人究竟徒然失己這是君子小人大分別處了。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矜是莊嚴。羣是和睦。

解 孔子說大凡天性孤介底人意見齟齬往往多有爭執。君子立身極其莊嚴卻與孤介不同。倘理不尙氣並無一毫乖僻何至有爭。又有世故周旋底人情面牽纏往往流於私黨。君子處眾極其和睦卻與周旋不同。從公不從私並無一毫瞻徇何至有黨。可見君子爲人全從學問中來豈是容易作得到底麼。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解 孔子說凡處天下事用一人見識總不如合眾人見識所以君子在上斷不肯自用必要取善於人。但所取不同有人善言亦善底有言善人未必善底。君子既聽他底言又要觀他底人。如果言行相符方纔舉用。切不可因有一二善言就去舉用那人以致誤事。這是爲用人起見理應如此。若爲聽言起見只要所言有理便當聽從就是人無足取所言也不可廢棄。若因人廢言那聽言便就不廣了。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解 子貢問道爲人道理甚多不知可有一句話能終身行得底麼。孔子道作人行事第一要緊底是一箇恕字。大凡人心本自相同只因人各有私但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生出許多不好底事。若能將自己底心去體貼別人底心我心中所不願意底事斷不可加在別人身上。把人己看成一體自然順情合理無一事不處得公平無一人不待得妥協。久後作到純熟地步便是大公無我豈不是終身可行底麼。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毀是毀謗。譽是過譽。

解 孔子說我平日待人全是實心實話從不肯毀謗人也不肯過譽人。那毀謗是斷沒有底就偶然有過譽時候也是曾經試驗那人知他將來必能到此地步所以預先許他究竟並非過譽。如今毀人譽人底憑空妄說不問是非。殊不知天下人民都是經三代聖王教養來底。善善惡惡直道而行流傳至今良心尙在。如何可任一己底私心便廢了天下底公論呢。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文是字）

【解】孔子說。古時風俗純厚。所以前輩為人。大都作事謹慎。待人忠厚。我少年時。曾及見作史官底。遇有可疑處。甯可闕字待查。不肯任意妄造。有養馬底人家。也肯借人乘騎。並不吝惜。這都是前輩底好處。如今風俗衰薄。連此等事也沒有見了。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解】孔子說。世上有一種巧言底人。為害最大。他將無作有。指是為非。令人聽了迷惑無主。連本心德行。都被他攪亂了。這是最可恨底。又有兩種小不忍底人。也能害事。一種是寬柔太過。明知那人罪惡。卻又牽顧私情。不忍誅罰。以致養成大奸。一種是性情褊急。稍有觸忤。便就忍耐不住。動忿相爭。以致激成大禍。有了這兩樣毛病。若與他謀幹大事。安得不亂。這種人也斷不可用了。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解】孔子說。好善惡惡。人情所同。但庸眾底人。往往為私心蔽惑。以致好惡失當。所以惡人當棄。不可因眾惡他。便斷他是惡人。必要細心審察。果是惡人。方纔可棄。善人當取。不可因眾人好他。便斷他是善人。必要細心審察。果是善人。方纔可取。若無真知灼見。但聽外人議論。如何能信得過呢。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是開大）

【解】孔子說。道體最大。卻全具在人心裏面。只要人肯盡心去求。那道體便越推越廣。心盡得一分。道便大得一分。心盡到極處。道便大到極處。可見道本在人。果肯用功。便能開拓這道。不是道在人外。須另尋一箇道來。方能開拓。那人人若不肯盡心求道。便是自棄。道體雖具。也無奈那人何了。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解】孔子說。人自聖人以下。都不能無過。但有過不妨。只要肯改。肯改過便自消也。就不算過了。若既已有過。還要護短。不肯去改。把自己偏性容縱慣了。久後如何拗得轉來。這就成了有心底過。永遠不得消除了。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解 孔子說。天下事未有不學而能底。懸空思想。如何可得。我嘗因思想道理。務求必得。想到終日不知要食。想到終夜不能安寢。這樣專心思想。究竟是懸空揣度。沒有實見。仍然無益。不如按照古人成法。用心學去。自然有成。何苦枉費心機呢。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是餓。

解 孔子說。尋常小民。只知謀食。不知謀道。若是君子底人。所謀在道。自然不暇謀食了。况且謀食未必得食。譬如耕田遇著凶年。其中也很有飢餓底。謀道未必無食。學問果好。爵祿自來。何須又去謀食呢。其實君子為學。並不為得祿起見。只愁不能得道。不愁家景貧窮。這纔是君子底心事了。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涖是臨。

解 孔子說。脩己治人。同是一理。能脩己就能治人。人有知識聰明。道理能見得到。卻被私欲牽纏。仁心不能自守。這樣人雖偶有所得。終久必至忘失。如何算得脩己呢。又有知識見得到。仁心也守得住。似乎算得脩己了。卻於容貌未能檢點。到臨民時。沒有莊嚴氣象。百姓不知敬畏。如何能治得他服。這還是脩己工夫未盡。若知識見得到。仁心守得住。臨民又有莊嚴氣象。這脩己工夫已盡。真可以治人了。但若專靠政令治人。不把禮教去鼓動他。百姓風俗不能變化。究竟還算不得盡善哩。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解 孔子說。凡要用人。先須分別君子小人。君子志在遠大。若把小事去試驗他。如何知得他底長處。但他器量宏

[illegible]實在可以承受大任。那小人志卑量狹，斷不可承受大任底，卻他也有些聰明乖巧，在小事上試驗，往往可以見長。若不能分別人品，只就才技上取人，必然說君子無用，小人有才，豈不大錯了麼。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是人。蹈，是踹。

解 孔子說：水火能養人身，是不可一日無底。但人有身就有心，須以心為主；心又須以仁為主。仁是人心中天理，與水火是身外物事不同。沒有水火，不過害了人身；沒有仁便失了人心。可見人不可一日無仁，比水火要緊更甚。況且水火能養人，也能害人。我見有踹著水裏淹死，又見踹著火裏燒死底。從未見有踹著仁裏害死底。比較起來，水火不如仁遠了。人都知要求水火，為什麼不肯求仁呢。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解 孔子說：弟子待先生，凡事都應該推讓。惟獨講到為仁，須要自己承當，勇往直前，不可以推讓先生。因這仁是我本心自有底，不比外物可以推讓底。仁既是我本心自有，那為仁工夫，自然也在我本身承當，並不是與人爭勝底事。如何還要推讓呢。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是正固。諒，是小信。

解 孔子說：君子作事，只守定正理。理可行必行，理不可行便改，所以都無窒礙處。有一種講小信底人，只守定一句話，終始不變，不管理可行不可行，定要如此行去。自以為守得堅固，殊不知君子只要守一箇正理，千變萬化，總不出這箇正理外，閒利害禍福，自然不能搖奪他，何嘗不守得堅固。豈是講一種小信，作成箇固執不通底人麼。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食，是俸祿。

解 孔子說：大凡為臣事君，若作職守底官，就當盡心職守。若作諫諍底官，就當盡心諫諍。總要把官事當作己事，一切極其敬慎，纔合事君底道理。至於所食底俸祿，原是本分應得底，但須擱在後一層，不可預先計較。若當先便計較俸祿厚薄，這作官便全是為利了。如何還有忠心報主呢。

子曰。有教無類。

解　孔子說天下有爲善一類底人。又有爲惡一類底人。過不相同。其實人性皆善。只因沒人教訓。被外面不好氣習沾染慣了。所以變成惡類。如果有君子教訓。那善人自然不致爲惡。就惡人也可化轉爲善。可見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又何分善類惡類呢。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謀。是籌畫。

解　孔子說。凡代人籌畫事件。固然也要盡心。但須是與我同道底人。方可代他籌畫。若與我不同道底人。一正一邪。一善一惡。彼此意見心術。都不相合。如何能代他籌畫呢。就是他要來與我商議。我也只得推辭不管了。

子曰。辭達而已矣。達。是通暢。

解　孔子說。凡作文辭。或講理。或論事。或紀載人物。或抒寫性情。都各有命意所在。只要把自己胸中意思。說得通暢透快。也就彀了。原不要華麗好看。若嫌沒有文采。另外添上許多枝葉。倒把正意全行埋沒。反爲不美了。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師。是樂師瞽者。冕。是人名。相。是扶持瞽者。

解　魯國有箇瞽者作樂師底名冕。來見孔子。孔子請他進來。走到階前。孔子告他說道。這是階了。師冕擧足上階。走到席前。孔子又告他說道。這是席了。師冕坐下。還有同來底衆客。也都坐下。孔子又將衆客姓名。一一告師冕道。某人坐在此處。又某人坐在此處。師冕談論已畢。辭了出去。子張因問孔子道。方纔夫子對師冕說了許多話。這都是道理應當如此麼。孔子答道。正是。瞽者無目。諸事不能自見。須有一人在身旁扶持指點。他纔能不至錯誤。我方纔所說許多話。原是扶持瞽者道理應當如此底。

##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顓臾是小國服事魯國附庸東蒙山名域是地界夫子指季氏陳力是出力列是位顚是倒相是扶助瞽者底人兕是野牛柙是圈檻櫝是櫃

【解】魯國有箇附庸小國名叫顓臾是時季氏專權魯國所有人民稅賦都被季氏與孟孫叔孫三家分去惟有附庸小國仍然臣事魯君季氏忽然想要起兵去攻伐他是時冉有季路二人爲季氏家臣來告孔子道季氏將要有事起兵去伐顓臾孔子責冉有道求這不是你底過失麼那顓臾雖然小國是周先王封他在東蒙山下主東蒙祭祀豈可無故去伐他而且離魯最近在魯國境界之內向來服事魯君爲魯附庸是魯國社稷底外臣何苦要去伐



他呢冉有道這伐顓臾底事是季氏主意必要如此我二人爲臣底都不願意伐他孔子道求你可知古來有箇好史官叫作周任他曾有言說道凡爲臣底須要出力爲公家作事方可就位若是力量不能作底須自己退休纔是若任憑主上過失不去勸阻可比那扶持瞽目底人任他走到危險地處也不把他牽住及至栽倒在地又不把他攙起還要用他扶持幹甚麼你如今還說不是自己願意這句話更錯了請問看守虎兕底人任憑虎兕跑出在圈外他也不管看守龜玉底人任憑龜玉毀壞在櫃中他也不問難道也說不是自己願意便沒有錯麼你既爲季氏家臣就有季氏底責任季氏作出歹事不是你底過失還是誰底過失呢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解 冉有道。這顓臾雖是小國。地方卻甚險固。又與季氏費邑相近。如今若不去取他。將來後代時候。必為子孫底憂患了。孔子道。求你可知道君子最惡底人。是將他心中貪欲底想頭丟開不說。卻定要假設一番言語來搪塞。這就是小人詐偽底伎倆了。那季氏要伐顓臾。不過是嫌人民寡少。利息不多。要取他來添助其實。我曾聽聞前人說過。凡有國有家底人。不怕民寡。但怕不均平。不怕國貧。但怕不安靜。因為天地開物力本彀人用。只要一箇均平。自然彼此各足。何至於貧。彼此既然各足。自然大家和氣。你幫我我幫你。何憂人民寡。既均平又和氣。地方自然安靜。國家何至傾壞呢。這都是一定底道理。古人曉得道理是如此。所以遠方底人若有不歸服。我國不必用武。只要用文。那些禮樂教化。都是文德。我增修這箇文德去感化那遠方底人。使他來歸他。若來歸服了。我就加以恩惠。使他




安居樂業。如待本國百姓一般。這纔是正理。如今由與求二人幫助季氏為政。顓臾是遠人。他既不服。不能修德去感化他。使他來服。至於本國境地分裂。人心離散。又有不能保守底樣子。還不知畏懼。又商議興動干戈。擾害國內底附庸。像這樣行事。我恐怕季孫底憂患。不在那顓臾外國。只在自家門屏以內。眼前就要生禍。不必待到子孫了。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解 孔子說。凡治天下。只有文武兩途。文德用禮樂。武功用征伐。這是治天下大權。若天下有道。禮樂底制度。非天子不敢定。征伐底號令。非天子不敢專。這大權都從天子出。諸侯不得干預。到天下無道時候。天子懦弱。諸侯强大。權柄下移。這禮樂征伐。便有從諸侯出底了。諸侯敢竊天子權柄。大夫便敢竊諸侯權柄。陪臣又敢竊大夫權柄。這

韓景文

邊竊來那邊失去大約從諸侯出底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從大夫出底不過五世少有不失若陪臣專主國家政令不過三世少有不失竊得越無理失得越容易從沒有能久據底這都是天下無道底緣故若是天下有道就是諸侯國政也不能在大夫手裏何況天子大權安能被他竊去至於陪臣以下便是庶人若天下有道不但陪臣不敢妄爲就是庶人也都感恩服義不敢私下談議國事了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逮是及三桓是季叔孟三家皆桓公後代

解 孔子說諸侯爲一國共主所以名爲公室大夫各分氏族所以名爲私家這爵祿權柄理應從公室出魯國從宣公起君弱臣强爵祿權柄離去公室不由自主到於今業已五世了公室既弱國政下及大夫自季武子專執大權孟孫叔孫從旁幫助私家强盛到於今業已四世了大夫專權不過五世少有不失所以三桓底子孫一代不如一代氣勢漸漸衰微看來也不能久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諒是信實便是熟習辟是儀容好看佞是口辯能說

解 孔子說人生爲學擇友是最要緊底朋友好能益人朋友不好也能損人那受益底人有三樣朋友受損底人也有三樣朋友第一是要交那爽直底朋友他心直口快沒有回護我有過失他必直言相告使我知改第二是要交那信實底朋友他心地樸誠沒有裝飾與他相處可以養我天眞第三是要交那多聞底朋友他學問既博閱歷又多與他相處可以開我見識有這三樣朋友自然是要受益了若去交那熟習儀容底朋友他專講應酬周旋世故我若有過他斷不肯直說我如何得知又或交那善爲柔媚底朋友他虛情假意討人喜歡與他相處沾了他底習氣最能消我誠意又或交那熟習口辯底朋友他憑空揣摩說得好聽並沒有眞實見解與他相處信了他底言語最能迷我見識有這三樣朋友自然要受損了同是一般交友損益大有不同豈可不留心揀擇呢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朱廉

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是喜好。道，是說。佚，是閒。

解　孔子說，凡人心喜好底事，也有損益不同。那受益底人有三樣喜好，受損底人也有三樣喜好。第一是好講禮樂。那禮有儀節，樂有音節，都要細細分辨，自然心不外放。第二是好說人善。人有善事，口中時常稱說，自然能消惡念。第三是好多賢友。賢友既多，諸事都可領教，自然能助德行。有這三樣喜好，必是受益底了。若好驕傲為樂底人，心高志滿，肆意妄為，那裏還曉得禮樂節度。又有好閒散遊玩底人，性情懶惰，嬉戲過日，那裏還會有心向善。又有好宴飲取樂底人，沈溺醉鄉，不務正業，那裏還肯親近賢人。有這三樣喜好，必是受損底了。這三件損益，一一相反。可見人心喜好底事也。不可不謹慎揀擇哩好。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愆，是過。

解　孔子說，凡有德有位底人，通稱君子，都是我應該尊敬底。若陪侍君子談論時，有三樣愆過，不可不知。一樣是君子說話未曾問到自己，卻忍不住，偏要從傍代說，這是性情浮動底人，叫作躁。一樣是君子說話業已問到自己，卻不肯就說，偏要觀望別人，這是心術詭祕底人，叫作隱。一樣是未曾看見君子顏色何如，不管可說不可說，任意妄談，這是眼色不濟底人，叫作瞽。這三樣愆過最容易犯，務須留心切戒底。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解　孔子說，君子有三樣當戒底事。凡人年少時候，血氣尚未凝定，往往易生淫蕩，最要切戒色慾，以保壽元。及到壯年時候，血氣正是剛強，往往易動忿怒，最要切戒爭鬭，以免禍患。又到老年時候，血氣既已衰頹，往往顧念子孫，最要切戒貪得，以全晚節。這三樣毛病，都是為血氣所使，所以常人最容易犯。若有學問底人，隨時謹戒，胸中常有義理作主，那血氣自然不能搖動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是輕慢侮是戲玩

解 孔子說君子平日無時不敬所最敬畏底有三件第一是天命天生我爲人就命我爲人底正理這是一生根本偶爾不愼便易墜失豈不可畏其次便是大人那大人爲君爲相位尊權重奉天命以治我安得不畏其次便是聖人底言語那聖人身全天德所說言語都是闡發天命道理一字一句都要尊奉如何不畏惟有小人平日一心只曉得人欲那曉得什麽天命胡行妄作沒有畏懼到私欲極盛時王法也不怕就是君相威權他也要輕慢他名教也不顧就是聖人言語他也要戲玩他因此無所忌憚便作成背天逆道底人豈不可嘆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是鈍塞民是人

解 孔子說凡人資質不同約有四等第一是天生聰明自然懂得許多道理這是最上等資質千百年少見底但能賦性穎悟一經學問便已通曉這次等底資質也就很好就是天資鈍塞不能穎悟只要發憤爲學久後自會開通這也算得又次等底倘若天資鈍塞又復懶惰不學這是一輩子沒長進底人纔算得最下等底了可見人總須勤學就是天姿不好可以漸漸長進何至流爲下品呢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解 孔子說君子平日爲學處處用心思想但就大段處說約有九件目當視時就要想看得分明不可有一毫遮蔽耳當聽時就要想聽得清楚不可有一毫含混接人底顏色須極其溫和不可有一毫亢厲待人底容貌須要想極其謙恭不可有一毫驕慢可說底話須要想說得忠實不可有一毫虛假所作底事須要想作得敬愼不可有一毫怠玩至於心中有懷疑底事就要想著問人虛心請教不可藏蓄胸中愈生迷惑心中有忿怒底事就要想著患難曲意含容不可動氣相爭致成讐怨若見有得利底事更要想著義理上當得不當得不可貪得忘義壞了平生名節能如此件件留心思想自然少有過差那德行也容易成就了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達是施展。

解 孔子說。古人說有一等人。見了善事。便要急行。像脚走遠路怕趕不及一般。見了不善底事。便忙躲避。像手探熱湯怕痛不過一般。這是眞知好善惡惡底人。于今還有。我曾見過這樣人。與我所聞古語相同。古人又說有一等人。他隱居時。不是要淸高。是要講聖賢學問。求遂他平生志願。他出仕時。不是要榮耀。是要行君臣大義。施展他胸中道德。這樣人見識極高。器量極大。是箇王佐底才具。我雖聞有這箇古語。卻未曾見有這樣人了。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駟是四馬。首陽是山名。其斯之謂與上。應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兩句。



解 齊景公生爲大國諸侯。單說他養底馬匹。就有千駟之多。可謂富厚已極。到身死那日。百姓無有一人稱贊他底。伯夷叔齊弟兄讓國隱居。又因武王滅商。不肯食周朝米粟。竟至餓死首陽山下。可謂貧困已極。至今數百年。百姓仍然大家稱贊他底好處。可見爲人在世。不必定要富貴。只要德行與衆人不同。便能傳名後代。詩經有兩句說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正是說底這段道理了。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伯魚是孔子兒子。名鯉。趨是走。遠字去聲。遠是疏遠。

解 陳亢問伯魚道。你是夫子底親兒。夫子教你。自必加倍用心到底。你所聞夫子教訓。可有與衆人不同底麼。伯

魚答道沒有不同底記得有一日夫子在廳上獨立鯉從廳旁走過夫子問道你可曾學詩麼答道未曾學詩夫子道學了詩不但可以通達人情物理而且心氣涵養得和平出言自然得體若不學詩如何能言呢鯉因此退後就去學詩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廳上獨立鯉從廳旁走過夫子問道你可曾學禮麼答道未曾學禮夫子道學了禮不但可以熟習制度儀節而且德性約束得堅定立身自然穩當若不學禮如何能立呢鯉因此退後就去學禮平日所聞底只有這兩件別底沒有了陳亢聽了伯魚所說退回家中心內甚喜說道我今只問一件倒曉得三件既聞說詩又聞說禮並聞知君子待子如此公心與疏遠底一般此那世俗人私愛其子底心腸大不相同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解國君為一國之主所以為國君妻室底也很貴重國君稱呼他叫作夫人是說他能扶助我底意思夫人自稱叫作小童是謙說自已無知與小孩子一般底意思國人稱呼他叫作君夫人是說與君相配底意思若到別國地



方稱呼他作寡小君寡是從謙說德行寡少小君是說比君略小底意思別國底人稱呼也叫作君夫人是尊他與我國夫人一般底意思夫人既如此貴重可見諸侯要立夫人須要選擇賢德底貴女不可以妾為妻了

論語話解卷之八終

# 論語話解卷九

閩縣陳　濬心泉述

##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是季氏家臣。名虎。歸是送。豚是小豬。時是趁。亡是出。塗是路。迷是不曉。亟是屢次。逝是過去。諾是應聲。

解季氏有箇家臣陽貨。欺負季桓子懦弱。把持政事。要專魯國大權。因想孔子是魯國第一有名底人。須他來見。方顯得自己貴重。累次使人致意。無奈孔子不來。陽貨見禮文上說。大夫若賜物與士。士不在家拜受。必須上門拜



謝。因此心生一計。探聽孔子不在家時候。送孔子一箇蒸熟底小豬。使孔子不得不來見他。孔子知陽貨是這箇意思。也趁他出門時候。去往他家拜謝。誰知走到半路。竟然遇著陽貨。陽貨見了孔子。不勝大喜。因對孔子說道。你往前來。我要與你說話哩。有一種人。身中懷藏著可寶底才德。卻躲在家中。不曉得國家危亂。這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這算不得仁。陽貨道。又有一種人。他心中頗好幹事。卻屢次錯過了時候。這可以算得知麼。孔子道。這算不得知。陽貨道。這兩種人既然不好。可見人是要及時幹事底了。我們如今偌大年紀。從前底日月都已過去了。以後年歲漸少。怕天未必能永遠與我呢。還不該著急麼。孔子道。是了。我如今也想要出仕了。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解孔子說。人性本來皆善。氣質雖有不同。論其本性。總還相近。到後來學習世故。便分兩路。有學好底。越學越好。有學不好底。越學越不好。一箇學成君子。一箇學成小人。那就相去甚遠了。人見他相去甚遠。便說他本性不同。其實那本性何嘗不同呢。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解孔子說人性本善氣質雖有不同也都可以轉移氣質好底若沾染世俗惡習也會變作不好氣質不好底若肯勵志爲善也會變作好惟有一種上知底人他秉氣極其清明天下道理生來自然通透那些世俗惡習如何搖動得他又有一種下愚底人他秉氣本已濁暗又兼私欲甚重就有師友勸導他總不聽信其奈他何這兩種人是一定不移底但世間這兩種人最少其餘中材便都可以轉移只要肯學作好人氣質自然變化了。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弦是琴瑟歌是詩歌莞爾是微笑樣子。

解子游爲武城邑宰用禮樂教民夫子到武城聽見各家都有琴瑟詩歌底聲音心中甚樂微微底一笑說道武



城是箇小邑竟用禮樂教民未免小用了譬如割雞一般何必要用牛刀呢子游答道從前偃曾聞夫子說道禮樂是箇大道人人當學若在上底君子學了這道自然能涵養仁心愛恤民人在下底小人學了這道自然能謹守義理容易使令所以偃到武城就用禮樂教民原是蒙夫子教訓底孔子聽了子游這話因向隨行底門人說道你們諸位聽了麼偃這話說得很是我先前說割雞不必用牛刀不過一時戲談莫要當眞了。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解季氏家臣公山弗擾爲費邑宰他據了費邑背畔季氏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孔子意欲往他那裏去子路見孔子欲往心中不悅說道夫子道既不行沒有別處去也罷了何必要往公山氏那裏去呢孔子道凡來召我底人難道是空空召去不成必然要想用我如果有用我底人我就能興起東周與西周一般昌盛了只怕他未必眞能

用我哩。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任是倚仗敏是勤快惠是有恩使是用。

【解】子張一日向孔子問仁道是如何孔子說道仁道在心發在外面有五件美德能行這五件美德無論到天下何處總不離開這五件可以作得仁了子張請問是那五件孔子道第一要恭敬第二要寬容第三要信實第四要勤快第五要有恩人有這五件美德本心必然是仁了況且能恭敬舉動都有禮法自然沒人欺侮能寬容凡事都從恕道自然能得衆心能信實待人全是眞誠自然人都倚仗能勤快一刻不肯懈怠自然日日見功能有恩人人都知感激自然肯爲我用這便是仁底功效了。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肸是晉大夫趙氏家臣磷是薄涅是染緇是黑匏是大瓜。



【解】晉大夫趙氏家臣有箇佛肸爲中牟邑宰他背畔趙氏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孔子想往那裏去子路道從前由曾聽見夫子說道凡人親自在身上爲不善底事君子必要拒絕他不可入他底黨被他污染如今佛肸占據中牟背畔其主是箇爲不善底人夫子要往他那裏去如何使得呢孔子道不錯是有這句話但我今日想往佛肸那裏去又是一番道理你不見那極堅底東西麽任憑怎樣磨法再不得薄又不見那極白底東西麽任憑怎樣染法再不得黑我只要有堅白本領那不善底人何能損我底德行我每逢人召常要想去無非是望人用我可以救世底意思我豈同匏瓜一般麽那匏瓜挂在架上卻不能喫是箇無用底東西人豈能像匏瓜一般無用呢。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言是名色蔽是蒙蔽居是坐蕩是放蕩賊是害絞是急

解 孔子告子路說道由你可聽聞人有六樣名色甚好卻有六樣蒙蔽底病麼子路站起來答道未曾聽過孔子道你且坐下我告訴你罷人說我仁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仁卻不肯去好學講明仁底道理但一味要從寬厚這便是被仁底名色蒙蔽必致受欺被騙反成愚昧了人說我知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知卻不肯好學講明知底道理但一味要逞聰明這便是被知底名色蒙蔽必致窮高務遠反成放蕩了人說我信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信卻不肯好學講明信底道理但一味要踐前言這便是被信底名色蒙蔽必致窒礙難行反成傷害了人說我直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直卻不肯好學講明直底道理但一味要立氣節這便是被直底名色蒙蔽必至傷時忤物反成褊急了人說我勇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勇卻不肯好學講明勇底道理但一味要鬬猛烈這便是被勇底名色蒙蔽必致輕生喜事反成禍亂了人說我剛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剛卻不肯好學講明剛底道理但一味要爭強勝這便是被剛底名色蒙蔽必致使氣凌人反成狂妄了可見為人必須好學不好學便不明理就是好事也變成不好了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小子是呼門人興是感發羣是聚邇是近識是記

解 孔子呼門人說道小子們何不去學詩呢那三百篇詩無非勸善戒惡而且措詞委婉聲韻抑揚使人細細吟詠可以感發我心志氣詩中所言列國風俗累朝治教又可以觀看時政得失有和樂底詩賢主嘉賓從容談笑卻並無一毫流蕩使人可以知處歡聚時道理又有憂苦底詩傷時憂國抑鬱滿懷卻並無一毫忿怒使人可以知處離怨時道理詩中所說人情物理無不俱備舉其最大底就近處說最大是事父讀孝子底詩便知為子道理就遠

處說最大是事君讀忠臣底詩便知爲臣道理就是最小底事如鳥獸草木許多種類詩中多有引用留心考訂也可以多記得鳥獸草木底名目以廣見聞學詩有這些益處豈不很好麽何不去學呢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爲是學周南召南是詩經開首二卷。

解 孔子告伯魚說道你要學詩須從開首二卷周南召南學起這兩卷所說是文王修身齊家化行南國底實事你可曾在這兩卷詩上用過功麽那修身齊家是人生最切近最要緊底事人若不學周南召南不明這箇理眼前事便行不去就像將面正對著牆站立一般眼中一物不能見脚下一步不能行豈不可笑呢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解 孔子說人要學禮樂須從根本上用功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發出如今人這也說禮那也說禮卻沒箇恭敬心作根本只在玉帛上鋪排其實先王所傳底禮何嘗只說玉帛呢這也講樂那也講樂卻沒箇和平心作根



本只在鐘鼓上推敲其實先王所傳底樂何嘗只講鐘鼓呢這全是舍本逐末把禮樂都變成具文了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厲是威嚴荏是軟弱穿是挖洞窬是爬牆盜是竊賊

解 孔子說有一種人外面顏色裝作威嚴似乎剛正樣子其實心裏滿懷私欲是箇最軟弱無志底人只因想偷竊聲名怕人看出破綻故爾裝作模樣遮掩自己短處這可比小民中作竊賊底人挖洞爬牆偷竊財物惟恐人知覺底一般豈不可恥呢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是長厚賊是害

解 孔子說世上有一種人他與人相處極其和氣從不得罪人看他品行頗像箇忠信樣子論他操守也似乎清潔樣子人人都稱贊他說他是鄉裏長厚人其實他本心只要一味隨和討得大衆歡喜自己便占了便宜本來是奸巧卻裝作老實這種人似德非德人若辨不清學了他底路數便把人心底眞德行損害了豈不可惡呢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是路塗是中塗。

解孔子說凡爲學底人聞一善言須要留心體會勉力奉行方能成就德行。如今有種人偶然得聞善言不去尋思便急要向人轉說誇張自己見識好像行路時聽了一半句話等不得到家中塗便要向人說底樣子這種人雖有所聞也不過在口頭賣弄與心中全不相干如何能有成就豈不是把自己德行丢棄了麽。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夫是卑汚底人。

解孔子說世上有一種卑汚底人叫作鄙夫這樣人豈可引薦與他一同事君麽那鄙夫行徑最會鑽營當未得爵祿時候百計謀求生怕得不到手及至得了爵祿還不放心又怕會失去但凡有了怕失底心事便一心只要保爵祿別底都顧不得就是世間極壞底事到沒奈何時也只得作再沒有作不到底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疾是毛病亡是無肆是不拘廉是鋒稜戾是暴

解孔子說人生氣質不能無偏雖古時人也有三種毛病但如今風俗澆漓不但要像古人好處底沒有就要像那古人毛病底也沒有了。古人有疎狂底毛病不過是任意洒脫不拘小節如今人狂不成狂竟至廢棄禮法作成箇放蕩人了古人有矜持底毛病不過是鋒稜大露令人難親如今人矜不成矜竟至忿怒相爭作成箇暴戾人了古人有愚暗底毛病不過是舉動直率不懂世情如今人愚不成愚竟至學習機巧作成箇詐僞人罷了想起古人許多毛病到如今都是難得底豈不可歎呢。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雅是正覆是敗亡。

解孔子說。我生平所惡有三件。凡顏色以朱為正。那紫色是半紅半黑。併合湊成。本不是正色。如今人偏愛紫色。說他比朱色好看。反把那正色奪了。這一件是可惡底。鄭國詞曲聲調最淫。本不是正聲。如今人偏喜鄭聲。說他比正樂好聽。反把那正聲亂了。這一件又是可惡底。但這兩件可惡。為害尚小。惟有世上出一種利口底人。他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花言巧語。迷惑人心。若人君誤信了他底話必至棄正用邪。胡行亂作。不弄到國家敗亡不止。把好好底社稷江山。平白都斷送在他口裏。這豈不更大可惡呢。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解孔子說。我教弟子。極肯盡言。但這道理隨處流行。原不必盡在言語上見。只要人肯留心體認。無奈弟子們單在我言語上求道。我所不曾說底。大家便不留心。這道理豈是說得盡底麼。我如今也要不言語了。子貢道。弟子們靠夫子教訓。纔略有知識。夫子若不言語。這些小子。如何能傳述夫子底道德呢。孔子道。道原是說不盡底。其實我就不說道也未嘗不明。凡道皆出於天。你看天何曾有言語呢。那四時流行。無一刻停息。百物生長。無一件欠缺。都是他天理發見處。人只要肯留心體認。這道理便明明白白都在眼前了。天何曾有言語教人呢。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是魯人。將命是傳話。

解孺悲與孔子素識。曾從孔子學過喪禮。後來因為作錯了事。孔子甚不喜歡他。有一日想要求見孔子。孔子不肯見。使人辭他。說是有病。那傳話底人纔出了門。孔子便取瑟來彈。而且唱歌。故意使孺悲聽見。知道孔子並非有病。是託辭不肯見他。要他思想自己錯處。好去改過。這底意思。可見聖人待人。全是一片仁心。就到拒絕不見也還是教訓他改過。並不是薄待那人了。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

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期是周年崩是倒沒是盡升是登燧是取火木已是止懷是抱

解宰我問道凡人有父母喪服必要三年其實只須周年居喪三年不得習禮那儀節必然遺忘禮也壞了三年不得習樂那音律必然生疏樂也倒了豈不大有窒礙麼而且時過一年舊穀業已食盡新穀業已登場那鑽木取火底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四時取徧又重新改換可見天時人事俱已更變居喪到了期年似乎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喫底是麤糲穿底是素衣若期年便止就要喫那稻米穿那錦衣汝心中可覺得安穩麼宰我答道既已除喪自然心中安穩了孔



子道你說心安你便去作罷那君子居喪時候口食美味覺得不甘耳聽樂音覺得不樂身所居處覺得不安所以不肯去作此事如今你既說心安你便去作罷了宰我退出後孔子向門人說道這宰予眞是不仁了獨不想作兒子底人誰不是父母辛苦養成底當初生時頃刻離不得父母直到三年纔能離開父母懷抱古人知父母底恩是終身報不盡底所以只定箇三年喪服不過略報初生時三年乳哺底恩這箇喪服是天下通行底像宰予這樣說話他可有三年疼愛底心到他父母身上麼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是賭采弈是圍棋已是歇

解孔子說人生在世凡事都要用心學習纔得有成若自早至晚飽食度日竝沒有一事肯用心底這樣人眞是難了且漫說不如那好人就是那賭采底圍棋底原算不得正經事究竟他作這事也須用點心機比這全不用心諸事都歇底人還要略强些呢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解 子路問道。人必有勇纔能任事。君子可也尚勇麼。孔子道。爲君子底第一是要以義理爲上。懂得義理纔可以講得勇力。若爲君子底只有勇沒有義。必然陵人暴物。生出禍亂了。爲小人底只有勇沒有義。必然逞兇犯法。作成賊盜了。可見勇離義不得。離了義便有許大弊病。如何單說尚勇呢。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下流。是下屬。訕。是毀謗。窒。是不通。徼。是窺伺。訐是攻訐。不孫。是不恭順。

解 子貢問道。君子待人最厚。不知可也有嫌惡底人麼。孔子道。君子也有嫌惡底人。第一是惡那好稱說別人過惡底。這種人居心刻薄。所以可惡。第二是惡那作人下屬好毀謗上人底。這種人目無尊長。所以可惡。第三是惡那好講勇力。不知禮法底。這種人惹禍生亂。所以可惡。第四是惡那好誇果敢。不通事理底。這種人任性妄爲。所以可惡。孔子說畢。因問子貢道。賜可也有嫌惡人底麼。子貢答道。賜也有嫌惡底。有一等好窺伺別人破綻。自以爲智底。這是深險人。賜最惡他。又有一等好逞强梁。不肯恭順。自以爲勇底。這是麤暴人。賜也惡他。又有一等好攻訐別人陰私。自以爲直底。這是很毒人。賜更惡他了。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小人是奴僕下人。

解 孔子說。天下惟有女子同那奴僕下人。這兩種人最難撫養。若是親近了他。他便恃恩驕慢。不肯恭順。若是疏遠了他。他又忘恩挾讐。滿懷怨恨。總不能處置得妥貼。惟有守己極其端嚴。使他不敢驕慢。待下又有慈惠。使他無可抱怨。纔能得他心服了。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解 孔子說、凡人年紀到了四十、不是少年時候、學問應當有成。若到了四十、不能令人敬重、還要惹人厭惡、這由他平時不肯立志爲善、把少壯光陰蹉跎虛過、以後年紀越大、志氣越衰、終身不能長進了。人要爲善、須要及早加功、切不可怠惰挨延、以至到老無成、豈不後悔莫及呢。

##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箕、二國名。子、是爵。比干、是人名。

解 殷朝有箇紂王、暴虐無道、他朝中有三箇賢臣。一箇是紂王庶出底哥哥、封作微子。微子見紂王無道、知道殷朝必滅、自己預先逃去、以存祖宗底祭祀。還有一箇封作箕子、一箇名叫比干、這二人都是紂王同宗叔父。箕子見紂王無道、諫他不聽、因此假裝風狂、被紂拘囚、作箇奴僕。比干時常直諫、紂王大怒、把比干剖心而死。孔子談起這段故事、因說道、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底意思、都從那本心天理上發出來、這本心天理便是仁。據我看來、殷朝末年、竟有了三位仁人、眞可爲殷朝生色了。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是刑官。黜、是革退。道、是行徑。枉、是邪曲。

解 柳下惠爲魯國士師、管理刑獄、三次被黜退。有人向柳下惠說道、子爲士師、三次被黜、看來魯國必不肯用了、還不可以往別國去麼。柳下惠答道、今世人情、都愛邪曲、不愛正直、到處皆然。我若必要用正直底行徑去事人、就到別國、仍是不能相容、要往那裏去、纔不至三黜呢。若我肯改用邪曲底行徑去事人、魯國必肯用我、不至被黜了。又何必遠去他鄉、離了父母所居底本國呢。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解孔子來到齊國。齊景公頗知敬重孔子。商量待孔子禮貌。因說道。魯國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若要我照季氏那樣貴重待他。是不能底了。只好在季氏孟氏中間。酌量箇禮貌待他罷。又說道。孔子專講王道。固然是好。但王道一時難以見效。我年紀已老。如何能彀久待。怕不能用他了。孔子聽聞此言。曉得景公不能見用。在齊國久住無益。隨卽起身走了。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是送。季桓子名斯。

解魯定公十四年。季桓子用孔子爲司寇。並代行相事。爲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聞知。恐怕魯國從此興起。於齊國不利。遂生出一計。選美女十餘人。教以音樂。送與魯國。想蠱惑他君臣。季桓子果然愛此女樂。卽便受了。與魯君朝夕觀看。三日不上朝理事。孔子見魯國君臣如此。知他心中重色輕德。斷不能大有作爲。在此作官無益。隨卽起身走了。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追是及。殆是危。從政是出仕。

解孔子到了楚地。有一狂士名叫接輿。口中唱歌在孔子車前走過。那歌詞說道。鳳凰呵鳳凰。你底德行如何也衰了。鳳皇本應有道時出見。如今天下無道。爲何要出見。豈不是德衰麼。從前已往底錯處。是不能諫阻了。將來日子還長。就此回頭。還來得及。歇了罷。歇了罷。於今出仕底人。是最危險底。孔子聽他歌意。知他是要勸我隱居。因想把自已救世底心事。向他談論。遂下了車。要與他說話。誰知接輿見孔子下車。連忙飛跑躲避。竟不得與他說話。孔子也就沒奈他何了。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長沮桀溺是兩人名。耦是作伴。津是渡口。執輿是手執轡繩在車上。易是改變。而是汝。耰是撮土護種。輟是歇。憮然是悵然不樂。羣是聚。與是親。

解 孔子從楚國回轉、走到蔡國地界、遇見兩箇人、一名長沮、一名桀溺、他二人作伴耕田。孔子從路旁過、因要渡河、尋不著渡口、使子路下車去問他二人、請他指示渡口所在。子路先問長沮、長沮道、那手執轡繩在車上底人是誰。子路道、是孔某。長沮道、這就是魯國孔某麼。子路道、正是。長沮道、我聞孔某周流列國、時常在外、自然是知道渡口底了、何必問我呢。子路又問桀溺、桀溺道、你是誰。子路道、我名字叫作仲由。桀溺道、你是魯國孔某底徒弟麼。子



路道、不錯。桀溺道、如今天下已亂、可比江河水勢滔滔滾滾直往下流、到處皆然、再不得回頭了。又誰能改變得這天下呢。那孔某到處奔波、今日與這國人不合、避往那處、明日與那國人不合、又避到這處、這叫作避人。我二人隱居自樂、不與世上俗人往來、這叫作避世。你與其從孔某作箇避人底士、徒勞無益、何如從我們作箇避世底士、倒還覺得自在些哩。桀溺說完、一面撮土護種、作箇不歇。也不告他渡口所在。子路無奈走回、把二人底話告訴孔子。孔子聽了、心中悵然不樂、因說道、天生我爲人、那些飛鳥走獸與我不是一類、斷不能與他同聚一處底。我若不與世人相親、還有誰可親呢。既與世人相親、自然痛癢相關、豈能坐觀世亂、忍心不救呢。若是天下有道、人人得所、我也落得安居自在、不必到處奔波、想要與他改亂爲治了。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丈人是老者。荷是負。蓧是竹器。植是立。芸是去草。止是留。反是回轉。

解 子路從孔子出行，因事落後，遇著一箇老者，把拐杖負著竹器，往田間去。子路問他道，你方纔可見我夫子麼。那老者答道，你這人棄了農業，只管從師遠游，四體懶惰，既不肯勤勞。五穀種類，也不能分別。我知道誰是你夫子哩。說完就把拐杖立在地中，自己下田去草。子路看他光景，是箇隱士底模樣，心裏敬他，於是拱手站立，在旁等候。那老者把草去完，見天色已晚，就留子路到他家中住宿。殺一隻雞，煮幾升黍米飯，款待子路。又叫兩箇兒子出來見客，情意甚好。當晚子路就在老者家中過夜。次日天明，子路辭了老者，一路前行，趕上孔子，把昨夜事告說一遍。孔子道，這人是箇隱士。須要勸他出來纔好。使子路回轉再去見那老者。子路連忙轉去，及到他家，那老者早已預先走開，往別處去了。子路因述孔子底意思，告他家中人說道，人生在世，五倫中君臣算一大倫，這是義理當然底。若不肯出仕，便是沒有了這義。即如家中長幼禮節，這也是五倫中一事，斷不可廢棄底。難道君臣分義，不是五倫中事，如何可以廢棄得呢。那不肯出仕底，只爲要自身清潔，卻不知已亂了大倫。君子所以出仕，原是要行君臣大義，盡我救世底心腸。若論如今時勢，正道必不能行，君子早已曉得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是隱居無位底人。倫是次序。放是狂。

解 古來隱居無位底人，最著名底是伯夷叔齊。其後又有虞仲，也因讓國隨泰伯同逃。此外又有夷逸朱張兩人，他底事迹不傳。又有柳下惠，是魯國人。又有少連，是東夷人。都是不肯求合於世底。孔子一日評論這七人高下，因

說道七人中有立志極高不肯稍有降屈守身極潔不肯稍有汚辱這是最清高底自然要算伯夷叔齊了又說柳下惠少連他兩人處世略微隨和些比那伯夷叔齊覺得是降志辱身了但他說出話來都能合義理底次序行出事來都能合人心底思慮這兩樣就是他底好處了又說虞仲夷逸他兩人隱居不出還怕有人尋訪故意狂言妄論使世人廢棄他論他隱居不出是合於立身清節論他放言廢棄也合於避世權宜也就算好了七人行徑不同卻都是立意要隱居我底心事又與這七人不同或隱或見隨時聽命未嘗定以隱居爲可也未嘗定以隱居爲不可心裏空空洞洞是箇毫無成見底人了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大師是樂官長其次便是少師亞飯三飯四飯是用膳時作樂底官播是搖鼗是小鼓有兩耳河是河內漢是漢中海是海島

解 孔子在魯國正樂那些樂官受了孔子教訓都深知樂理後來見三家僭妄日甚都不情願作樂官大家走散



那作大師底名摯走往齊國去作亞飯底名干走往楚國去作三飯底名繚走往蔡國去作四飯底名缺走往秦國去又有掌鼓底名方叔逃入河內地方管搖小鼓底名武逃入漢中地方還有那作少師底名陽同那掌擊磬底名襄這兩人走得更遠竟逃入海島去了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應作弛弛是疎遠以是用大故是大惡事

解 成王封周公子伯禽爲魯公魯公臨行周公教訓他道凡在上位底君子第一不可疎遠親族親族是同宗一本底人若疎遠他便是忘本了至於大臣不可用底就不當用既已用他便須信任不可妄生猜疑使他怨我不能信用其中有故舊底人更須加意厚待偶有過失也當容恕若沒有大惡事不可廢棄他凡人材質各有所偏如要用人不可在一人身上求全責備必須略短取長量材分任自然人皆可用不至廢事了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解周成王時有弟兄八人。同是一毋雙生。第一次雙生底名叫伯達伯适。第二次雙生底名叫仲突仲忽。第三次雙生底名叫叔夜叔夏。第四次雙生底名叫季隨季騧。這弟兄八人。生得奇異。又俱有賢才。當時人稱爲八士。這都由國運昌盛。人才眾多。所以有此美事。不比那尋常祥瑞了。

論語話解卷之九終

# 論語話解卷之十

閩縣陳　濬心泉述

##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是送。

解子張說凡爲士底人見著危難時候甯可將命送去不肯躲避見著得利時候必要思想義理不肯妄取當祭祀時候必思盡我恭敬底心當居喪時候必思盡我哀痛底心這四件是忠義仁孝乃人生大節若能如此庶乎可以算得士了。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執是守篤是眞切。

解子張說人若修德須要能守既守了卻須器量寬弘纔能擴充此德若守得太迫狹不能寬弘那德便就有限了。人若聞道須要能信既信了卻須意念眞切纔能實體此道若信得尙游移不能眞切那道便就落空了像這樣人有他算不得有無他算不得無是箇不足輕重底人了。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嘉是贊美矜是哀憐。

解子夏底門人向子張問交友道理子張道子夏說要如何門人答道子夏說可交底就相與他不可交底就拒絕他子張道這等說來與我平日所聞底不同凡爲君子須要尊敬賢人又含容那庸衆底人贊美善人又哀憐那不能底人天下人都與我同類原不必過於區別我若是大賢麼這些人那一箇不可包容又何分可與不可呢我若是不賢麼只怕人要拒絕我我如何又敢拒絕人哩子張所說比子夏寬闊些但未免說得過高不合中道大賢

雖能容人。那惡人也斷不能姑容。不賢雖不可
拒人。那小人也斷不可親近。這纔是中道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解 子夏說。天下萬事。無論大小。都有道理在內。就是耕田種菜醫病卜卦。及一切小技。若作到精工時。其中道理也必有可觀處。但是道理太小。只能了此一事。不能統貫眾事。若推致到遠處。便怕滯泥不通。所以君子不作這小技。纔能專心大道。不致誤用精神了。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是無。

解 子夏說。凡爲學底人。一日一日知識漸進。從前見識所無底。如今都知得了。這纔是得力處。既得了。又怕會失。須將平日所能。常常溫習。作到純熟。經時累月。也不遺忘。像這樣用功。可以算得好學了。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解 子夏說。仁是人心上天理。如何能存得。須要爲學。學不可不博。纔能開拓見識。卻志向又須篤實。事事從己身



理會。不可走入浮華一路。學了有疑。必要問人。也須揀那切於己身底去問。不可閒談泛講。問了還要尋思。也須從近身緊要事上去思。不可懸空妄想。若能如此用功。使心志專一。不致向外走作。那本心上天理。自然漸存漸熟。仁便在裏面了。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是作坊。致是窮極。

解 子夏說。凡百種工藝。總要身在作坊。專心作活。始能成事。所以君子爲學。也須專心用功。常與朋友講習。如百工在作坊作活一般。纔能開廣見識。窮極道理。那百工不過麤事。他在作坊作活。都能有所成就。何況君子爲學。若不能專心用功窮極道理。豈不有愧那百工呢。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是掩飾。

解 子夏說。凡人無論君子小人。都不能無過。但君子有過即刻便改。不憚勞苦。改了仍然無過。若是小人。他滿心只想縱欲。如何還肯改過。既不肯改過。卻又怕外人議論。必要彌縫掩飾。裝作無過樣子。不但欺人。並且自欺。所以

過惡越積越多到後來竟無所不至了。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是端莊樣子。即是就近。溫是和。厲是嚴正。

解 子夏說凡人見君子時覺得有三變。起初遠遠望見覺得君子容貌極端莊。及至就近相見又覺得君子顏色極溫和。聽君子說話又覺得君子言語極嚴正。端莊變作溫和溫和又變作嚴正所以說有三變。其實君子何曾有意要變。只是道德全備氣象便自然不同了。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厲是虐害。

解 子夏說君子治民全靠箇至誠使民相信然後勞動他興工作事自然無怨。若民未曾相信就要勞動他民必疑我是有意虐害他如何不怨呢。君子事君也全靠箇至誠使君相信然後規諫他改過行善自然樂從若君未曾相信就要去規諫君必疑我是有心毀謗他如何肯從呢。可見事上接下第一是要有誠意沒有誠意便上下相疑




諸事都不能幹了。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是大節。踰是過。閑是木闌。小德是小節。

解 子夏說聖賢禮法就像立一箇木闌畫定界限不許人絲毫走作。但今人學問有限要他全無走作也是難事。只要他把大節底事守得定不致過了界限便好。其餘小節底事偶然稍有出入也還可以將就去得。若能連小節底事都沒有出入那就更好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噫是嘆聲。區是類。誣是妄。卒是終。

解子游說子夏底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賓客進退儀節卻還可觀但這些不過是小學細末底事至於大學正心誠意根本底學問他卻沒有如何使得呢子夏聽聞這話歎氣說道噫言游這話卻說差了論君子道理原不分本末一齊通貫不是說那樣當在先就傳授與他那樣當在後就嬾得教誨無奈人材高下不同譬如草木有大小一般種類各別不得不因材施教由淺及深慢慢培植纔能有成君子道理中原有許多等級豈可妄說沒有呢若講到學問盡頭有始有終本末俱備這惟有聖人如此豈是一時作得到底麼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是有餘力

解子夏說大凡讀書人出仕是要行道為學是要明道看是兩事其實只一理當出仕時候自然是當官職事要緊不能兼顧到學若遇職事閒暇覺得有餘力時也還要為學以補我平生欠缺處當為學時候自然是切己工夫要緊不必就想到仕若到工夫充足覺得有餘力時也須要出仕以驗我平日得力處總不要把仕學看成兩截事便是了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解子游說凡人居喪以哀痛為主凡喪禮許多儀節無非是舒洩胸中哀痛底意思所以若能極盡本心哀痛那居喪道理便已完備若沒有哀痛底真心就有許多喪禮儀節也多是虛文了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解子游說我有箇朋友子張他天資本來不凡平日又好高務遠所以行出事來都是人所難能底只可惜他精神全用在外面裏面心性工夫不能十分切實子細看來究竟還是未仁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是美盛

解曾子說子張平日學問全在外面講究所以威儀容貌堂堂美盛極其可觀但我輩為仁工夫須從心性裏面切實下手若一有矜張務外底意思與仁理便已隔膜既不能受朋友益又不能有益朋友要想與他並用為仁工夫也就難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解曾子說我聽見夫子說過凡人平日也有盡情底事但未必能盡到極處必到遇著父母喪事那時哀痛眞情從中發出不能自已纔算得盡到極處若此時哀痛眞情尙不能盡到極處別事更不能盡情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是孟獻子兒子名速。

解曾子說我聽見夫子說過孟莊子爲人最有孝行他父親獻子是箇賢大夫他接父親底位用底人還是父親底舊臣行底政還照父親底舊制一切不敢更改這是他眞有敬父底心纔能謹遵父教所以別樣孝行人都能作惟有此二事最難不是人容易作得到底。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是曾子學生士師是刑官。





解孟氏使陽膚作士師掌管刑名陽膚來問曾子請教士師如何作法曾子說道如今爲上底人失了教養底道理百姓不見爲上底恩德人心離散業已久了汝作士師以刑殺爲事不能有恩德及民但當審問時候若審得百姓犯罪底眞情須要存箇哀憐不忍底心事想他無知犯法都是上人不能教化又爲飢寒所迫以致如此既已犯法又要加以刑殺眞是可哀可憐斷不可因自己能審出眞情誇耀聰明滿心喜歡得意這就把平日底仁心斷絕了。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是怕。

解子貢說天下古今最無道底人以紂爲首其實紂雖不善也未必如此過甚只因人恨他無道以致說他惡跡多端所以君子最怕底身居下流那下流是窪下地處各處濁水都流歸此地人若品行污下那天下許多惡名都可以歸到身上這便同居在下流一般了。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解 子貢說．君子爲人．也未嘗無過．譬如日月常明．偶然也有被食時候．但君子有過不肯掩藏．就像日食月食一般．人人都看見底．而且卽時更改．就像日月復圓一般．人人都仰望底．可見人不怕有過．只要能改．若不能改過．還要加以掩飾．這便是小人了。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公孫朝是衛大夫．孔子字仲尼．

解 衛國大夫公孫朝問子貢道．仲尼許大學問．是從何師學來底呢．子貢答道．我朝文王武王都是聖人．他底德行功業．以及禮樂文章．許多道理．如今都還留在世間．未曾墜落地下．世上有賢人能記得文武當日大事．就是不賢底人．也能記得文武當日小事．究竟大事小事．沒有不是文武所留底許多道理．夫子那一樣不曾學到．又何必定要常奉一人爲師．纔能有這些學問呢。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名州仇．語是告．賢是勝．宮是屋．窺是望．仞是七尺．下夫子是指叔孫．

解 叔孫武叔在朝中告諸大夫說道．子貢聰明．他底德行比仲尼還要勝些．子服景伯將這話轉告子貢．子貢道．凡人底德行．淺底易見．深底難見．那德行有深淺．譬如屋牆有高矮一般．賜底牆不過到人肩頭高．只要在牆外站立．那室家內好物件．都被他望見了。若論夫子底牆．就有幾丈高．須要尋得門路進去．纔能看見裏面物件．可比要

董福泰

觀宗廟若不進得廟門如何看見宗廟底規模華美要觀百官若不進得朝門如何看見百官底儀容富盛呢如今人尋得夫子門路底甚少叔孫原是箇門外漢他說這些話也難怪他不該說了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邱陵是山坡踰是過量是身分）

解　叔孫武叔在衆人面前毁謗仲尼子貢聽見因說道叔孫也不用作這毁謗底事了那仲尼豈是可以毁謗得底麽別人也有好處譬如山坡一般高還可以高過他去到了仲尼竟同日月一般高沒有再高過他底了就有人自己要與仲尼斷絶故意毁謗他可比說日月不好一般何曾能傷損得日月呢不過多使人見笑說他不曉得自家底身分是箇狂妄無知底人罷了這是何苦呢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階是梯道是教導綏是安）

解　陳子禽對子貢說道子因師事仲尼特爲恭敬要推尊他其實仲尼豈能勝過子麽子貢答道凡爲君子不輕易出言一言說得是人人都贊他有知一言說得不是人人都笑他不知這言語是不可不謹愼底你如何竟敢亂說呢你說我是故爲恭敬推尊夫子那曉得不但我不及夫子天下人沒有一箇能及夫子那夫子不可及處就同天一般高萬不能用梯升得上去底只可惜夫子生不逢時以致功業不顯若是夫子得了國家古來所說帝王功業夫子作去都不消費力要想成立百姓底家業百姓便都能自立要想教導百姓底德行百姓便都能奉行要想安集百姓底流亡百姓便相率來歸要想鼓動百姓底風俗百姓便化成和順所以在生時候人人愛戴何等榮貴

及至死後人人思慕何等悲哀若不是聖人本領豈能有如此功效別人如何作得到呢。

##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咨是嗟歎。歷數是運數。允是信實。執是守。終是止。履是湯名。元是黑色。牡是牡牛。皇皇是尊大。后帝是上帝。昭是明。簡是擇。朕是我。

解 唐堯在位七十年。將天下讓與虞舜。因告他爲君底道理。說道咨嗟爾舜。我將帝位讓爾。於今天命底運數該在爾身。爾須要存心信實。守定中道。撫養四海百姓。你若不能撫養。使四海百姓困苦貧窮。必致帝位不保。以前天與底福祿。從此永遠止絕了。豈不可畏呢。舜謹遵堯命。在位五十年。後來讓位夏禹。也將這話命他。禹又謹遵舜命。




傳國四百年。到了夏桀。恣行無道。商湯起兵伐桀。得了天下。祭告天地。說道予小子履。敢用黑色牡牛。敢明告皇皇上帝。夏桀有罪。天命我往討。不敢赦宥。以後治安天下。須用賢人。這賢人都是上帝底臣子。不敢掩蔽。憑在上帝簡擇。總要合上帝底心。纔是可用。又告諸侯說道。我如今爲萬方君主。一切都是我底責任。若我身有罪。與你萬方無干。若萬方有罪。皆由我不能教化。這罪便在我身了。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賚是賞賜。周親是至親。權是秤錘。量是斗斛。法是法律。度是制度。廢是廢弛。官是官事。逸民是隱士。任是倚靠。

解 商湯傳國六百年。到了紂王。又復無道。周武王起兵滅紂。將紂所聚底錢財米穀。散與衆人。大行賞賜。其中有

平日爲善底人，更加賞賜，得富厚些。是要勸人爲善底意思。武王常對諸侯說道，紂王雖然也有至親，不如我周多有仁人。凡爲君須要教民爲善，百姓不善，總由君上不能教化，所以百姓有了過失，那過失便在我一人身上了。武王於是將天下事，從新整頓一番。所有秤錘斗斛，都要謹守畫一，不許參差。法律制度，都要詳細審定，不許草率。從前廢弛底官事，都要修理齊備，不許闕漏。所以四方諸侯都遵奉政令，沒有敢不行底。武王又想從前有功德底帝王，他子孫有國土已滅底，須要另封土地，使他復興。有世代已絕底，須要另立後嗣，使他繼續。至於隱居賢士，也是民望所歸，須要舉用在朝，使他得志。天下百姓見武王如此舉動，人人悅服，箇箇歸心，沒有不從順底了。武王又最重民事，那民事所重底有三件，第一件重糧食，是養生底事；第二件重喪葬，是送死底事；第三件重祭祀，是報本底事。這三件是最關緊要，少一件不得底。大凡帝王治民，須有四樣美德。第一是要寬仁，能寬仁自然得眾人親附；第二是要信實，能信實自然百姓都有倚靠；第三是要勤快，能勤快自然作事有功；第四是要公平，能公平自然人心悅服。這是堯舜禹湯以及武王相傳治天下要道，亘古不能改易底了。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欲是嗜好。泰是寬闊。戒是吩咐。猶是同。納是入。有司是管庫底人。）

解　子張問孔子道：人要如何纔可以經理國政呢？孔子答道：須要尊崇五樣美事，屏除四樣惡事，這便可以經理

國政了。子張道、如何叫作五美。孔子道、凡爲君子底人、能與人恩惠、卻不破費、能使人勤勞、卻不招怨。心中也有嗜好、卻不貪求。胸襟極寬闊、卻不驕矜。氣象甚威嚴、卻不麤猛、這是五美了。子張道、如何能與人恩惠、卻不破費呢。孔子道、百姓本有自然底利、只要因百姓本有底、替他設法開出利源、百姓自然受益。豈不是能與人恩惠、卻不破費麼。國中有大工大役、百姓本應效勞、但須揀擇可以勞力時候、纔去勞他、百姓又有誰抱怨呢。君子心中最嗜好底是仁、這仁是人心本有底、想要這箇仁、便得這箇仁。此外又有何可貪呢。君子存心謹慎、待人無論衆寡、處事無論大小、都不敢怠慢。豈不是胸襟寬闊、卻沒有一點驕矜麼。君子衣冠必要端正、瞻視必要尊重、儼然道貌、使人望見便生敬畏。豈不是氣象威嚴、卻沒有一毫麤猛麼。子張道、如何叫作四惡呢。孔子道、百姓不好、先要教化、教化不從、然後可殺。如今不先行教化、卻只想殺人。這是殘虐底人了。凡有應辦底事、須預先吩咐、然後辦得成。如今不預先吩咐、偶然想起此事、便立刻要著他辦成。這是暴躁底人了。凡有限期底事、須要及早發令、使人從容措置。如今偏慢慢挨延、發令極遲、卻又拘定限期、不準展緩、這是有意陷害人了。凡與人物件、早發一日、人早得一日、自然喜樂。



有一種人、同一樣與人物件、當出入時候、他卻有慳吝意思、捨不得就發出來。這是管庫吏胥底見識、如何能使人感激呢。這便是四惡了。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解 孔子說、人生萬事、都有定命。君子知得有命、所以不肯妄求。若不知得有命、見利就要爭趨、見害就要退避、滿心都是妄念、如何能作得君子呢。凡人舉止動作、都要依著禮法、自然沒有過失。若不知得禮法、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耳目手足、都沒有主持、如何能自立得住呢。世上人品不齊、他底心術邪正、從何得知。須要聽他言語、留心體察、纔能窺見他心術如何。若自己先不明理、聽了別人言語、尚且不能分辨是非、又如何能知得他心術邪正呢。所以爲學底人、第一要知命、纔能向道。第二要知禮、纔能修身。第三要知言、纔能擇友。這三件都是不可不知底了。

論語話解卷之十終　樂亭張耀春校字

劉桂圃


中华古籍保护